世界顶级摄影大师
World's Top Photographers

等待光线

——戴维·诺顿风光摄影手记

WAITING FOR THE LIGHT

D&C

[英] David Noton 著 李京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等待光线

戴维·诺顿风光摄影手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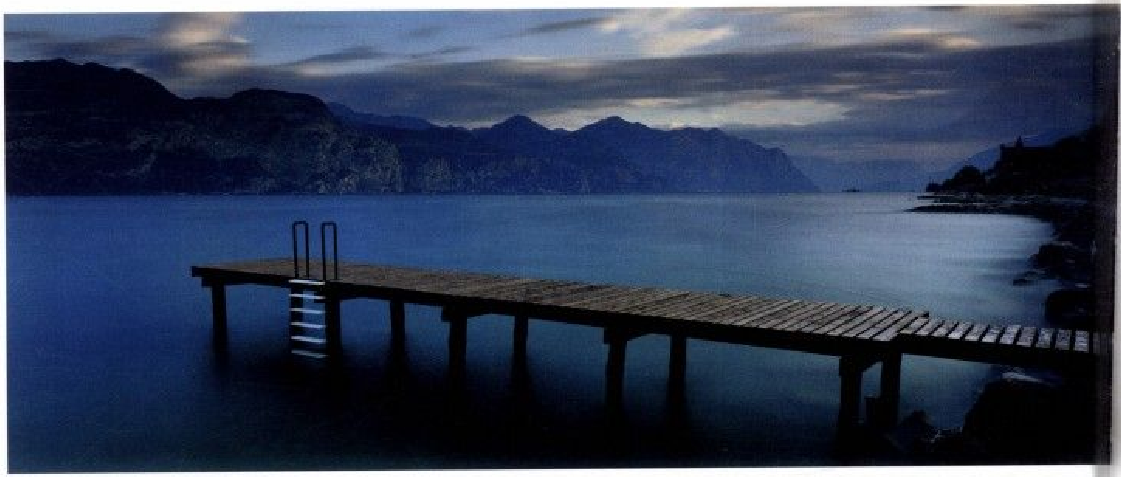
[英] David Noton 著

李京 译

DAVID NOTON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为了我在等待光线时所得到的爱和欢笑以及所享受到的幸福生活，本书献给我的太太——Wendy。



等待光线——戴维·诺顿风光摄影手记

◆ 著　[英] David Noton
译　李　京
责任编辑　李　际
执行编辑　王　琳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 14 号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x1092　1/12
印张：13
字数：416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数：1－4 000 册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4535 号
ISBN 978-7-115-19528-9/TB

定价：69.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 67132705　印装质量热线：(010) 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 671711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待光线：戴维·诺顿风光摄影手记 /（英）诺顿（Noton,D.）著；李京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6
ISBN 978-7-115-19528-9

Ⅰ. 等… Ⅱ. ①诺…②李… Ⅲ. 风光摄影－摄影艺术 Ⅳ. J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16690号

版权声明

Copyright © David & Charles Limited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by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由 David & Charles 公司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书中任何部分不得以电子和机械等任意形式，通过翻拍、记录等手段复制、伪造、传播。

Brenzone 附近的码头，意大利伦巴底（Lombardy, Italy），加尔达湖（Lake Garda）

黎明前的冷光中，云在东风的驱使下飞过天空。远处东北方向的道勒麦山(the Dolomites)的顶部被黑暗和狂风暴雨的天空所覆盖，而加尔达湖水则波浪起伏。今天早上不会有温暖的地中海光线了。所以我将所有的中灰滤镜都装在镜头前，以便将曝光降低到10秒左右，打开快门，然后等待。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还要用别的曝光值再拍摄一张，但目前我必须掌控图像中所有的运动部分。现在我可以来杯咖啡了。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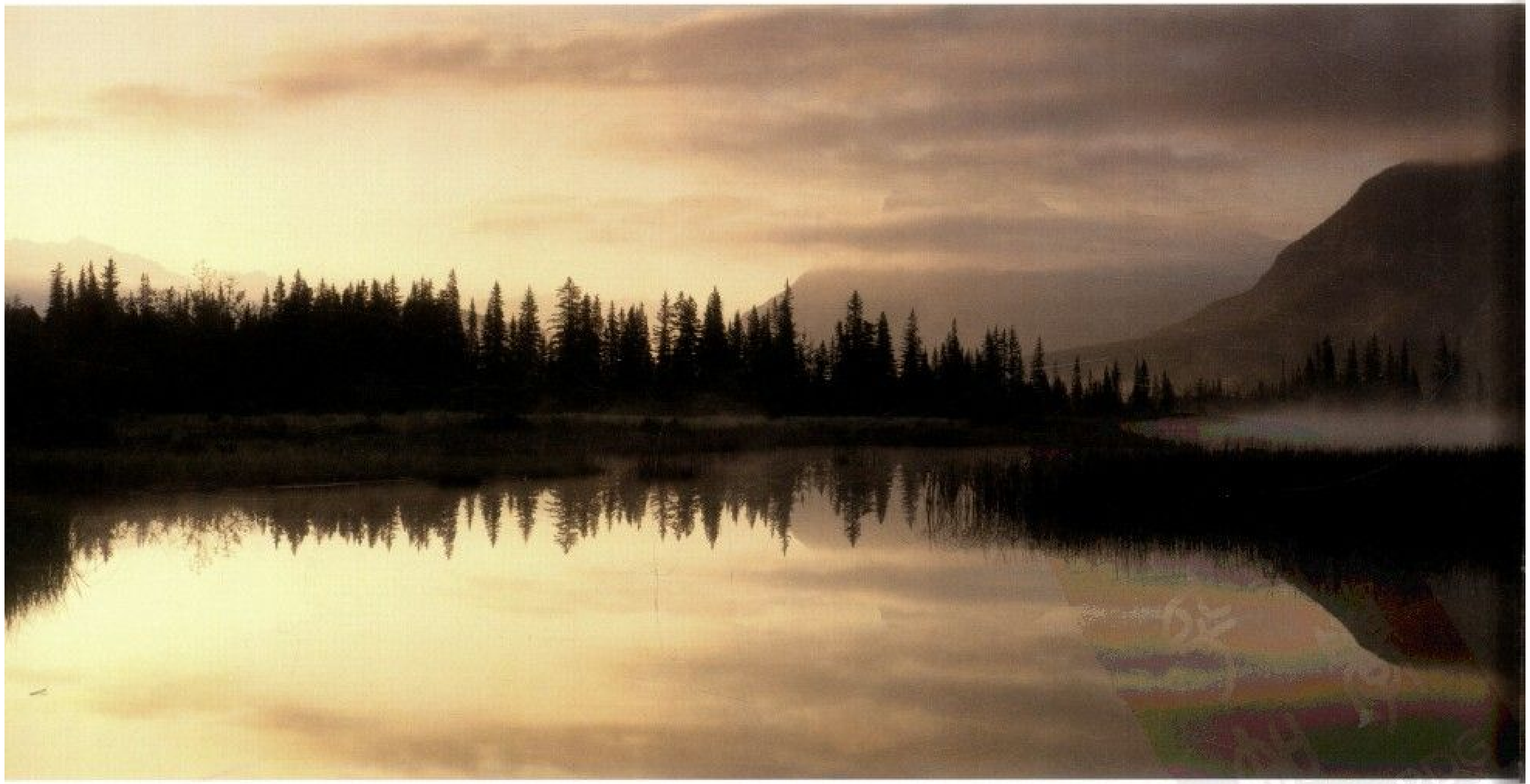
内容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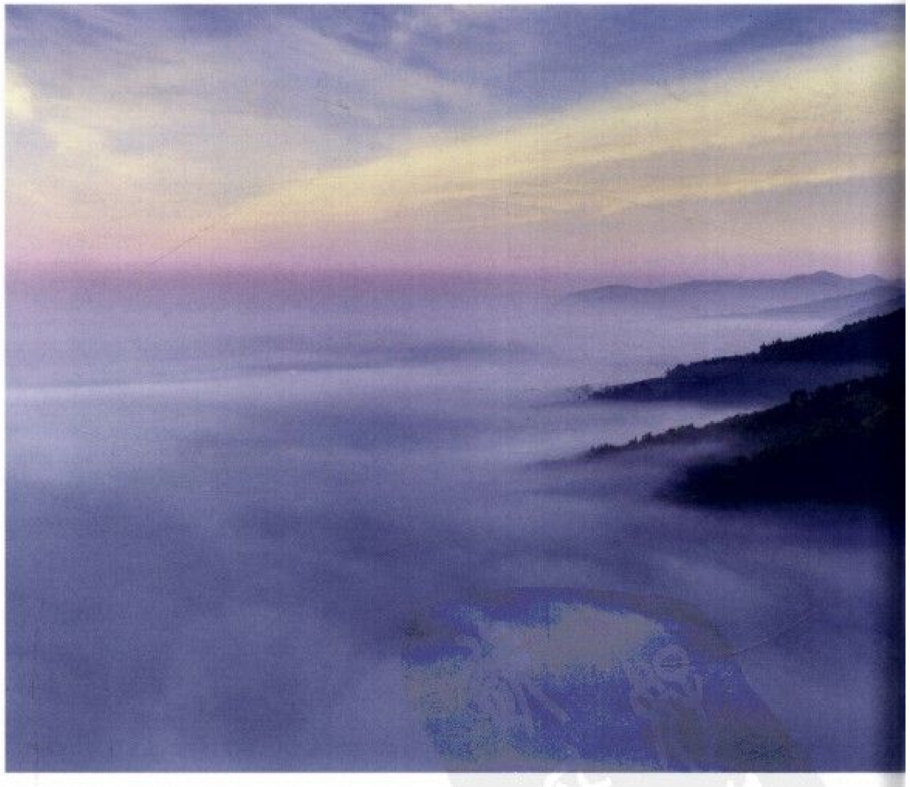
本书是被誉为当今世界杰出风光摄影大师之一的David Noton为你献上的视觉饕餮盛宴。书中展示的是他大量作品中的精品，其拍摄的场景遍布全球，David还在书中介绍了他如何利用光线的技巧，以及如何通过出色的风光摄影技术去捕捉每一处场景的精髓。David还为业余和职业摄影师提供了如何在其作品中实现这些效果的灵感和实用建议。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在摄影中结合数码技术的相关技巧。精美的图像、出色的标题以及实用并且有启示作用的文字，让本书成为摄影师的必备工具。

本书适合风光摄影、大画幅摄影业余爱好者与专业摄影师参考阅读，也可供欣赏摄影艺术，拥有较高文化品位的爱好者收藏。

目录

等待的游戏	1
第1部分：洞察力	6
第2部分：环境	38
第3部分：作品	104
第4部分：设备	136
关于作者	152
致谢	152





1981 年 2 月里灰蒙蒙、刮着风的一天，沃特福德（Watford）商业区，我正在一栋写字楼外的梯子上擦着窗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可笑呀？那时摄影刚刚进入我的生活，我刚刚用从商船队得到的最后一笔薪水买了我的第一台单反相机，生活从此再也不同以往，我知道，我想成为一个职业摄影师，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一边擦玻璃，一边却梦想着到达了很远的地方，特别是喜马拉雅山。我的朋友佩德罗那时刚刚从尼泊尔徒步旅行回来，我非常嫉妒他的这次旅行。前一天的晚上，我还垂涎着一次安纳布尔纳峰[1]的旅行。如果我能凑足到那里的路费，大片肯定手到擒来，是这样的吗？

错了！这是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相信如果自己到了某个壮丽的地方就足够了，在那里大片就像从树上摘下成熟的果实那样简单。但事实上，真正独特、引人入胜、令人惊叹、细致入微和惟妙惟肖的照片是"造"出来的，而不是"照"出来的。它们是思维的产物，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熟练的技术将想象带到现实。这就是关键——是"照"照片还是"造"照片的区别。本书所要讲的就是这个区别。这里有艺术的部分——摄影想象力的开发；还有实际的部分——如何在现场拍摄，无论是在高山上还是在丛林里。而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将会周游世界。所以，让我们上路吧。

① Annapurna：位于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中段，海拔8091米，为世界第十高峰——译者注

圣乌尔里克城堡（Château St Ulrich），法国阿尔萨斯（Alsace, France），孚日山（Vosges Mounta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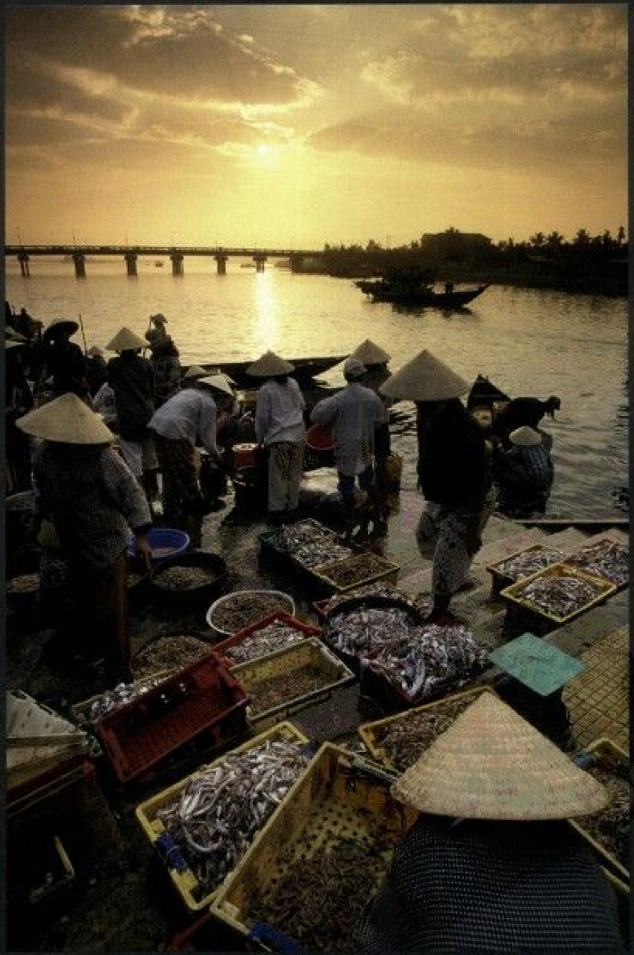
借着头灯的灯光我们在满是迷雾的树林中向山顶跋涉。在我们头顶，可以看见星星在闪烁，而我们必须攀登到低云的上方。当晨曦的色调从东方铺开时，我们从盘旋的迷雾中抵达我们预先期望的地点。有些景色将会使你永生难忘，这就是一个代表。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热锅曝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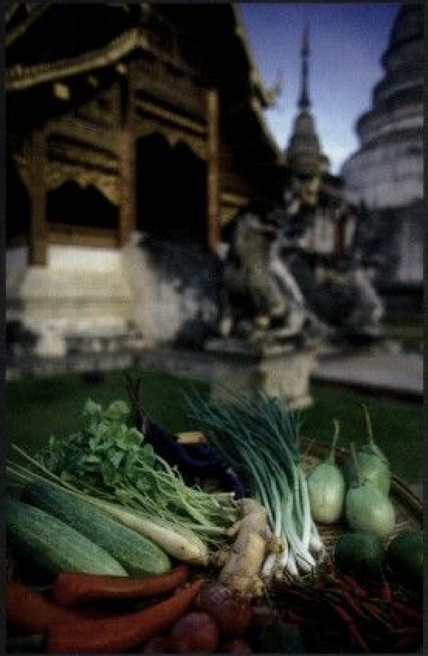
很多地方都是显现的一种很宏大的场景，但对我来说，东南亚风景的精髓可以从它的市场中发现。他们的市场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和缤纷的色彩，是一个与枯燥无味的超级市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一开始我甚至不知道要先看哪里或者镜头该对准哪里。那里拥挤，嘈杂，光线也很差，但在成捆的辣椒和柠檬草[1]的包围下，可以快速、方便、鲜活地从热锅中烹制出照片来。

移动中的草莓，越南河内（Hanoi，Vietnam）



清晨的鱼市，越南会安（Hoi An，Vietnam）

① lemongrass：一种香茅，香茅属的热带草，原产于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能从中提炼出一种香油，用来调味或制造香水或药物。——译者注



在湄公河三角洲一个市场卖蔬菜的一个小女孩，
越南槟知（Ben Tre，Vietn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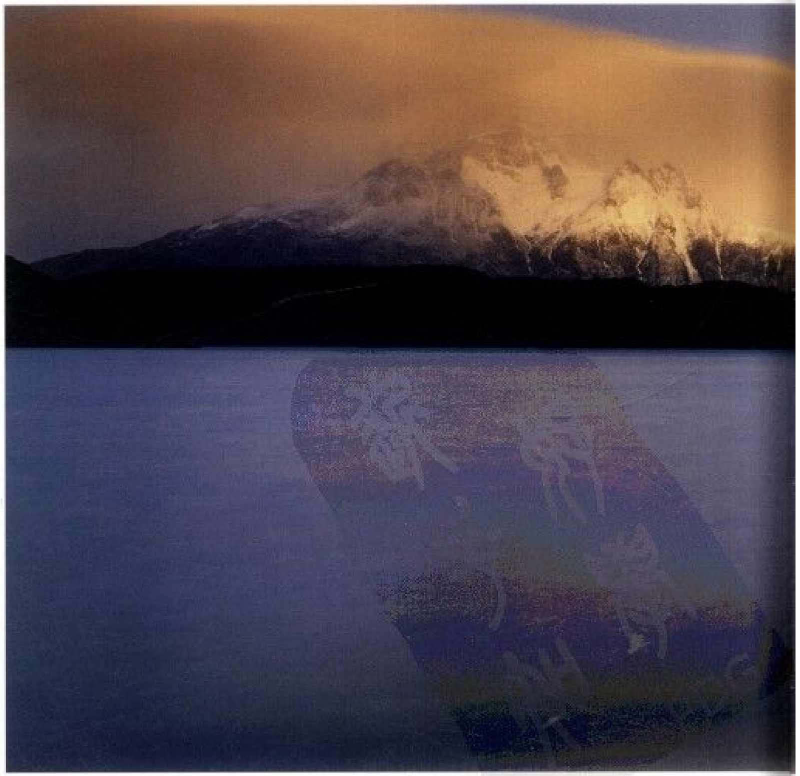
帕邢寺（Wat Phra Singh）旁的一个装满泰国蔬菜的大盘，泰国清迈（Chiang Mai，Thai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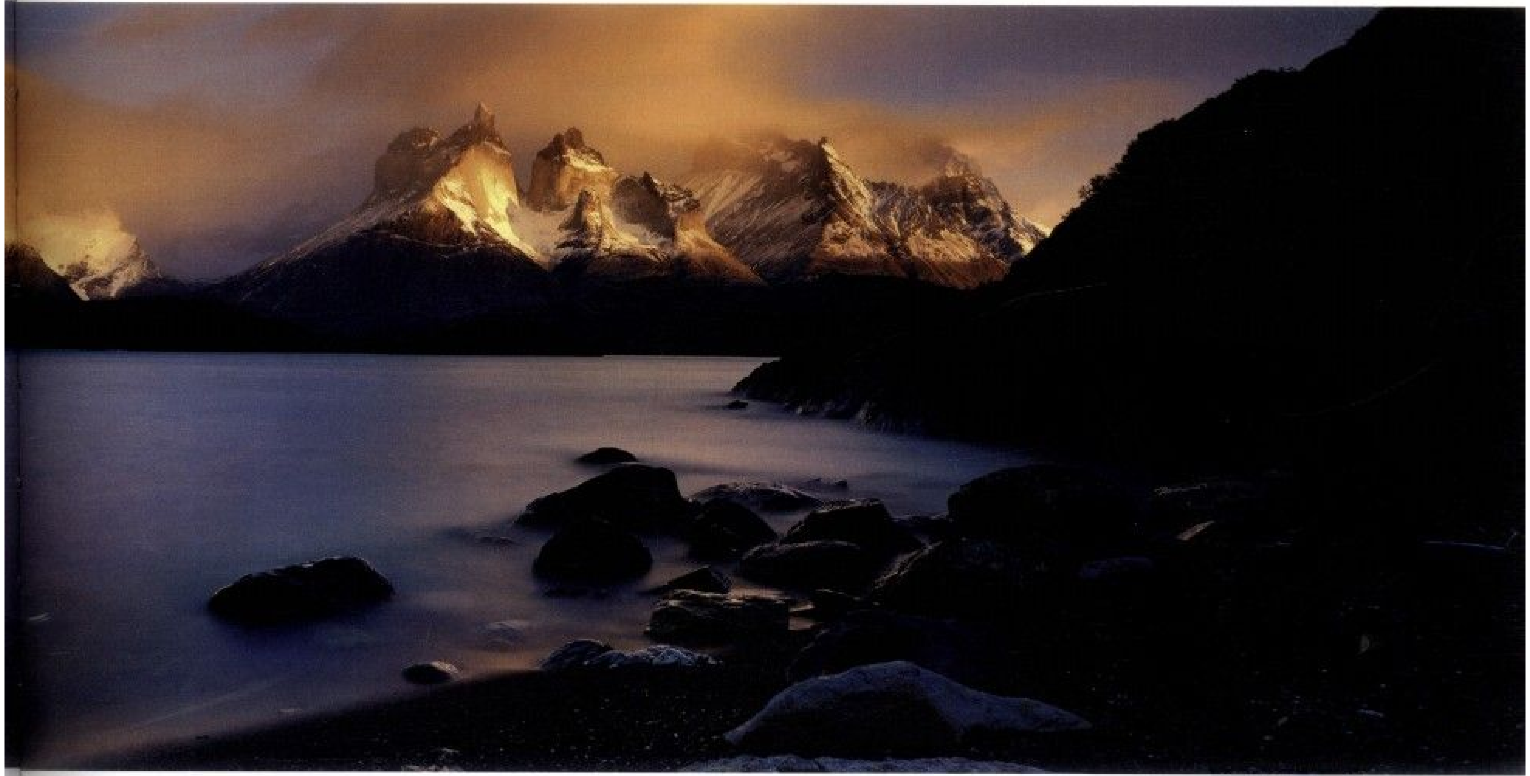
水上市场的辣椒交易，泰国当能沙朵
（Damneon Saduak，Thailand）

找零钱，中国云南省，大理附近，洱海瓦色市集

第 1 部分：洞察力

在使用相机之前，摄影的很多工作都应该已完成了。制造照片的元素——例如，寻找拍摄地点、预先视觉化、构图和制订拍摄计划——都应该在安装镜头前完成。这些关键步骤所需要的唯一设备就是摄影师的一双眼睛。摄影师所要做的就是训练这双眼睛去发现一个场景的潜力，想象一个场景可能的样子，观察光线、运动、颜色、透视和构图的细微区别。扩展这种洞察力的潜能是没有止境的。





佩霍伊湖和托雷斯德帕伊内（Lake Pehoe and the Torres del Paine），智利巴塔哥尼亚（Patagonia，Chi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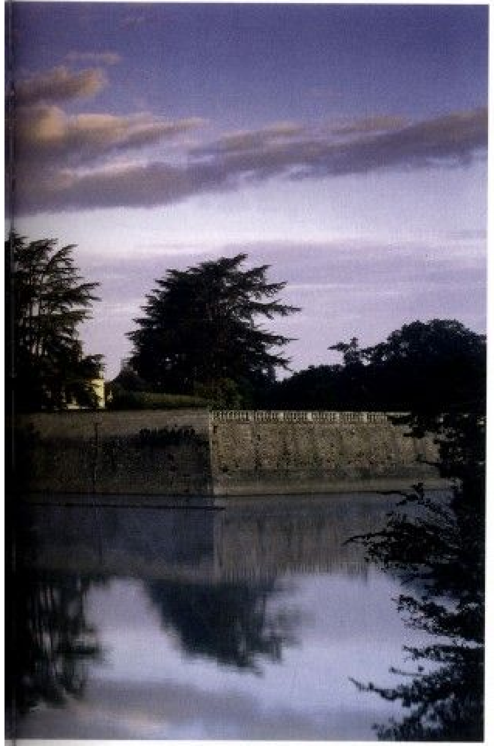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在那里

舍农索城堡（Château le Chenonceau），法国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France）

在灰色的天空下，风吹皱了水面，这个场景看起来很昏暗。关键在于，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在全天第一束柔和光线的照射下将会和完美的倒影一起展现，那将是什么样子。

· Fuji GX617，105mm 镜头



当然，正确的时刻和正确的地点是所有摄影最根本的基础条件。"在那里"所做的就是在拍摄照片之前寻找、预测和计划。一个成熟的专业摄影师对此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诀窍。无论拍摄的主题是什么，体育、新闻、野生动物、时装或风光，对我们来说都一样。找到那个特殊的地方，是这个游戏中最困难的部分了，它要占用最多的时间和精力。而毫无疑问，它也是拍到一张快照和制造出一张大片的最大区别之一。当到达那里以后，摄影师是否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是制造一张大片的另一半的重要工作。

那么从哪里着手呢？有一个起始点总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身处落基山中还是在卢瓦尔河谷，脑子里都要明确自己所想要拍摄的东西。毫无目标的瞎逛几乎是不会有任何成果的。旅游指南、精彩的照片、其他旅行者或当地人的一些知识都非常有用，但它们都替代不了自己进入并用眼睛目睹的风光本身。这通常要花费很多时间，还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但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没有比身在某处，眼见落山的太阳发出的壮丽光芒照耀在大地，而自己却不知道该去哪里拍摄这个景象更糟糕的情况了。另一方面，只是去那些早已被别人去过的地方，那些著名的景点，去重复那些早已被人无数次做过的事情也不可行，因为那只是拍摄一张快照。要制造某些特殊的东西，意味着要走出樊篱，用自己最重要的工具——眼睛去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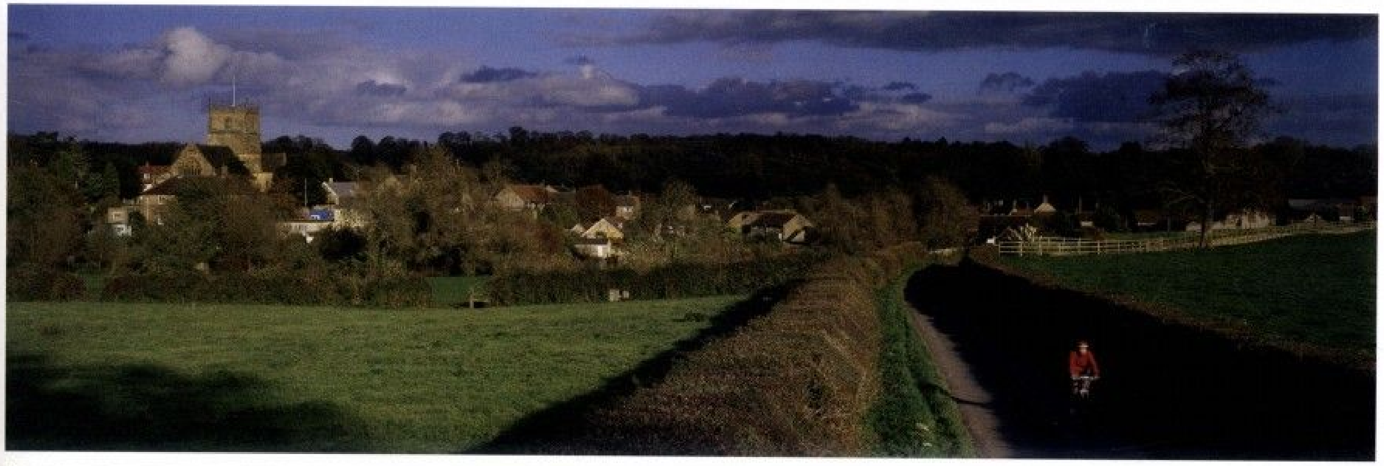
当那个神奇的地方被找到以后，接下来的关键步骤就是设想在天亮或黄昏时分的不同光线下，眼前的场景会是什么样子，这时就要把太阳升起或降落的位置与大地的风光和季节因素考虑进来。这种技术来源于对自然光线的感觉，对所有风光摄影来说都很重要。要真正的用自己的眼睛来分析场景中的所有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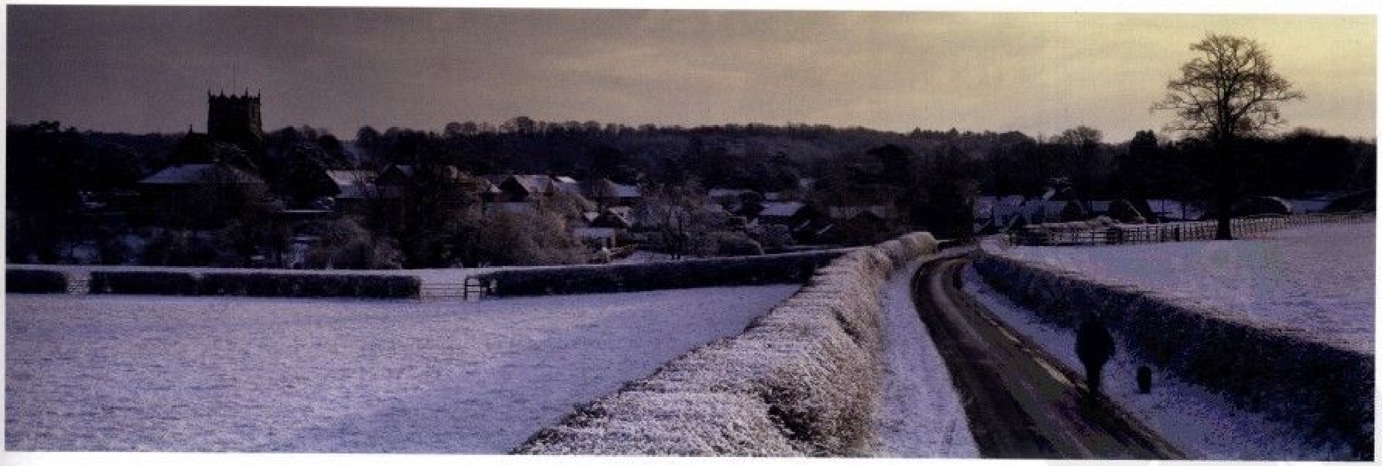
最终，计划在正确的时间去那些选择好的地方将会成为一种习惯。可能只需要简单的开车甚至步行去那个地点，或者意味着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跋涉数小时。和上面的这些事情相比，最后按下快门实在是一件太容易的工作了。

PDG

“真正用眼睛去分析场景中的各个元素。”

PDG





米尔本港（Milborne Port）的四季，英格兰萨默塞特 – 多塞特边界（Somerset–Dorset border，England）

我想拍摄一套构图一样的照片来表现四季的轮回，因此找到一个能在每个季节不同光线条件下都能很好构图的地点非常关键。我在我的陆虎车的顶棚上拍摄，这样相机能高于那个灌木篱墙。我最担心的是拍摄冬季的照片，因为在多塞特深处，充满活力的清晨光线在冬季很少见。这幅冬季的照片我是在早晨第一缕阳光从东南方照射出来时拍摄的，这时看起来还没睡醒的 Vicar 正在遛他的狗。春天那幅是在太阳完全升起前在清晨直接对着光线拍摄的，田野上漂浮着一层薄雾，我喜欢这幅照片里像水彩画的这种感觉。夏季这幅是在 6 月的一个黄昏拍摄的，落日从西北方向斜斜的照射着村子。秋天这幅拍摄于 10 月的一天下午，Wendy 正在骑着她的自行车。有趣的是，冬季的照片拍摄完后，我在灌木上绑了一个标记以便记住拍摄的位置，但我猜这个标记肯定是被牛吃掉了，因为到了春天我再来的时候它就不见了。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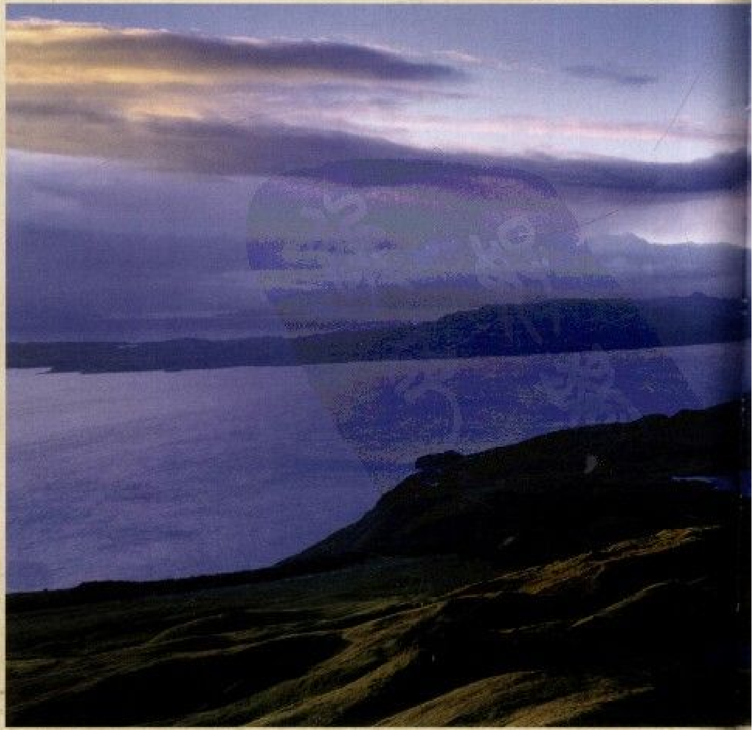
苏格兰斯凯岛斯托尔山的老人石 (the Old Man of Stor)

刮风、潮湿，我还没有摸过我的相机，我的陆虎车装满了湿乎乎的野营设备，小虫子还在到处飞——这些就是斯凯岛上常见的情景。尖尖的库林山脊（Cuilin Ridge）、远处的特洛特尼半岛（Trotternish）和咸咸的海岸线都被来自北边的光线照射着。斯凯岛向人们提供了一份绝佳的摄影菜单。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那就是天气。哦，咱们别忘了，还有那些小虫子。我们在这里花了 4 天寻找拍摄地点，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待。戏剧性的天空，清晨美丽的光线照亮了的老人石，库林山后面看不到尽头的湖泊、山峦和大海——这些就是我所需要的——它们全部都是我所需要的。但是，我所需要的与大自然所给我的却往往相差太远。这幅图像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存在了 10 年，我怀疑自己可能还要再等上 10 年。

晚上，我一边品着大力斯可威士忌（Talisker），一边煞费苦心地去想象捕捉到光线的机会。前面是一堆扎入大西洋的连续有规律的景象，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到那里去，于是，我们决定早上 5 点出发，爬上一个小时，在日出前赶到拍摄地点。 不过，我还在考虑这些风，它们会给我带来麻烦。无论我的三脚架有多结实，强烈的大风总会让我们感到难受。

凌晨 5 点，我能从天上的云缝中看到闪烁的星星。我们艰难地向山上爬着，我怀疑自己是否太老了体力达不到，我的肺也在急剧地呼吸，我可不想去晚了。没准我还是应该回去擦窗户。Wendy 跟在后面，手里拿着另一个三脚架，以便我在使用 35mm 相机时使用，她真是个好战士。大片的乌云掠过山脊，预示着这里即将有一场大雨，但在乌云之间，也有露出晴天的缝隙，也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完全取决于东边托里顿上方聚集的云。最后，我们终于借助着黎明微弱的光线抵达了拍摄地点。风呼啸着吹过我选择的地方，我们甚至都没法站稳，不过我想办法找到了一个位于高峰下面一点的地方，可以提供一些遮挡。

“我所需要的与大自然所给我的往往相差太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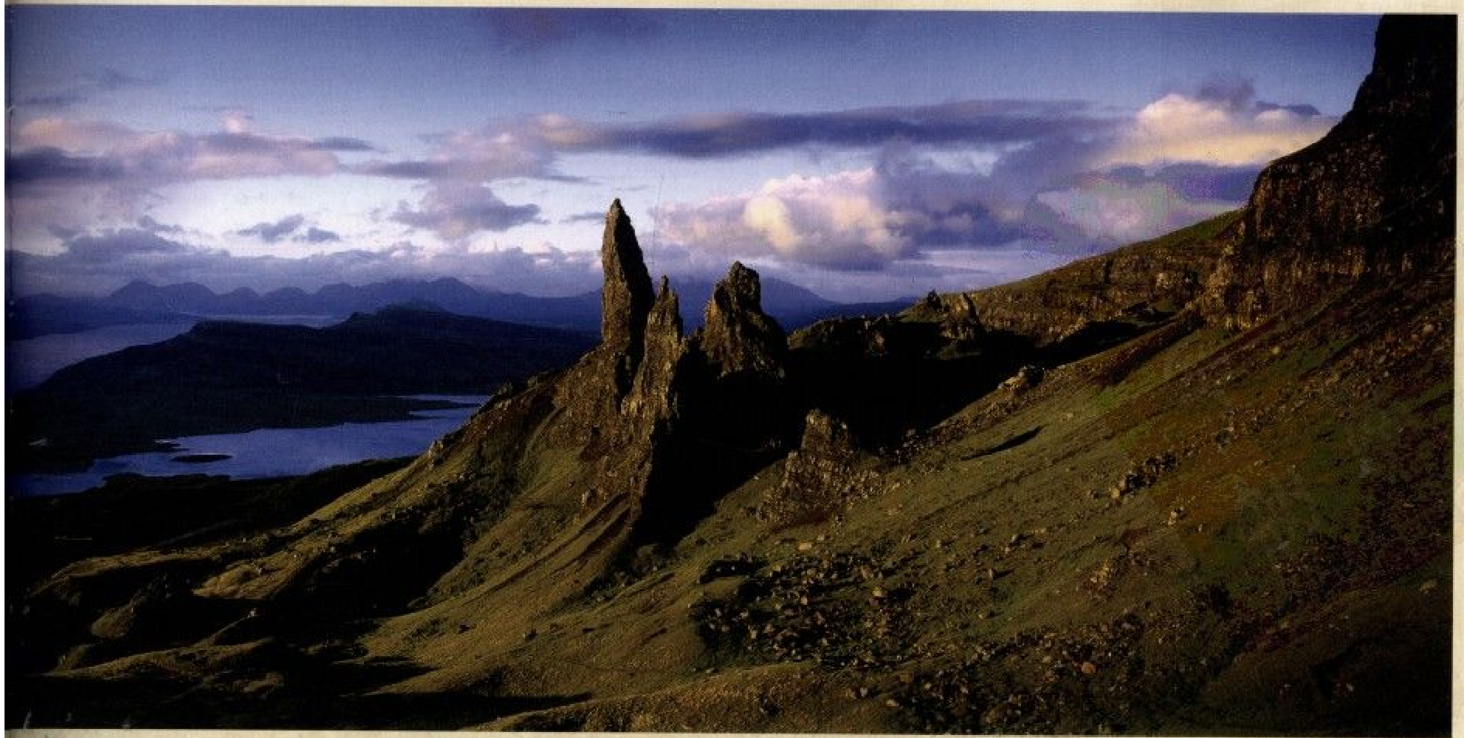
我想办法架设好相机，然后等待，但每过几分钟就会来一阵雨浇湿我，所以我不得不将相机放回摄影包中，只在最后时刻才拿出来。我使用的是Fuji的GX617相机，90mm镜头和Velvia220胶卷，除了一个用于拍天空的0.9的中灰渐变镜外，没有任何其他怪模怪样的滤镜，我要让光线的质量和构图去负责其他部分。其实我们应该几天前就过来查看，当光线好的时候，我就应该完全准备好了，而不是还在考虑其他方案。

Wendy正在看北方的天空，然后告诉我什么时候可能会在乌云中出现突破。太阳刚刚升起，却被乌云挡住了，但我越来越乐观，越来越激动。天空奇妙极了，就像平时要下雨时那样。我开始了我拍照前的例行检查，然后再重新做了一遍。这是一个我做过无数次的例行检查，但绝对不能不做。

不知怎么的，现在金色的光线照耀着整个场景，风景沐浴在清晰明亮的光线中，这简直太完美了。现在我开始感到有压力了，因为这样的情景可能只会持续几秒钟。用点测光表测量山峰，设置光圈，拍摄……两边再各进行1/3挡为单位的包围曝光，我曝光时曝光组合也在随着变化。8张拍完了，再装胶卷；在大风下，冰凉的双手可是不能有一点点闪失，一切都要像一级方程式比赛中法拉利车队给赛车加油那么快。在光线消失前，我又拍了几张。我拍到了吗？我们还会再得到一次机会吗？我的曝光是否正确？滤镜有没有问题？镜头上是否沾上了雨滴？这些都是常见的疑虑。

太阳20分钟后又出来了。但质量比刚才差多了。我轻快地下山，一边哼哼着小曲，知道我们刚刚见证了一回特殊的时刻。当天气很好时，苏格兰的景色非常好。我想大概我现在可以回去擦窗户了。

那天早晨过后，雨云又重新合拢了。我们穿过哈里斯地区（Harris），但却没有再拍摄一张照片。所以，一趟经过两周努力的工作最后浓缩成了2分钟的猝发光，但却很值得。



树林中的风信子，英格兰多塞特（Dorset，England）

我在一个春天的傍晚蹲在树林里的风信子旁，镜头上装着一个柔光滤镜，场景有柔和的逆光。我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我是在一次散步时发现的。寻找拍摄地点并不需要火箭工程那样的高科技，它只需让你的靴子踩上泥土那么简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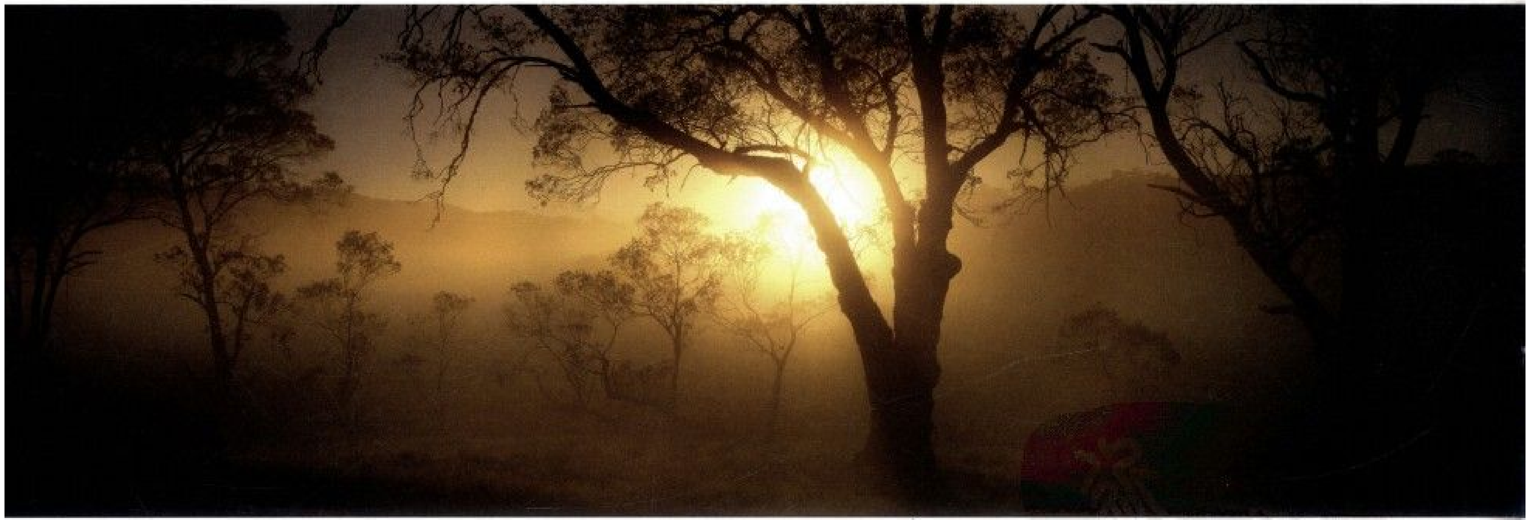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秋天的颜色，瑞士瓦莱（Le Valais，Switzerland），锡永附近的罗讷河谷上伊泽尔拉布（Lsérables above the Rhone Valley near Sion）

下午晚些时候的光线捕捉到了罗讷河谷上方的秋色。这幅照片只能在秋天才能拍到，因为有很多地方有季节的局限性，我经常会“保留”一些拍摄地点，等到合适的季节再去，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对于一个独特图像拥有一个好的想法是一笔很有价值的财富。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光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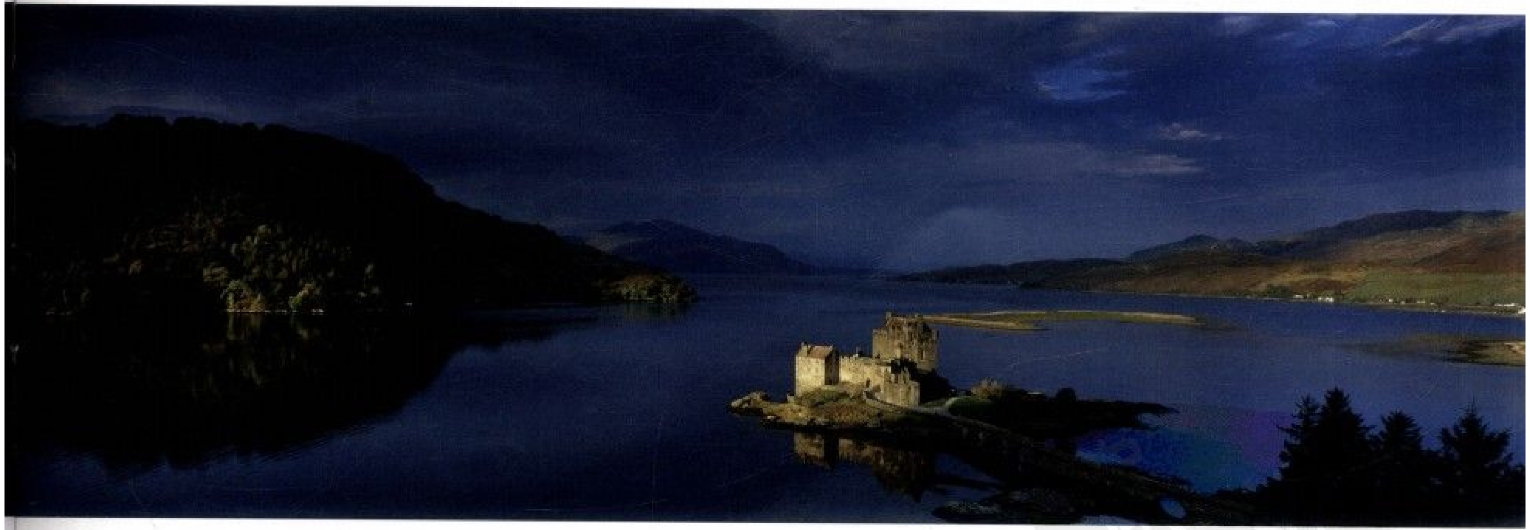
波尔布鲁湿地（Polblue Marshes）的清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Australia），巴灵顿山（Barrington Tops）

两只袋鼠跳出雾中，从我和帐篷之间通过。我刚才看到了吗？澳大利亚真是与众不同：野生动物、植物、风光、小酒馆……我真的很喜欢这里。在神秘的原野露营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今天早晨，我非常奢侈地在距离帐篷几米远的地方拍摄了几张照片。升起的太阳从后面照耀着湿地上的雾气，让桉树在如金色的液体的光线中成为了剪影。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光线是摄影中最基本的元素。无论主体如何有戏剧性，一幅照片如果是在错误的光线中拍摄的话则一点价值也没有；相反，如果光线很合适，摄影师也会让一堆煤看起来像金子一样。和那些在自己温暖、干燥的摄影室里可以创意地制造出合适光线的室内摄影师不一样，我们这些在野外工作的摄影师只能用大自然所提供的东西。等待合适的光线有时会令人失望，而且经常要花费很多时间，但其中的奥妙变化无穷。所有的摄影师都一样，只要给他机会，他就会喋喋不休地讲光线的质量。影响光线的变数太多了。老实说，经过了近 1/4 世纪的时间，我感觉我也只是刚刚知道了如何很好地使用自然光线的一点点皮毛。就像音乐家的耳朵一样，有了长期的经验以后，他就能够听到常人听不出来的音高和音调的细微区别，

“要成为一名摄影师，就意味着你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在潜意识中考虑光线。”



一个摄影师的眼睛也能够察觉大部分人察觉不到的光线的变化。但在开始察觉光线前，我们必须要理解决定光线特性的两个基本因素：光的方向性和色温。自然光可以是很强的有方向性的阳光，或者是柔和的、朦胧的、漫射的、阴沉的或者上面这些的混合体。基本上说，决定我们所接收到的阳光的方向性的因素是阳光所要穿透的大气和角度，比如，一天中的时间。它对云、雾、污染和天气都会有影响。新西兰在暴风雨过后的明亮光线和曼谷潮湿天气中的光线完全不一样。在所有这些变数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反射光、人造光、环境光线及如何来平衡它们。事实上，要成为一名摄影师，就意味着你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在潜意识中考虑光线，但是还有更麻烦的事要去解决。

艾琳多南城堡（Eilean Donan Castle），苏格兰维斯特罗斯（Wester Ross，Scotland），艾尔什湖（Loch Alsh）

在10月的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在苏格兰的西海岸，一束神来之光照亮了处于绝佳位置的艾琳多南城堡。我是不是太幸运了？但是谁能知道我为了它等待了多久吗？当然，“在那里”和运气没有任何关系。每一年的这个时候，苏格兰的光线非常棒，但通常都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马泰拉石屋（sassi at Matera）上的晨光，意大利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Ita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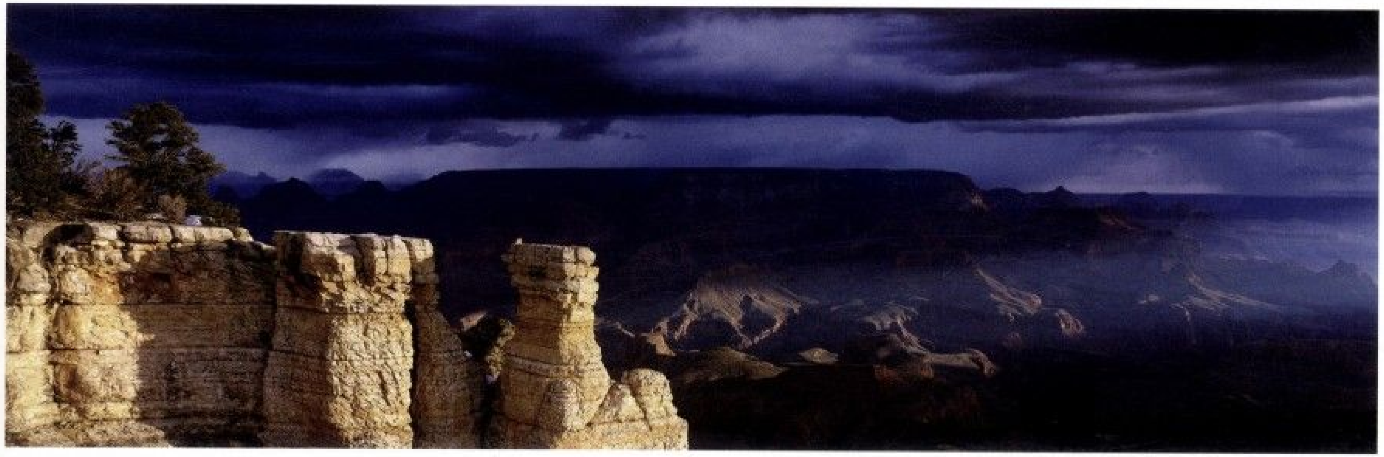
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了马泰拉的介绍，感觉我必须到这里来。这里就像是久远的时代，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还习惯于居住在小镇下方被称作石屋 sassi 的洞穴中。昨天，我进行了寻址之行，而现在，就在清晨，我到了这里，设置好设备，跟三脚架的脚架搏斗了一阵，等待光线。我看到第一缕光线亲吻教堂的尖塔，然后慢慢地向下将整个小镇沐浴在温暖之中。而此时天空则戏剧性地被正在升起的太阳从侧面照射得非常漂亮。真希望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晨雾中的老舍伯恩城堡（Old Sherborne Castle），英格兰多塞特（Dorset，England）

我站在田里，周围都是牛群，我就像被狗仔队包围了一样。我开始担心，在这么一个对它们来说很平常的吃草的日子里，它们是否会因为我这个外来者的入侵而被激怒进而在我的乐摄宝摄影包中呕吐或者去舔我的佳能相机。我还真不知道它们是否在设计但是考虑到了要承受这样的待遇。河谷的那一边，老舍伯恩城堡静静地矗立在夏天的晨雾中。“在那里”的艺术在这次因为当地的知识而增强了——这里是我的地盘，我在多次的“晨巡”中知道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晨雾会是什么样子的。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00–400mm 镜头



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美国亚利桑那（Arizona，USA）

等待是游戏的名字。我清晨站在大峡谷的边缘，面向东方的天际，不知道云层会不会分开。浓重的风暴云笼罩着巨大的峡谷，突然，一道天堂之光，在短短的不到30秒的时间内照亮了场景，让这次旅行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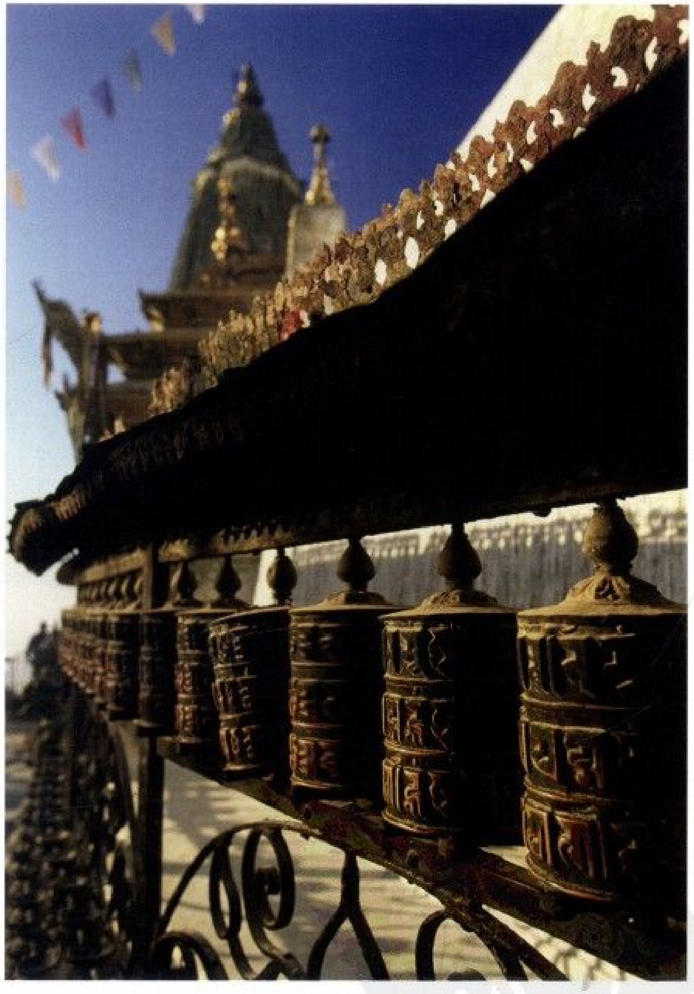
所有的光源都有一个色温，以开尔文度为单位。最主要的光源，太阳，在中午时分，色温为5500K——这就被称为白光。一个典型的室内钨丝灯的色温为3200K。事实上这是一个更冷的色温，但却让人迷惑的是，它看起来比白光有更多的橙色，所以我们称之为暖色。日光在日落时的色温很低，通常能低于2000K，看起来很暖，呈金色。这是因为光线要穿过厚厚的大气层才能到达我们，空气中的灰尘会让更长波长——在色谱上蓝色那一端的部分分散开来，而让橙色，波长较短的那部分穿透过来。同样的道理，太阳落山后大气层周围仍然存在环境的光线的色温则很高，有时能超过10000K，所以看起来很蓝。要想更好地理解，读者可以在黄昏时站在自己家的外面，向屋里看。随着天空变暗，屋里的灯光会越来越比室外蓝色的光要黄得多。通常我们的眼睛和大脑会对主导光源的色温进行补偿，以便让它看起来是白色的。如果把两种不同的光源并排放在一起来观察，就会发现色温的差别是很明显的。

伴随着“在那里”对光线的感觉是摄影里最重要的元素。如果拍摄者在正确的位置，有着正确的光线，那么在拍摄者动他的相机之前最重要的元素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花很多的时间等待光线而不是摆弄相机。它能够影响我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像寻找拍摄地点那样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

形状

对准，拍摄——这是拍摄大多数照片的过程。看，举起相机，对准然后拍摄，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这还简单吗？但是我们知道一幅随意抓拍的照片和一个构图完美的有冲击力的照片的区别。如果你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方，艺术往往就在于如何正确构图。在画框中安排形状的眼睛就是“照”照片和“造”照片的区别之一。

构图，或者更简单地说，照相机对在何处，就是关于如何在画框中安排形状的问题。我们第一个意识是将主要的兴趣点放在中央，对准，拍摄，但是如果挤出很少的时间来好好想想如何构图，则就能让一幅快照变成一件艺术品。只需简单地将主体从画面的中央移开就能让图像变得具有相当戏剧性效果的冲击力了。黄金三分法是一个几百年来一直指导着艺术家们的构图工具。或许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没准从人类刚开始在石洞里涂抹岩画时就开始指导了。如果一幅图像被以 1/3 方法进行划分，构图中那些明显的线条——如地平线或高耸的树，就会在它们位于三分法线处的时候让观看者感觉很舒服。这个技术非常有用，从来都不会失效，以至于很多画家和摄影师，或者可以这么说，所有的艺术家们，都把它下意识地作为其最基本的构图方式。我本能地就会不用思考地把画面的元素用三分法进行安排，而在突破黄金法则时则会先考虑许久。



苏瓦扬布塔（Swayambhunath Temple）的转经筒，尼泊尔加德满都（Kathmandu，Nepal）

一天中第一缕直射的阳光终于穿透了加德满都的雾霭照亮了位于山上的苏瓦扬布塔。今天是我在尼泊尔的最后一天，我想为这次神奇的喜马拉雅王国之旅再多拍几张照片。现在，在清晨的阳光中，穿梭的僧侣们吟诵着佛经，转着转经筒，一切都是那么的平和，充满了和谐。雕刻精美的转经筒和木质部件将人们的视线引入照片，我故意让背景略为失焦以免分散对前景的注意力。庙的垂直线大约在左边上方 1/3 处，而转经筒则从下方 1/3 处向斜上方延伸。不过，我并没有刻意要使用黄金三分法，而是很自然的，这样看起来非常舒服。

· Nikon F5 相机，20–35mm 镜头

“最好的构图总是最简单的，画面里不应该有那些本不该在那里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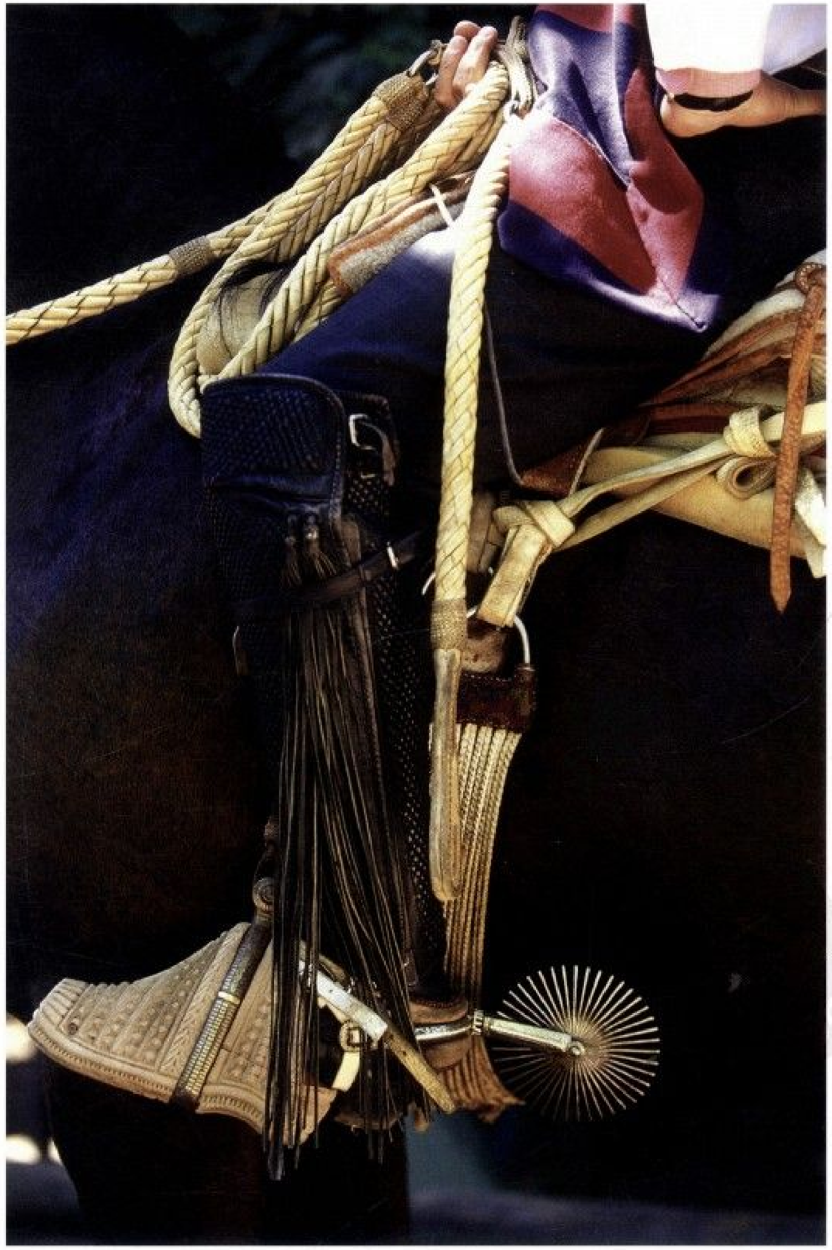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三世桥（Pont Alexandre III）、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和塞纳河（the River Seine）夜景，法国巴黎（Paris, France）

我在冬天的寒风中站在赛纳河边跺着脚等待着路灯被点亮。通常在日落后总要有这么一个小时的等待时间，让光线暗下去足以拍摄出一张夜景的照片，不过这期间我可以很仔细地进行构图。亚历山大三世桥进入画面并延伸到荣军院，这是一个经典的黄金三分法效果。河堤的两条线、桥顶部和荣军院的灯将图像从1/3处水平分割开来，而桥上的两座塔则在垂直方向做着同样的工作。这并不是精确的科学，有些许的误差，但作为一个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构图原则，使用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稍微的例外。终于，路灯亮了，天空也暗到足以让我进行这次曝光的程度，现在我可以回到温暖的地方了。夜晚的巴黎总是被照得最漂亮的城市。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PDG

毫无疑问，摄影是一种要知道将什么东西排除在外的一种艺术。我的岳母在拍快照时总要后退很远而把所有的东西都拍摄进来。其结果往往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前景和一堆让人看不清楚的（家人）合影在画面中央。最好的构图总是最简单的，画面里不应该有那些本不该在那里的东西。背景里那些容易让人疑惑的细节会毁掉一张照片。排除它，让它在焦点之外、移动位置、改变构图、弯下膝盖或者爬到树上，用什么方法都行。此外，用眼睛扫一扫画面的四角，仔细考虑画面里每一个元素，看看如何能够改进构图，画面里是否有不应该在那里的东西？要勇敢，要有试验的精神，要艺术一些，登高或蹲下，无论怎样，只要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构图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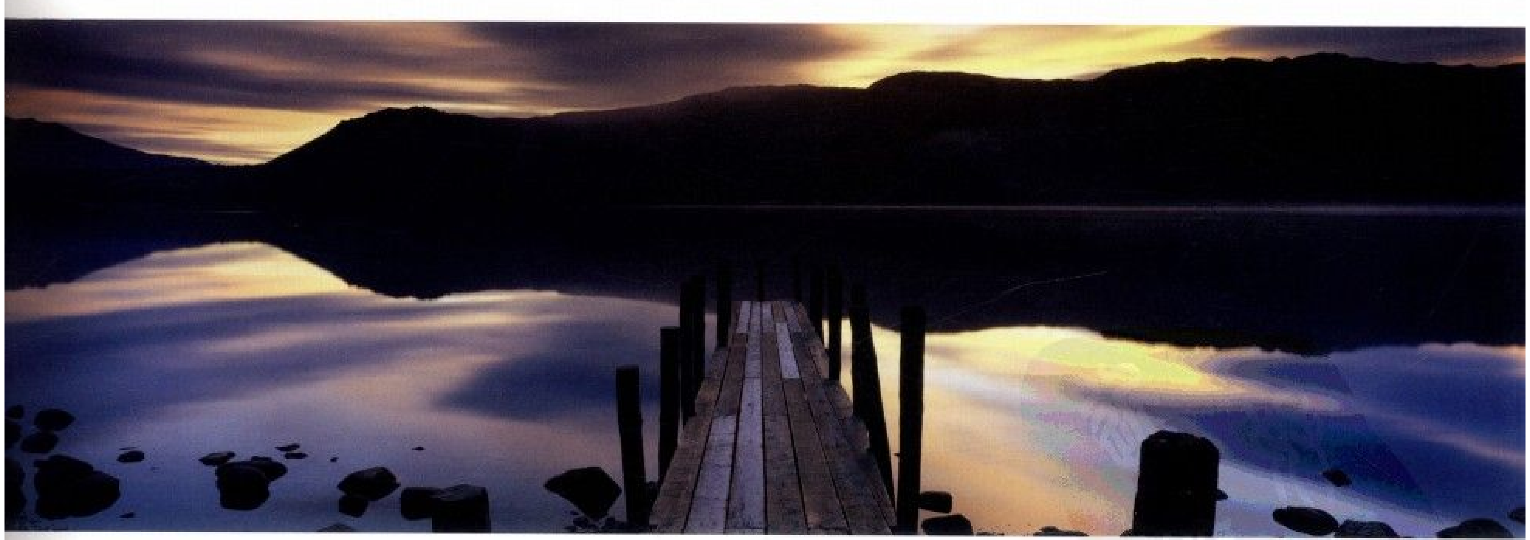


牧马表演时一个智利牛仔的马具，智利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Chile），圣费尔南多（San Fernando）

有时在直觉的驱动下构图会像闪电一般的迅速。在智利中央谷地的一个牧马表演时，我在那些等待上场驯服小牛的牛仔中间，我知道我要拍摄什么——表现他们装备的复杂的细节和做工，但当它终于到来时却是相当的短暂。我把明显的形状放在画面中间，用眼睛在取景器里扫视四角，然后拍摄了一张，稍微调整一下画面，检查对焦，在牛仔冲向他的阵地前又多拍了两张。

· Nikon F5 相机，70-20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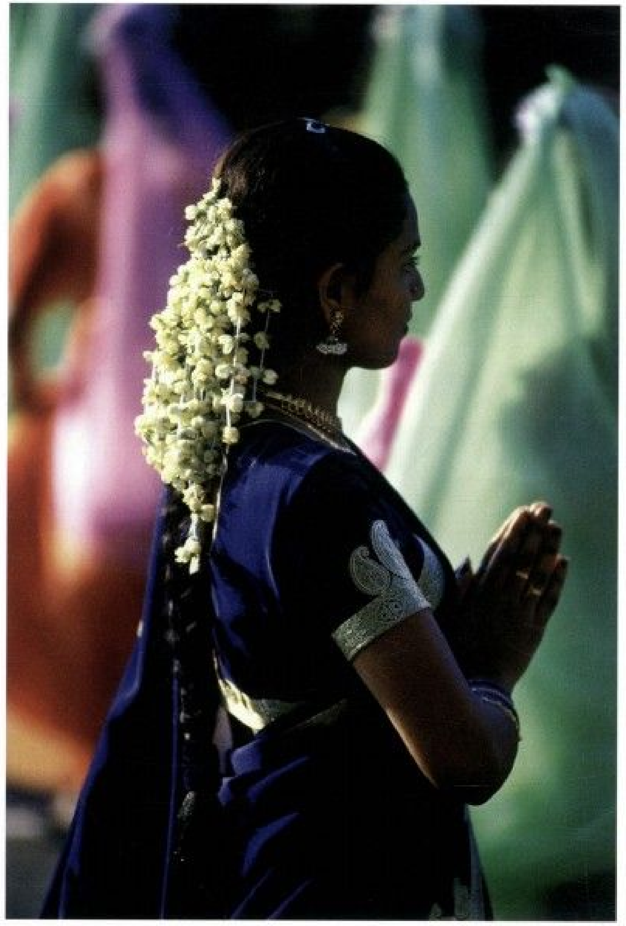
对于构图的感觉就是将很明显的形状和别的形状相互关联的安置在一起。我不认为这是可以传授的，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本能。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那块岩石放在画面前景的那个角落里，我解释不了，这只是一个和谐的问题。这是摄影师的另一个需要开发的技术，是摄影师洞察力的一部分，是要在拿出相机之前就要使用的工具。



破晓时的德文特湖（Derwentwater），英格兰坎布里亚（Cumbria, England）湖区

晨光透过天空，反射在静静的水面上。一切都是那么多平静、安详，充满了灵性。我愿为这样的瞬间而活着。我早早的就站在码头的这端，三脚架的后面，看着破晓，等待着光线。当东方出现的红色火焰燃遍天空时，我测到了一个曝光读数然后进行曝光。所有的规则都是要被打破的，我在这里就故意打破了黄金三分法的规则，故意将码头的延伸段放在了画面的中央。通常这样的构图是完全不对的，但这个码头明显的线条将视线引入画面使得我不得不这么做了。类似这样的图像，能够强烈的引起观看者的共鸣，总是胜者。我相信照片会被深入地分析，但这幅应该会和分离、探索和新的开始联系在一起。不过我还是使用了黄金三分法，水线在画面下方的1/3处。最重要的是画面里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干扰简洁的线条构图。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新年游行，新加坡（Singapore）

在新加坡的一次新年庆祝活动中，这个印度妇女穿着她最漂亮的纱丽。这个稍纵即逝的画面在我的取景器中很快就消失了。拍摄照片的技巧——曝光、对焦等，经过训练，应该成为摄影师的第二本能，而让眼睛只关注镜头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这个优雅的女士代表了印度文化的所有异国情调。明亮的纱丽和强烈的热带阳光产生的高反差意味着这幅照片只能是一幅色彩艳丽的照片。

· Nikon F5 相机，70–200mm 镜头

色彩

对于色彩来说，有5种可能。明亮的颜色：明亮、醒目、饱和、丰富的。柔和的颜色：柔和、不明显、褪色的。极简的颜色：几乎都注意不到有颜色的。单色：就像很多影子那样，但只有一种颜色。没有颜色的单色：黑与白。

摄影师如何运用颜色取决于光线。通常，有雾的清晨的风光会有一种不明亮、水彩画般的柔和色彩。场景中被强烈、明显、有方向性的光线照射后颜色会很亮且很饱和。反差和颜色的鲜明性是密不可分的，在后期处理是增加反差，颜色的饱和度看起来会增强；反之亦然。在拍摄现场或后期处理时，摄影师都要对是强调还是减弱图像的颜色做出决定。如果走得太远，太强调了颜色，结果可能会是图像看起来很不真实、太腻或者失去了应有的味道……而颜色被限制得太厉害了可能又使图像失去了视觉冲击力。一般来说，细致的颜色才是关键。

但是，色彩又是在预想图像和构图时要考虑到的关键。在一个单色的场景中使用一点点别的颜色是一个很厉害的做法，因为它让构图中简单、明显的主要色彩产生了变化。而预想一个场景在一天的时间里被不同色温的自然光照射后会是什么样子则是摄影师的洞察力的另一种能力。

穆拉威（Murawi）的鲣鸟聚居地，新西兰北岛（North Island, New Zealand）

太阳落入了塔斯曼海（Tasman Sea）上空的一层厚厚的云后面，在剩下来的环境中，光的色温成了冷冷的蓝色调。我一直在拍摄海面礁石堆上方的落日，直到晚上的星星消失。我用了一个中性灰度滤镜来增加曝光的时间，让流动的海水看起来像牛奶一样。人们会认为这个蓝色的单色调是使用了滤镜的结果，但实际上这完全是由于黄昏时自然的光线造成的。我们的眼睛会进行“自动白平衡”，所以我们通常察觉不出来色温的变化，但是胶卷，或者数码相机的传感器却能捕捉到这些变化。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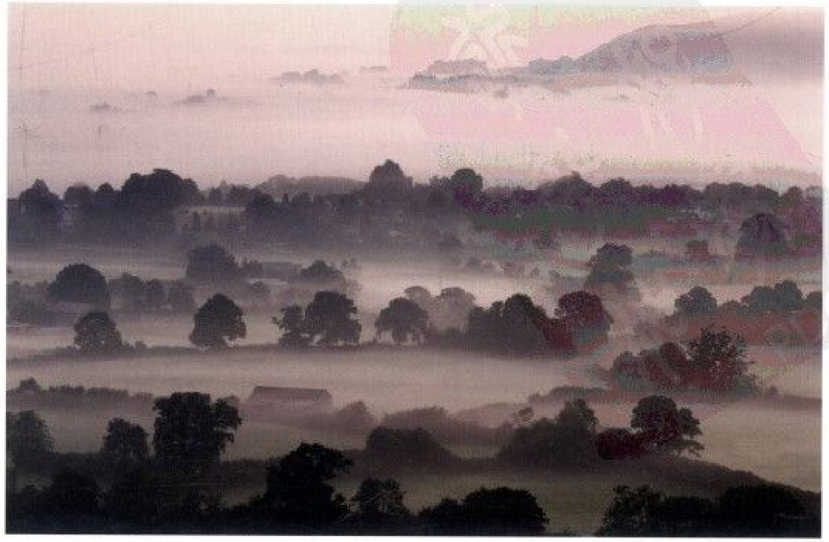
“摄影师如何运用颜色取决于光线。”

PDG

清晨的博迪安姆城堡（Bodiam Castle），英格兰东萨塞克斯（East Sussex，England）

博迪安姆的另一个有雾的早晨。太阳已经升起了，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冲出厚重的迷雾，我只能从城堡的左边墙上看得见一点点直接的光线。颜色和反差通常都是同时到来的，这个反差很低的场景让颜色被限制到了很低的程度。但对我的眼睛来说，这却是一个很细腻的美丽场景，如果用黑白胶卷来拍摄的话会是一幅完全不同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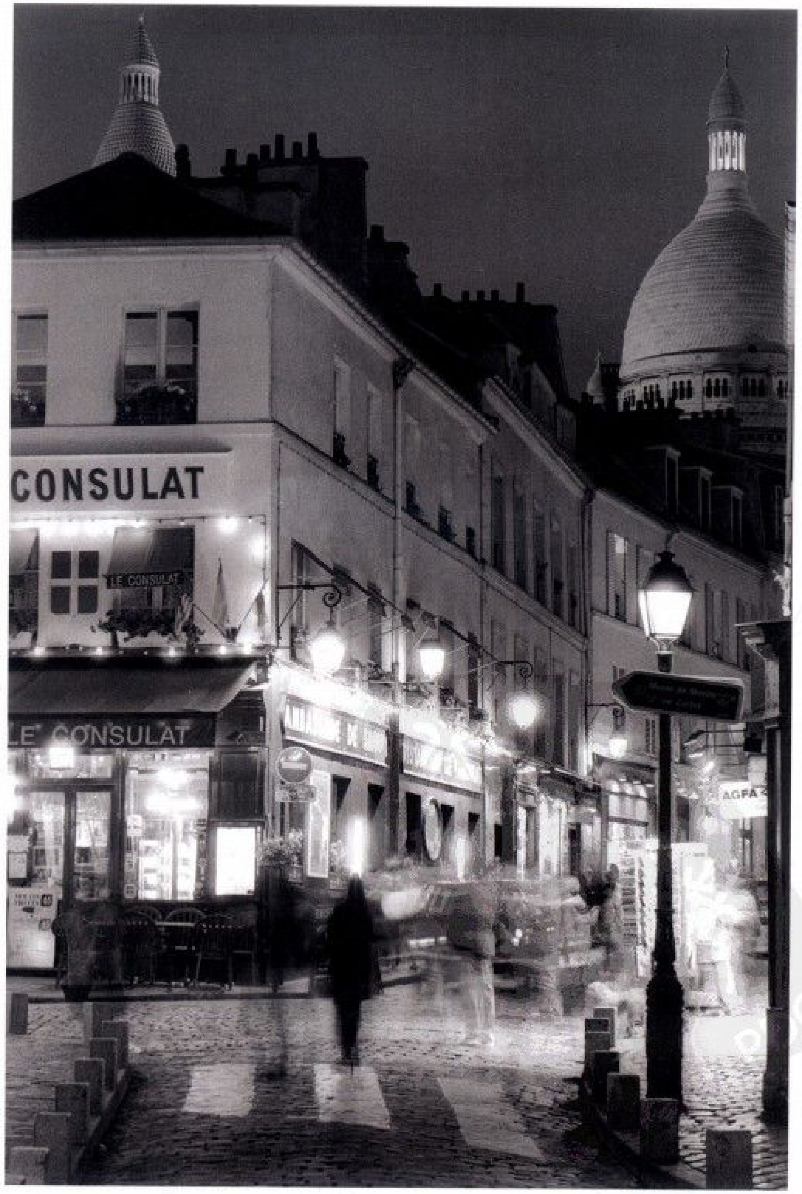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蒙马特尔（Montmartre）夜景，法国巴黎（Paris, France）

我是最后一代从黑白摄影开始学习培训的摄影师之一。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当我在昏暗的安全灯下，看到显影盘中我的第一张照片慢慢显现时，我感觉真是神奇。我现在仍然这样偏爱黑白照片，不光是怀旧；任何人都不能否认黑白照片有一种独特的质量。在如今这个数码、满是彩色（摄影）的时代，黑白摄影更显得是一种永恒的东西。很遗憾，我并不像我喜欢的那样拍摄很多的黑白照片。可能我应该那样做。有人说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数码的彩色照片转化为黑白照片，这点我知道确实是事实，但我认为，如果要拍摄黑白照片，摄影师的视力应该调整到不同的波长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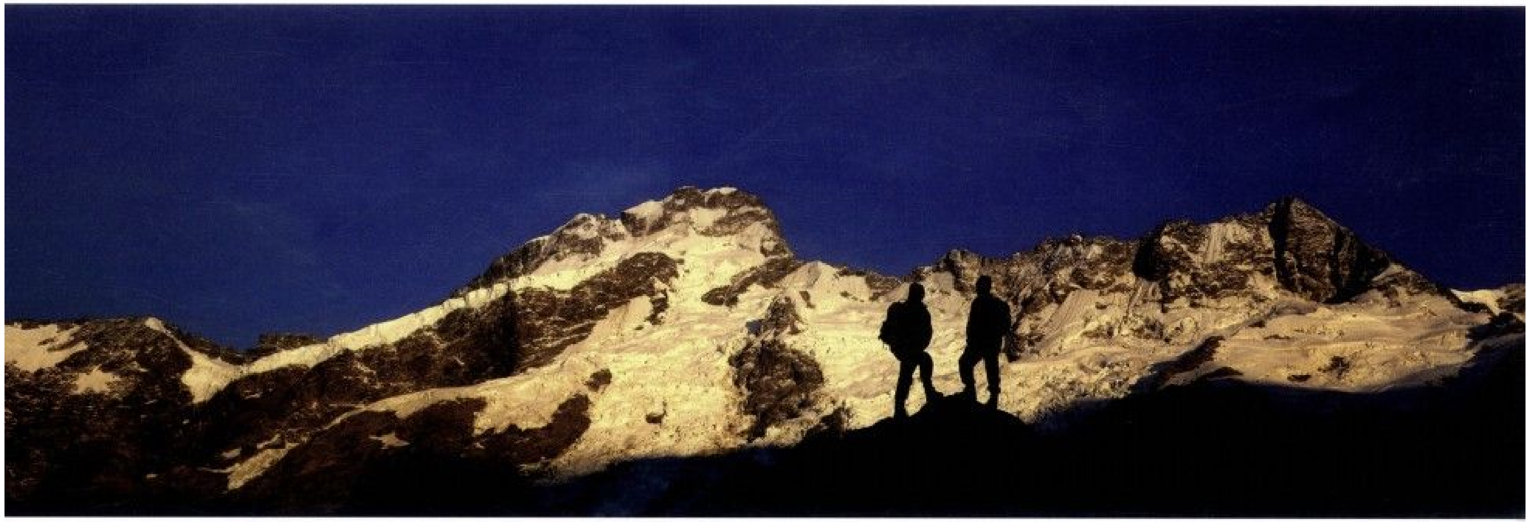
· Nikon F5 相机，70-200mm 镜头



布尔巴洛山（Bulbaroow Hill）布莱克摩尔谷（Blackmore Vale）的一个多雾的早晨，英格兰多塞特（Dorset, England）

Wendy 和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度过的，我们靠着背囊里或者汽车后备箱里存放的东西生活，看起来像是很不稳定的生活。于是，夏季，我们通常会更多地留在家乡。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我有本地知识的优势。因为英格兰上空有一个高气压，所以在一个平静的夜晚，我知道在布莱克摩尔谷肯定会有迷雾升起。我现在站在布尔巴洛山的山坡上，它和喜马拉雅山根本就没法比，但是却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视野，让我能够好好地看到多塞特翠绿和平静的大地。随着晨光轻抚着迷雾，我的眼前就是一个柔美、低反差的场景，就像一幅有着柔和色彩的水彩画一样。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距离

我可以把这一节称作"如何让被摄体看起来很大"，因为这里我们将谈到的都是关于比例的话题。例如，怎么来强调喜马拉雅山的大小？简单，用我们都能看到的小一点的东西来做比较，比如一棵树。好的。但是，当人们站在一棵树下向上看，他会觉得它看起来甚至比远处高耸的山峰还要高大。向后退几步，这种效果会减弱些。后退 30m，树还会很高大，但却再也不是占主导地位了。后退 1 英里（约合 1.6km），树会由于它后面的大山的影像看起来很矮了。只有在这种距离的透视中，我们才能感觉到物体与它周围相关的其他物体相对的真正大小。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后退很远。这就是在摄影师的世界中被称为长焦透视的东西，因为我们要用长焦来强调它。在 35mm 相机领域，任何焦距长于 100mm 的镜头都能这样，而且焦距越长，效果越大。

库克峰（Mount Cook）附近的登山人，新西兰南岛（South Island，New Zealand），库克山国家公园（Aoraki National P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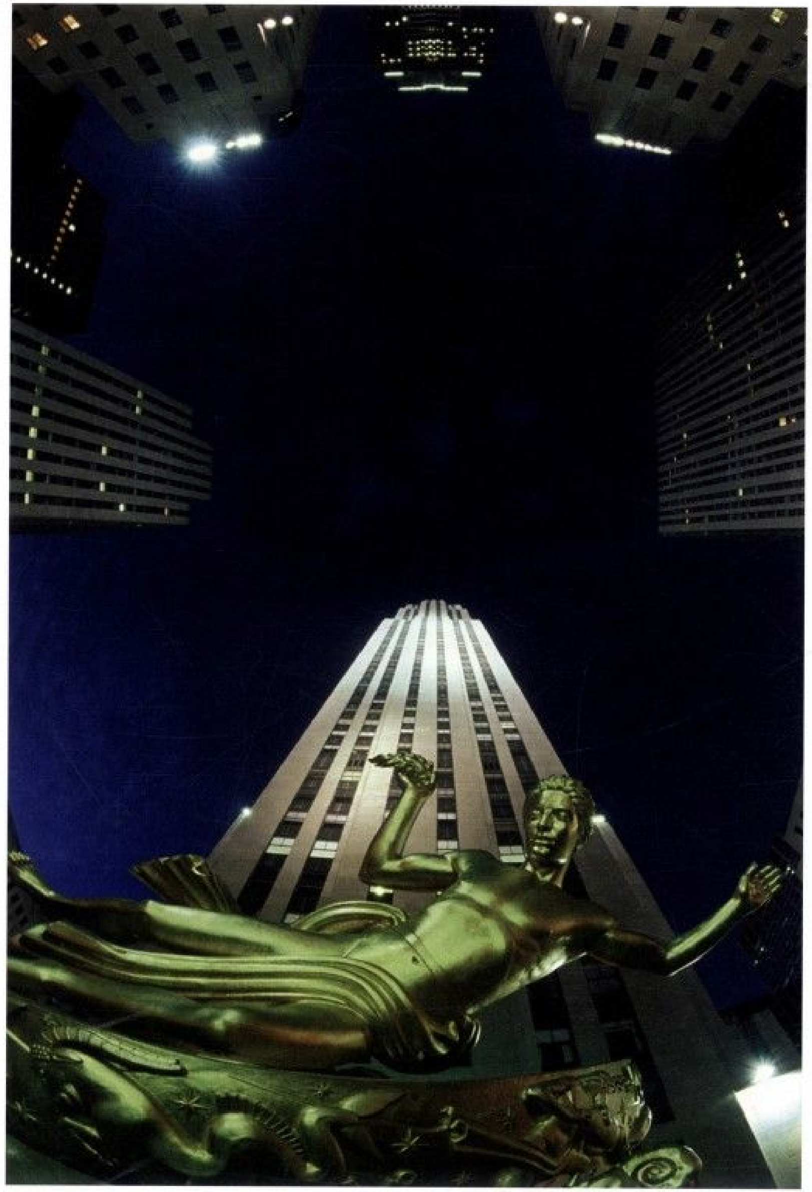
没有比在照片中增加人物来给观众一个感受物体大小更好的方法了。我隔着老远吼叫着让我的太太和内弟摆出一个合适的，看起来英勇无畏的姿势。一天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南阿尔卑斯山白雪覆盖的山顶让我的两个不太情愿的模特成了剪影。如果我再往后退一些，山会看起来更大些，但我感觉如果那样的话，Wendy 和 Simon 有可能会隐没在画面中，而他们又是非常优秀的模特。他们还没天亮就从睡袋里爬起来，跋涉好几英里，然后小心翼翼的站在一个小丘上，任凭一个苛求的摄影师的咆哮。而这些都是在吃早饭前，谁也不希望自己的一天是这么开始的。不过我却觉得很有趣。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卡尔卡松（Carcassonne），法国朗格多克（Languedoc, France）

卡尔卡松城堡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一个成为现实的神话。它位于法国我最喜欢的角落里，很令人心动。看来每年我们都会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品尝着新月形面包、什锦火锅和葡萄酒瓶来结束我们的旅行。我曾经从各个方向拍摄过这个城堡，从很近的地方，也从很远的地方。这个傍晚，我们驾车行进在一条农夫的小路上，陆虎车后面放着奢侈的法式长棍面包和奶酪，以便我们在等待光线时能够大吃一顿。白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骑着车在城堡周围的乡村里转，才找到了这个拍摄点，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却是很值得的。我在大概 3km 以外用 400mm 的镜头来压缩城堡和它后面的努瓦尔山（Montagne Noire）的透视。很窄的视角也让我能够将场景下方的现代城市的暗影排除在外。我还担心过风会不会让镜头不稳，用长焦镜头总会有这样的麻烦，好在现在是朗格多克夏季的一个相对平静的傍晚，因此应该没问题。当太阳沉入浓雾中，它的力量被减弱了，但它仍然给了我想要的足够的暖色调。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00–400mm 镜头



我经常用 400mm 的镜头来压缩透视。类似的，让前景的景物占据主导地位，而远处的景物相对很小的透视，我们称为广角透视。35mm 以下焦距的镜头都会有这种效果，但为了要最大限度地强调这种效果，我会用一个有 180° 视角的焦距为 15mm 的鱼眼镜头。这样的透视中，离镜头前面几英寸的到远处的山峦都很清晰，所以通常会用一个小的光圈来得到大景深。

所以，在野外，我们顶着白天的烈日，寻找拍摄地点，选择视点，都应该把透视也考虑进来。其实就是关于前景的问题，想让前景占主导地位吗？阿尔卑斯山上草场里盛开的野花，拍摄者想怎样表现它们？在野花中间蹲下来让它们几乎能够碰到鱼眼镜头的前镜片，这样，还能看到远处的山，但它们只会很小的待在地平线；或者站起来，后退，让野花们成为画面下方的彩色地毯，而山则高耸在画面的后面？或者考虑两者之间的一种构图？决定权完全在拍摄者手中。

洛克菲勒中心（The Rockefeller Center），美国纽约市（New York City，USA）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法国的长焦透视到纽约的鱼眼透视。在洛克菲勒中心的一个雕塑前，我蜷伏在三脚架旁，伸长脖子尽力从取景器向上看。这个极度的广角透视让前景处于主导地位，又由于相机几乎是垂直向上的，周围的摩天大楼都向画面内倾斜进来。使用不同寻常的长焦或广角镜头，对人们熟悉的场景进行拍摄，通常能得到很新的视角，这点尤其在城市摄影中很有效。

· Nikon F5 相机，16mm 鱼眼镜头

卢萨瑙修道院（Roussanou Monastery），希腊麦泰奥拉（Meteora, Gree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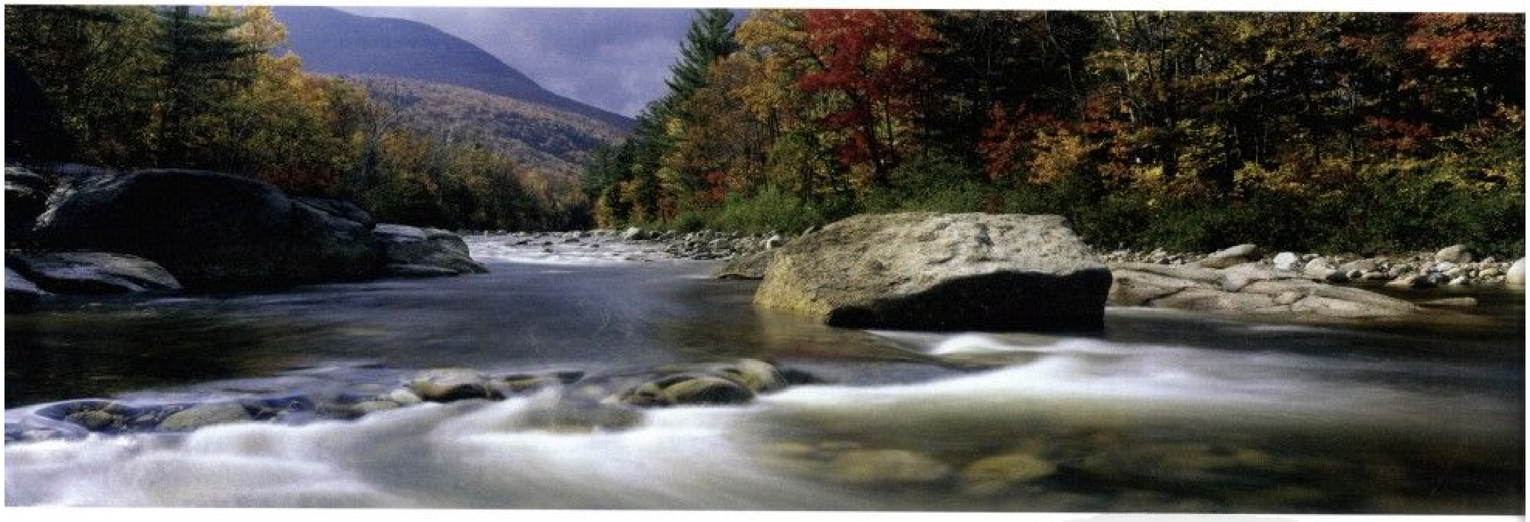
这些修士们好奇怪。他们要把他们的修道院建在最难到达的地方。我估计肯定有他们的理由，而这个理由肯定不会是为了以后的摄影师。很多年以前，我在一部邦德电影中看到过希腊北部麦泰奥拉地区的修道院，令人难忘，现在，我也来了，在山坡的岩石上爬来爬去，寻找一个绝佳的角度。傍晚柔和的光线从侧面照亮场景，我用长焦镜头将修道院和悬崖分开。这种透视戏剧性的使得周围山崖让修道院看起来很小。

· Nikon F5 相机，70–200mm 镜头

"只有从远处的透视才能让我们从物体和它周围环境相比中看到它的真实大小。"

时间

"日出前和日落后的短暂时间是最快乐的时候。"



一名摄影师的生活，意味着他必须在破晓或黄昏时在正确的地方。日出前和日落后的短暂时间是最快乐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然光往往会经过某种奇妙的转化。我的照片中大概有 90% 是这个时候拍摄的。当然也会有例外，在我的时间表上，季节和纬度都有很大的标记。例如，夏天在北极圈以北，太阳整天一直悬挂在地平线上，从来不会落下，也从来不再升高。整个 24 小时，光线都非常美妙，这样会导致其他的一些问题，如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睡觉了。

在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我非常兴奋地在凌晨 2 点拍摄金色的斜射光线。现在，时间是中午时分，反差很大，我坐在塞舌尔群岛（Seychelles）的拉迪格岛（island of La Digue）写着这本书，这里位于赤道南边一点，在印度洋的中央，就像谁随意放下了一个热带的小包裹一样。太阳就在头顶上，热带炎热的阳光让最狂热的太阳崇拜者都要躲在阴影里。就拿摄影来说，光线太硬、反差太高的情况很不讨人喜欢。在这里，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5 点，我甚至都不会去想到动我的相机。相反，设想在冬天的苏格兰高地，白天很短，而且太阳从来都不会升得很高，所以如果太阳出现了，那么就可以拍摄一整天。关键是光线的角度，低角度的、倾斜的侧光是我们所喜欢的。但是总有无穷无尽的变数需要一个摄影师去注意的。

索科谷（Saco Valley）秋色，美国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 USA），怀特山（White Mountains）

我在这里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用这个十月的明亮、低角度的光线来探索每一个摄影的可能性。通常，我会等待太阳落到地平线附近。但在这里，新英格兰秋季午后的阳光非常完美。太阳落山时，河岸上的树木会在水面上留下长长的影子。每一张照片都有一个最好的拍摄时机，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个关键时刻会在何时发生。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PDG

环绕世界寻找光线

凌晨4点，爱普角（Eype Point），英格兰多赛（Dorset, England），莱姆里吉斯（Lyme Reg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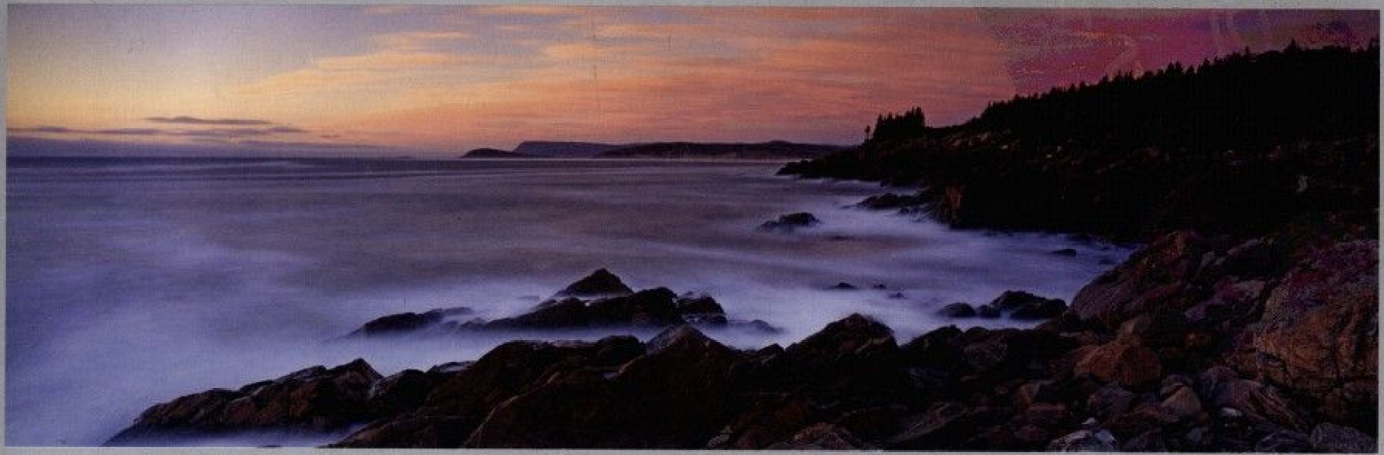
一轮圆月悬挂在侏罗纪海岸上方，在三脚架旁边的岩石上形成了我的一个月影。一点点微弱的光线开始从波特兰上方的天空中渗透出来，使我能够用超长的15分钟拍摄一张照片。环境光线的色温让整个场景笼罩在蓝色之中，我的眼睛自动地进行了调整，而胶卷却没有。天色太暗了，我都看不清取景器的画框里的东西，但远处闪烁的灯光让我至少还可以对有些东西对焦。

·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凌晨5点30分，布雷顿角（Cape Breton），加拿大新斯科舍（Nova Scotia, Canada）

大西洋的另一边的另一个海岸线的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但在东边的地平线下，它正从下方照亮了云，将天空染成了条状的粉色和紫红色。还没有直射的阳光，但散射的光已经开始向风景传送出微弱、柔和、低反差的有方向性的光线了。这又是一幅长时间曝光的照片，随着光线强度的增加，我不断地检查并调整着曝光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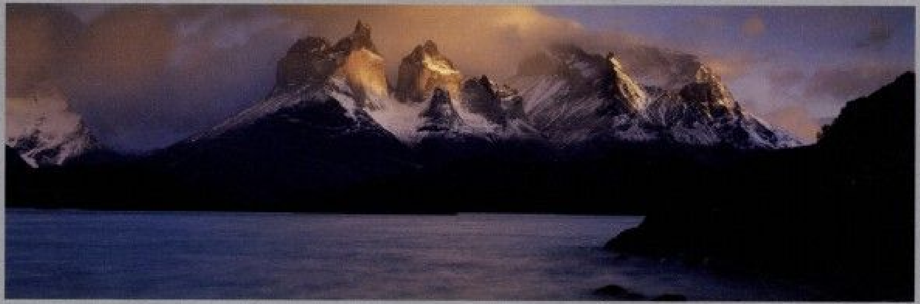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早晨 6 点 30 分，托雷斯德帕伊内国家公园（Torres del Paine National Park），智利巴塔哥尼亚（Patagonia, Chile）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第一缕直接的金色阳光照亮了托雷斯德帕伊内的最高峰。紧贴着山峰的云被火一样的光线照亮，这个时候，我知道了，这一整天我都能看到它。我有条不紊地拍摄着，每次都要检查好几遍曝光、滤镜、对焦和构图。我们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来，在狂风中等了一个星期，终于得到了回报。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上午 9 点，塔恩豪斯（Tarn Hows），英格兰坎布里亚（Cumbria，England）

在坎布里亚的秋季的一天，云层分开了一点，阳光星星点点的照耀在湖区，让阴沉的天空下的黄褐色闪耀着。和往常一样，在不列颠群岛的这个角落里，总会有一次耐心、等待光线的训练。云又重新合拢，场景还在那里，但刚才的情景只能作为一种记忆。下次再看到这个情景前我估计又要等很长时间了。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70mm 镜头

上午 10 点寻找地点

太阳高挂在天空，光线也很不柔和了，现在是走出去为以后几天的拍摄寻找拍摄地点的时候了，可以步行、骑车、开车或驾船，什么合适用什么方法。有时就像一次愉快的散步那样简单，但有时可能要经过几英里的艰苦跋涉。谁说轻松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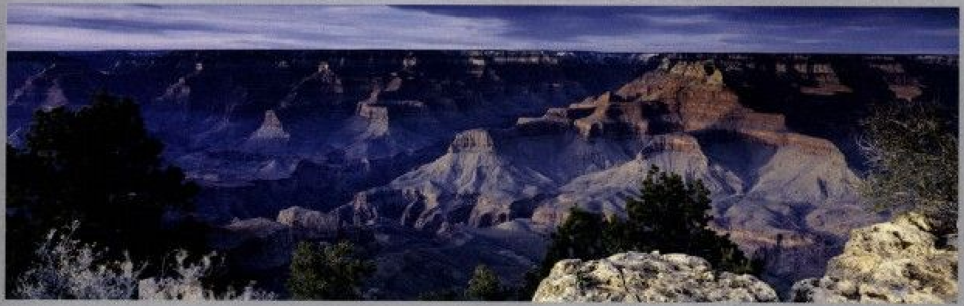
下午 2 点，午睡

早晚都能够赶到清晨。

下午 5 点，栋谷埃尔城堡（Dunguaire Castle），爱尔兰戈尔韦郡（Co Galway，Ireland）

西海岸太阳落山很快。我弯腰站在三脚架旁，想在一束光刺破从大洋过来的暴风雨云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角度。我一直盯着那只带着小天鹅的天鹅，希望它们能够停在那里一段时间，以便我将它们当做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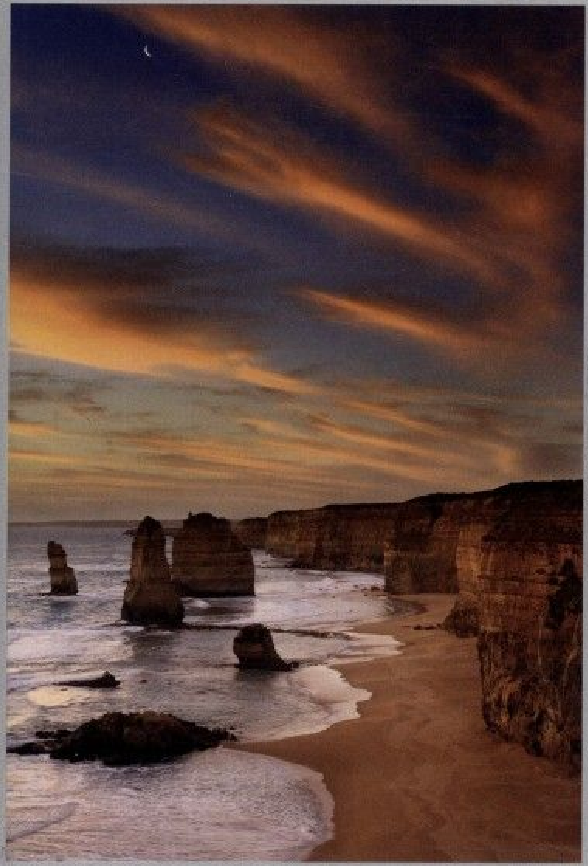
· Nikon F5 相机，20-35mm 镜头



下午 6 点 30 分，大峡谷（Grand Canyon），美国亚利桑那（Arizona，USA）

一天中最弱的太阳从侧面照在大峡谷内，显现了裂缝的浮雕状起伏和纹理。光线很快减弱，但有很柔和的质量。我正在检查我的曝光时，一个旅游者走到我的旁边，想跟我诉说他所拥有的所有的相机。这可是干活时最糟糕的事情了，尤其是在这么一个旅游圣地。我用胳膊将他拱到悬崖的下边。当然，我在开玩笑，不过我当时真的想这么做。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晚上 8 点，十二门徒岩（The Twelve Apostles），澳大利亚维多利亚（Victoria, Australia），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

太阳已经落到西边地平线以下，天空呈现出和新斯科舍的清晨一样的粉色——橙色条状云的翻版，只是今晚还有一轮银色的月牙。在很远的地方，一群企鹅蹒跚地爬上了岸。这是多么美妙的夜晚呀！不过，有一点要提醒我的澳大利亚朋友，那些岩石，代表了 12 个门徒？难道没人会数数吗？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70mm 镜头

晚上 9 点，内图诺广场（Piazza del Nettuno），意大利艾米利亚 - 罗马涅（Emilia-Romagna, Italy），博洛尼亚（Bologna）

天黑了，广场周围的灯陆续点亮了。天空中仍然有足够的光来和人造光完美地平衡。夜景摄影中总会有 10 到 15 分钟的时间得到这种完美的平衡；如果太晚了，天空就完全黑了。我记得拍摄这幅照片是因为右边的雕塑的影子。我的几个朋友在画面左边创意地被虚化了，拍完这幅我们就离开了。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mm 移轴镜头

运动

“模糊，还是不模糊？这是一个问题。”

生活看起来总是有点模糊。可能我们现在都喜欢放慢速度去做事，但真正做时又不得不加快速度，所以整个世界也是这样了。海浪拍打着海岸、树因风而倾斜、云在天空飘过、鸟在飞舞、树叶从树上飘落、草丛在风中摇曳、水上有涟漪、风刮着、羊群吃着草、人在走路、太阳在升起——这个世界太繁忙了。摄影师在某种程度上要传达这种运动，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太枯燥无味了。

摄影师有一个选择：模糊，还是不模糊？这是一个问题。用高速快门，我们能凝固住所有的运动，或者用慢速快门，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有点模糊了；周围世界旋转的时候，将相机锁定在三脚架上，或者让相机自己也动起来。如果是后者，快门速度越慢，图像就越显得超现实主义，甚至显得像印象派了。我用运动来表现速度，或者用来强调市场或街道的繁忙。

运动的多少取决于快门速度，主题运动的速度和追踪的程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最好通过试验和失败来完善它。通常，在拍摄一个骑过荷兰小道的骑车人来说，我会用 1/8 秒的速度。当然，用数码相机拍摄

利泽德半岛（Lizard Peninsula）的黄昏，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England）

这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我正在一次 8 分钟的曝光的中央数着数，海浪拍打着我的脚。潮汐开始了，拍完这幅照片后我不得不收拾东西向海滩的上面走，以免相机被海水侵蚀。风险真大，只需一个大浪，几千英镑的设备就会变成历史。我用中性灰镜来延长曝光时间，水面上有运动，天空的云也不停地从大西洋那边过来。光线也变得冷调、灰色了，正在下落的太阳不时的撕开西方的天空，发射一些天堂的光线。静止的像雕塑一样的岩石和远处的船强调了大海和天空中的运动。站在那里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场景和最后得到的照片上的景象完全不一样，但这都是开发一个摄影师洞察力的一部分，而天堂光总是能帮上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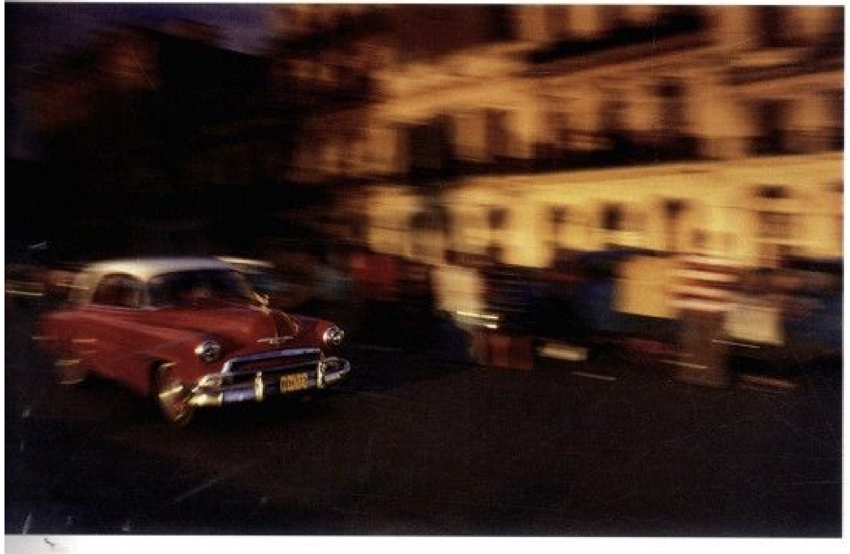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街景，越南河内（Hanoi, Vietnam）

河内的小巷充满了超载的自行车、小贩的货摊和戴着锥形帽的妇女——让人兴奋不已。我花了好几天用摇拍和手持快拍的方式来记录这种混乱，陶醉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戴着帽子拿着装满产品的篮子的妇女是这个时候的象征性影像，而河内的忙碌又只能用运动来传达。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中，推着花和担着蔬菜的女士，相机和我。她们从我前面通过，我赶紧在后面从很近的地方拍几张，如果她们注意到我的话，她们就会呆呆地待在那里了。没有清晰的地方，但模糊产生了一种印象派的感觉。在这里，背景的干扰被奇妙的柔和的模糊所代替，这可是在我喝一两杯啤酒之前呀。

·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几张试拍来仔细的调整运动的模糊程度。但是，无论使用胶卷还是数码对这种有用的技术进行试验，并记住在可以控制条件下的结果所花费的这些时间和精力都是很值得的。10 次中有 9 次在我的画框中有什么东西在动，我通常会用最大的长度来强调这些运动。我用最小的光圈，然后用中性灰度滤镜来尽可能地降低曝光的速度。我用了很多时间来等待一阵风把前景的草丛吹动，或者 1% 的浪在岩石上击碎——更多的等待，就像仍然不够那样。在风光中，运动能增加气氛和兴趣。而在街道的场景中，还能掩饰难看的细节。街上的垃圾都变成明亮的色彩条，那些烦人的广告牌和生活中其他烦人的东西也是一样。强调运动是摄影师武器库中另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是制造照片的一个有力的元素。



急驰而过的汽车，古巴哈瓦那（Havana, Cuba）

在古巴众多的象征性东西中，20 世纪 50 年代的小轿车最具代表性。哈瓦那老城的另一面就是正在逐渐消失的优雅的殖民地建筑，虽然有些陈旧，但却很有气氛。我想将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得到一幅让人一看就说"这是古巴"的照片。但问题是，当我走进老哈瓦那时，我发现它大多数情况下很不好，难看的电缆、垃圾、肮脏的流浪狗，还有许多游客。所以，我要用摇拍，运动会在传达街道的忙碌的同时，还能丢掉一些不好的东西。我在城里到处走，躲开拉皮条的和妓女的纠缠，去寻找合适的建筑物，那些在灯光下模糊时会好看的建筑物。现在，我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辆老式别克汽车在一栋被柔和金色光线照射的建筑物前通过。平滑的摇拍是关键——这需要一些实践。

· Nikon F5 相机，24–70mm 镜头

第 2 部分：环境

每种不同的环境都会给摄影师不同的挑战，无论是用光和构图的方法还是如何能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方。雨林中的光线和沙漠中清晨的光线完全不一样，每个特殊的环境都会给摄影师带来不同的机会和麻烦。摄影本身经常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如何去做，如何坚持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当所有的好事都到了你的眼前，例如当快门打开的同时眼看着清晨粉色的光芒亲吻安纳布尔纳峰时，则没有什么能够比这样更美好的了。

亚历桑德拉峡湾（Alexandra Fjord），加拿大北极地区（Canadian Arctic），努纳武特地区（Nunavut），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沿着印加人的脚印

在清晨的冷光中，我碰到了 Marina，一个年轻的牧羊女，她正在高高的圣谷（the Sacred Valley）的大草原上独自照看她的羊群。我们聊了一会儿，完全没有被我们的语言隔阂而限制住。我的西班牙语很差，但却一点也不影响我们交流，因为她是盖丘亚族人（Quechua），是印加人的嫡传后代。类似这样的相遇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洗礼。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库斯科（Cusco）、高耸的安第斯山（Andes），这些都让这次旅行成为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但对我来说，Marina 就是秘鲁的脸。

马丘比丘（Machu Picc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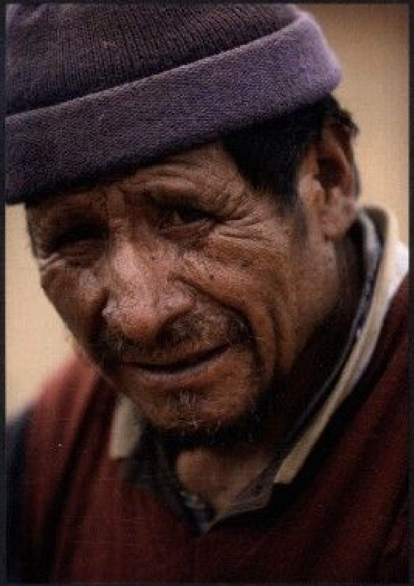
马拉斯（Marras）附近雾中的盖丘亚（Quechua）妇女

秦瑟罗市场，库斯科附近

秦瑟罗（Chincerro）市场里的妇女，库斯科（Cusco）附近

Marina，一个盖丘亚牧羊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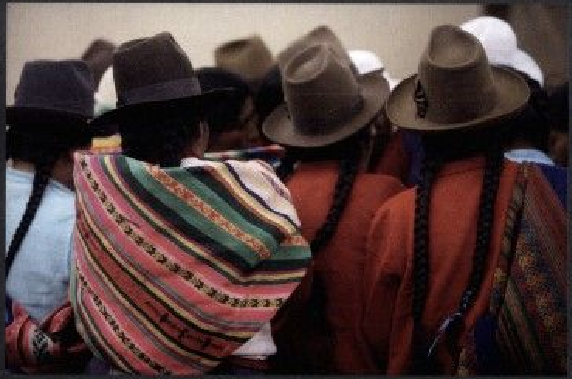
秦瑟罗（Chincerro）附近圣谷上面的农田，库斯科附近



秦瑟罗的农夫

孩子们，库斯科附近，秦瑟罗

秦瑟罗市场上的盖丘亚妇女，库斯科附近



戴着帽子梳着双辫的妇女们，库斯科附近的秦瑟罗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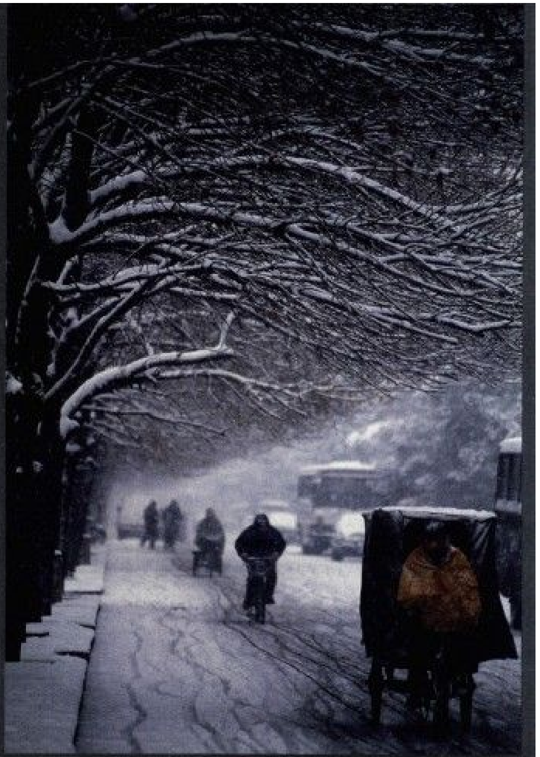
圣谷上面的农田，后面是安第斯山脉（Andes）的乌鲁班巴科迪勒拉山（the Urubamba Cordillera）

广场上的老妇人，圣谷，披萨克（Pisac）

晨雾中背着孩子锄地的妇女，马拉斯，潘帕斯莫霍（Pampasmojo）

通往中甸的路

怎么来描述中国呢？面积很大，人口众多。在那里生活是一种挑战。但对摄影师来说却是充满了诱惑：令人神往、宏伟的规模、迥异的风光、喧闹的街道、繁忙的市场、现代化的城市和广阔的农村，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


雪中的人力三轮车，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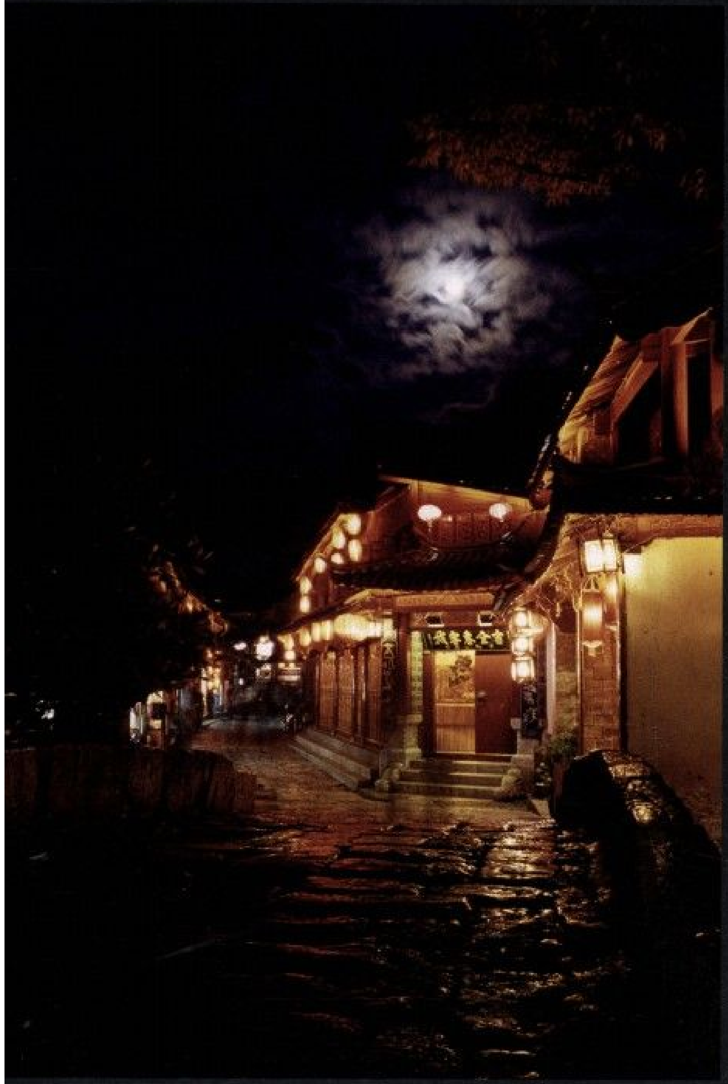
长城

天安门广场前的骑车人，北京

正在晾晒的粉丝中玩耍的孩子们，云南省

雪中的皇宫（紫禁城），北京

瓦色市集，云南省大理附近，洱海



夜色中的丽江大石桥，云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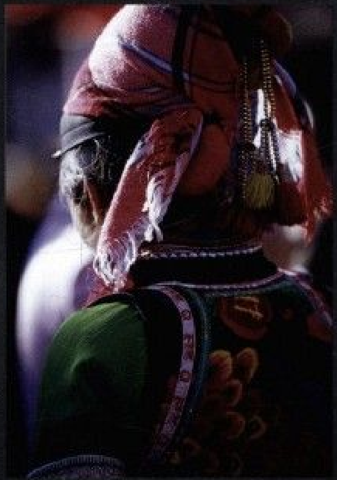
穿着传统服饰的白族妇女，云南省大理附近，洱海

纳西族妇女，云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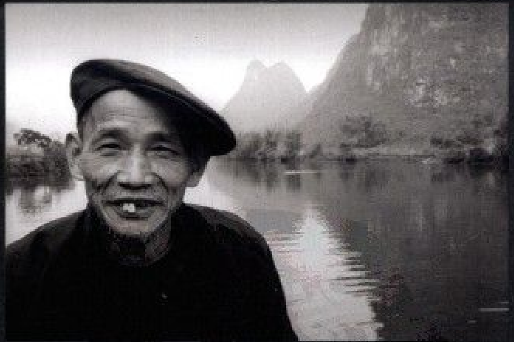
中甸城外的松赞林寺和经幡，云南省

漓江，广西阳朔附近

瓦色市集，云南省大理附近，洱海



白族妇女头饰细节，瓦色市集
云南省大理附近，洱海



农夫，广西漓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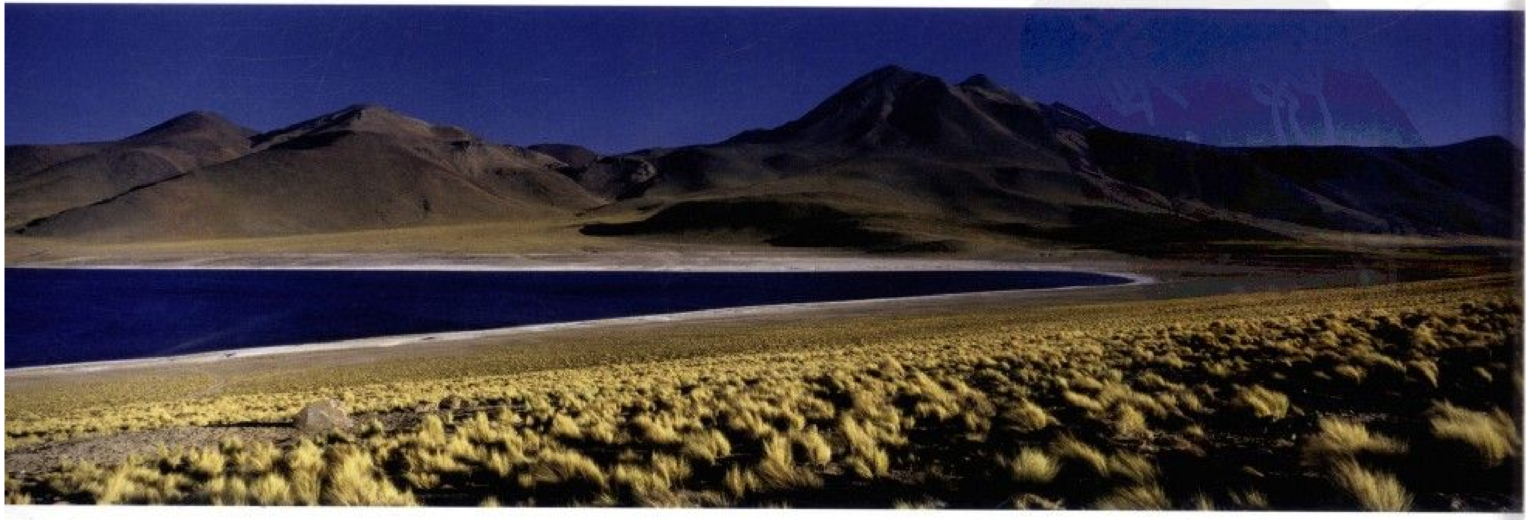
白族姑娘，云南省大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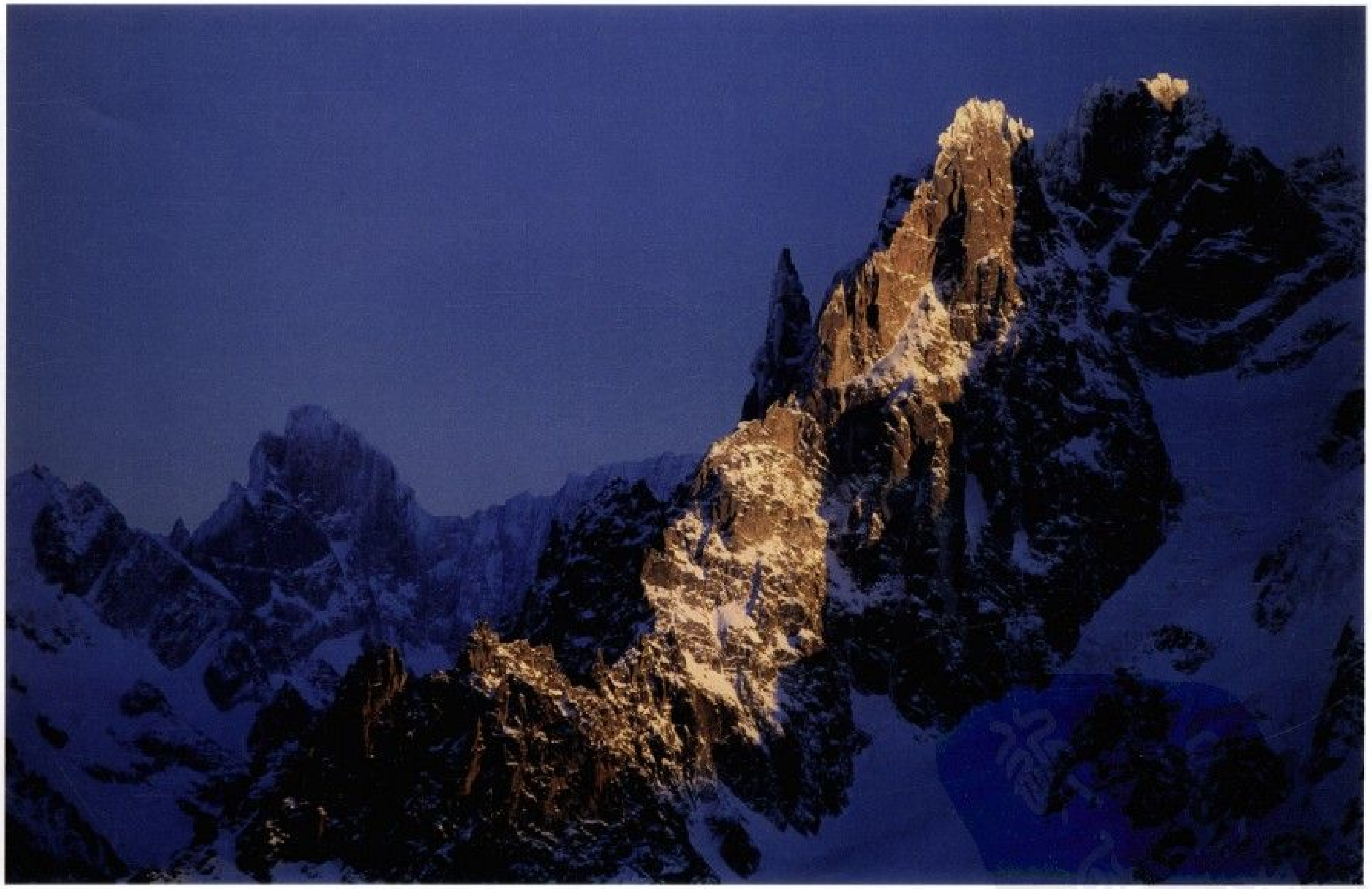
岩石

不可否认，所有摄影师都会被大山所吸引，这并不奇怪，因为大山能提供这个星球上最具戏剧性的风光。把摄影先放在一边，单单在清晨，站在高峰上看着整个世界在下面慢慢清晰地显现出来就是一种打动心灵最深处的体验。但要这种体验只能在艰苦的环境中才能得到。

如何才能到达需要到达的地点是需要技巧的。我们可以驾车走山路，或者搭乘缆车，但是这取决于我们到底要到哪里，不一会儿我们就可能需要步行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将设备搬到山上是工作的一部分，可能是这个原因，我在成为摄影师后矮了5cm。一个拍摄大山的摄影师，首先而且必须先是一个登山者，愿意而且能够处理所有与天气和地形有关的极端事件。但是登山者只关注一件事——线路，而我们摄影师也是只注意一件事——拍照。为了山顶上那个终极的影像，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位置对后勤保障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包括在稀薄的空气中露营几个晚上。要做出在背包里装什么东西的决定也是很难的，是再多带一个镜头还是多带点食物？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希望将我的全景相机和90mm与180mm的镜头一起带上高高的山顶，还有我的整套数码单反系统，从15mm到400mm的镜头，但这是不现实的，除非我有一队夏尔巴人（Sherpas）在身边支持我。通常我会带两件或三件物品，全部让我早已汗湿的后背来承担。在喜马拉雅山，我确实雇佣了挑夫，让我很奢侈地带上了所有的东西。但一般来说，在高山上工





冬季的勃朗峰（Mont Blanc），法国上萨瓦（Haute-Savoie，France），沙莫尼山谷上方的勒布勒文特（Le Brévent，above Chamonix）

落日的最后一缕光线在这个冬季的傍晚照到了锯齿般的勃朗峰。这里我耍了点小聪明，不是爬上来的，而是坐缆车直接到了勒布勒文特，这样我就能欣赏到阿尔卑斯山靠近法国这边的广阔风光了。

· Nikon F5, 70-200mm 镜头

米斯堪地湖和塞罗米尼克斯山（Laguna Miscanti and Cerro Miñiques），智利安第斯山脉（The Andes, Chile）

我们在米斯堪地湖宿营，它位于阿塔卡马沙漠上方安第斯山脉智利的部分。这里的山很干，就像骨头一样，空气也非常稀薄，使得这里的银河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通常，拍摄像这样的照片，我都会用一个偏振镜来加重天空的蓝色，但这里天空是如此干净，我根本用不着偏振镜。通常，我还不喜欢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因为看起来很枯燥，但这里根本就没有云。这是一幅最基本的照片，和环境非常一致。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作意味着必须轻装。事实上，带上所有的设备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会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压垮一个人。摄影师应该很愉快很轻松地到达目的地，而不是像劳工一样受尽磨难。如果光线和现场足够戏剧化，那么经典的带着中焦变焦镜头的单反就足够了。通常，我会带着我的碳素三脚架、数码单反和仅仅两个镜头，一个 24-70mm，一个 70-200mm，再加上其他一些小东西：快门线、偏振镜、中灰渐变镜和很关键的设备——备用电池。在高高的山巅，可以感受到世界在你脚下，这可不是相机没电、缺少附件的好地方。再加上登山的一些必备品：衣服、食品、水、头灯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自己负担。但是所有这些与眼睛比起来都不是重要的，它们要不断地搜索，观察光线，考虑透视，还要在脑子里设想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这些高耸的山峰会是什么样子。

但拍摄大山不一定总是这么极端。事实上，山顶我总觉得是一个被高估了的地方：荒凉、狂风肆虐、经常被浓雾所覆盖。阿尔卑斯山的某些最漂亮的照片所展现的是葱翠的河谷上耸立的白雪皑皑的山峰，二者的重叠强调了山的比例。没有一个摄影师能够抵抗山峰反射在冰川湖中的景象的诱惑。大山的文化是我见到过的最具活力，最有色彩的文化之一。

从南针峰（Aiguille du Midi）看阿尔卑斯山，法国上萨瓦（Haute-Savoie, France），沙莫尼山谷（Chamonix）附近，勃朗峰（Mont Blanc）

沙莫尼山谷覆盖着一层雾，但在南针峰这里却是一个可以看到远处马特峰（Matterhorn）的冬季晴空。我在这里已经等了一个星期才等到这样的条件。为此我得了重感冒，并且在这次登山后转成了肺炎。但是，眼前的景色多么壮观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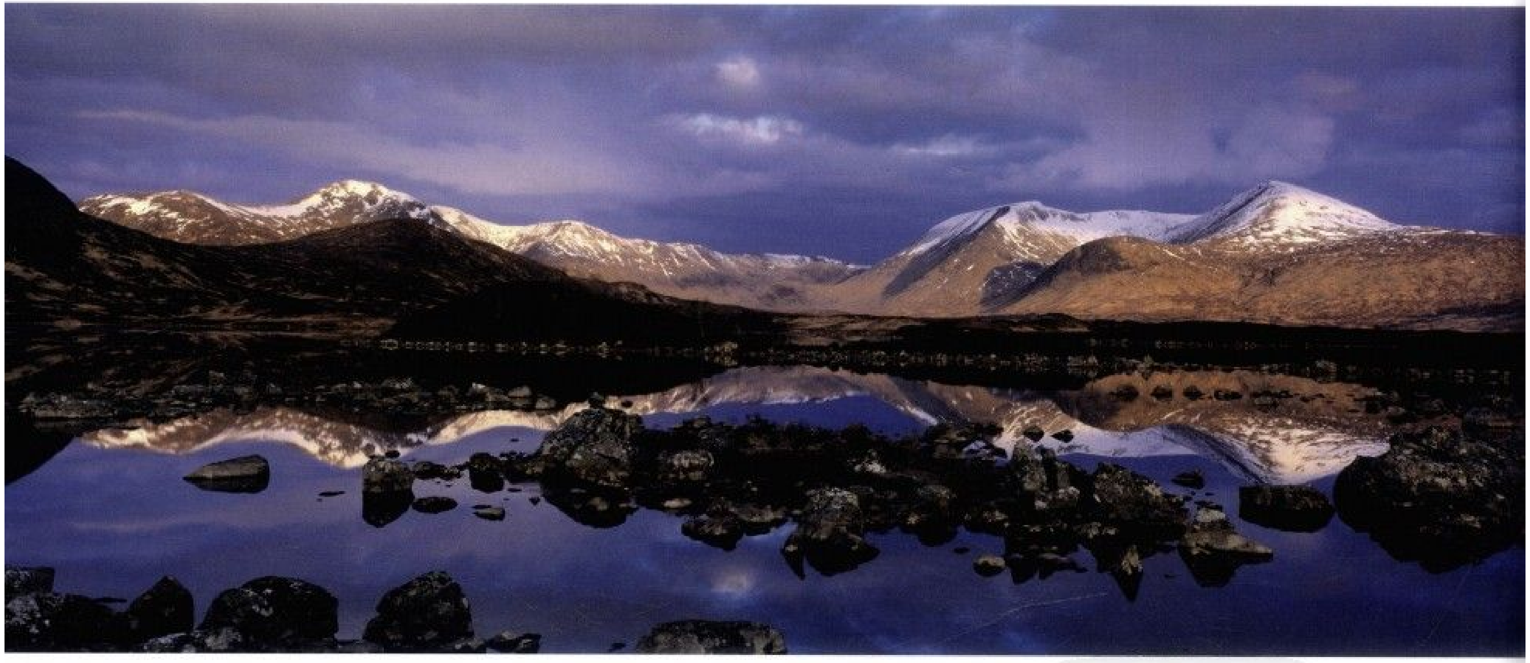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法萨谷（Val di Fassa），意大利特伦蒂诺 - 上阿迪杰（Trentino-Alto Adige, Italy），多洛米蒂山（Dolomites）

我第一次到多洛米蒂山时没有看到任何山，它们躲在了厚厚的低云里了，我一张照片也没拍就撤退到了奥地利。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做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和反复无常的天气打交道是最闹心的事情之一，而山区的天气则更是难测。我是第二次到这个意大利最好的山区来，这次比上次幸运多了，在法萨谷花了一天找到了这个拍摄地点。坚持就得到了回报。

· Nikon F5 相机，24-70mm 镜头

“拍摄大山的摄影师，首先而且必须先是一名登山者，愿意而且能够处理所有与天气和地形有关的极端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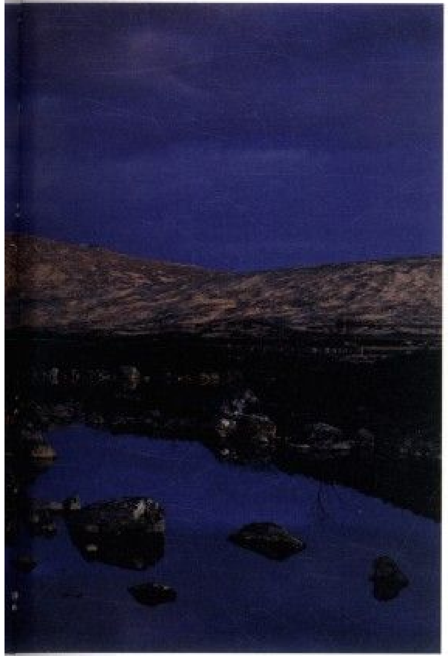


在尼泊尔登山，不光是要看那些宏大的山景；那里的人民和他们所生活的那些在喜马拉雅山阴影中的村庄，让我不停地按动着快门。而那些生活在高高的安第斯山中的印加人的嫡传后代——盖丘亚人的色彩和面孔，人们只能亲眼看到才能感受。

马西森湖（Lake Matheson）的晨曦，新西兰南岛（South Island, New Zealand），韦斯特兰国家公园（Westland National Park），福克斯冰川（Fox Glacier）附近

有时，从远处看山才是最美的。凌晨，在湖边，南阿尔卑斯山倒映在静静的水面上。我正在拍摄自然界的和谐，结果来了一队吵吵嚷嚷的背包客，把情绪全部都破坏了。真是一群没有教养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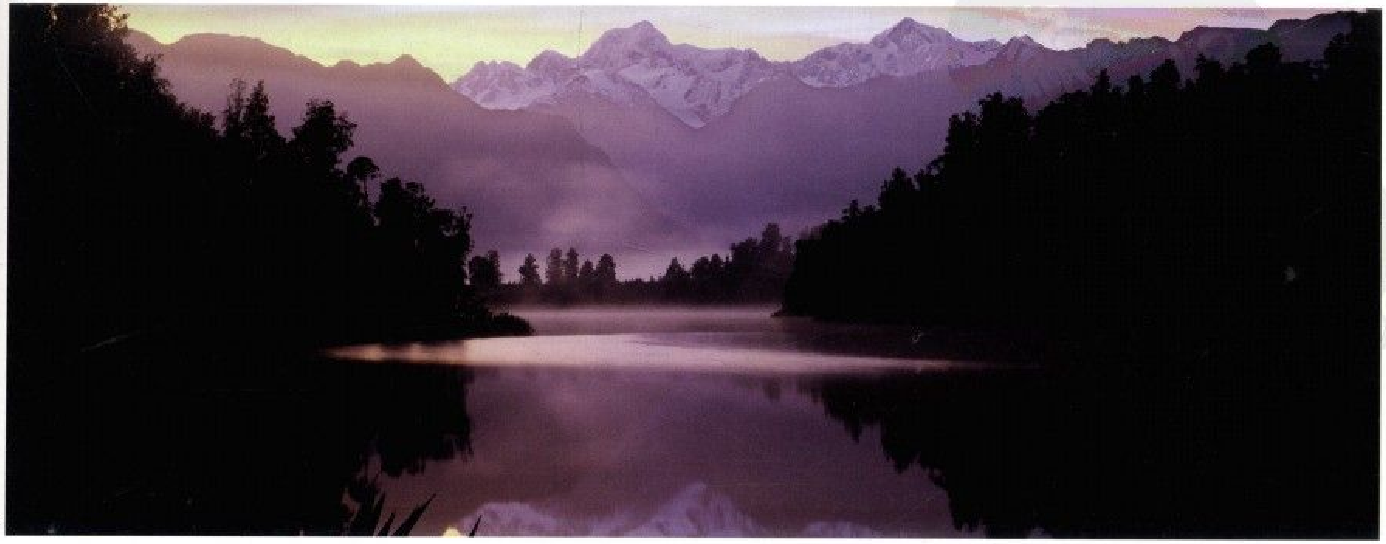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纳哈克莱斯湖（Lochan na h–Achlaise）和布莱克山（the Black Mount），苏格兰高地（Highlands, Scotland），兰诺赫高地（Rannoch Moor）

就高度来说，苏格兰高地根本无法跟喜马拉雅山、落基山、阿尔卑斯山或安第斯山相比。但海拔并不重要，单就风光来说，苏格兰可算是独一无二了。北面来的低角度光线、戏剧性的天气以及丰富的山峦和海岸与湖泊的结合，即使气候不可预知，也让它成为风光摄影师心中的圣地。这里我第一次被摄影之虫咬住，改变了我的一生。在这里拍摄，耐心是必须的，要知道我有过很多次毫无结果的旅行，在格伦科（Glencoe）宿营，听着雨打在帐篷上的声音，这足够让你赶紧来一口威士忌了。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尼泊尔，博克拉（Pokhara，Nepal）

喜马拉雅山的山峰从湖边的迷雾中升起，高不可及。今天我们休息，在经过了加德满都的幸福时光和几天的重新修整后，现在到了该去做我们已经在多塞特酒店里谈论过几小时的事情了，安纳布尔纳之行。昨天，我们认识了Lil，他将作为我们这几天的向导和挑夫。我给他看我们的背包时有一点点负罪感，我希望他能帮我们背着它。Lil只有大概1.52米高，只比我们那个装满着生活用品的包稍微高一点点，他每天背着它只能挣5美元。他自己的东西装在一个比我的腰包还要小的包裹里，那里有他在高山中几周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

几天以后，我们还在攀登着另一个没有尽头的大山。喜马拉雅山太大了。这是一次很丢人的经历，当我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登上这几天里第3个457米的高度时，一个八九十岁的老者却脚步轻盈地从我身

邮电

边走过，难怪廓尔喀人那么健康呢。我背着所有的摄影器材，Wendy 背着一个装着日用品的背包，而 Lil 则背着一个“厨房”，Lil 和我一直在玩一个猜猜有多高的游戏，我有一个带高度计的手表，而他一直确信我在骗他，其实，我没有，确实没有骗他多少。向下，陡峭的山脊下的山谷和远处不可及的村庄看起来惊心动魄。这时候，我哪里都不愿意去了。

我们正在跋涉去往上面的一个叫做哥立潘尼（Ghorepani）的村庄，在那里，我们将宿营几日，因为从那里往上的风景听起来非常棒，我们已经远离道路好久了，但这一段古路上还是显得相当的繁忙，不少的挑夫、毛驴队和各种各样的步行者一直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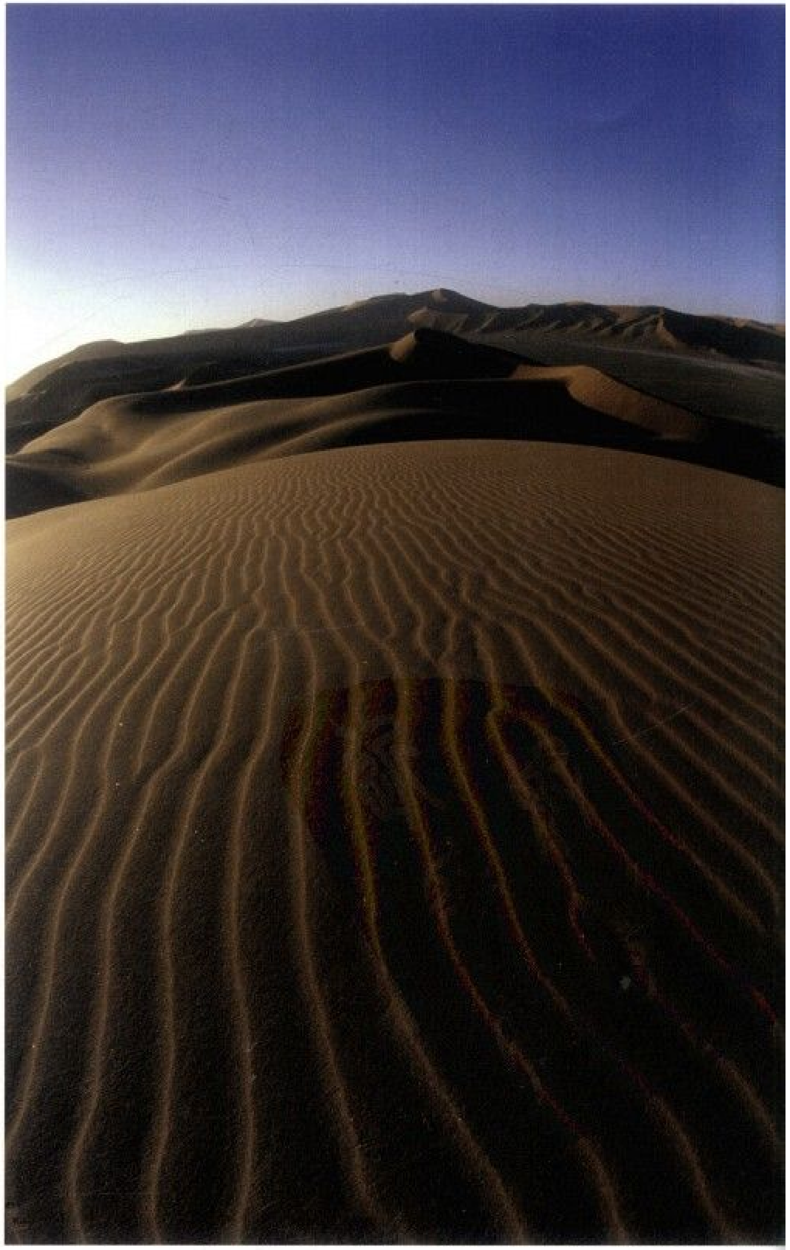
这次旅行我的设备包括两台单反和 4 个 200mm 的镜头，还有一个带着 105mm 镜头的全景，它们全都装在一个带着双肩背带的摄影包中，这样背着这么重的东西并不觉得很重。还有一个碳素三脚架别在背包上，它很轻巧，但我仍然怀念我通常使用的高大、稳固的老伙伴。但三脚架的选择总是需要妥协，当交通工具只是你自己的脚时，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上。现在，在初冬的季节，在这么高的地方，夜间温度下降很快，电池的电量是个问题。我的 F5 里和点测光表里都装着锂电池还有几套备用的。这一路任何一个村庄都没有电可以充。

第二天凌晨 5 点，我们又要向上爬了，这次靠着我们头灯上的亮光。在稀薄的空气中，我的呼吸好多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东方，第一缕粉色的光线染亮天空。在我们的后面，我知道黑暗中是巨大的安纳布尔纳峰，世界上少有的几个 8000 千米以上的高峰之一。当我感觉到今天的照片可能是这次旅行中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照片时，我的脚步加快了。登到了山顶，我边喘气边回头看，安纳布尔纳峰正在从云层中升起，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瞥。在我努力地架起三脚架前我又多看了几秒钟。用我那冰冷的双手将滤镜装在镜头前很困难，我注意到天空正在变亮。我走了这么远，爬了这么高，可不想错过日出。太阳从下面的山峰上升了起来，点亮了安纳布尔纳峰那白雪覆盖的山坡。拍，过片，检查。天啊……滤镜上起雾了。擦净。对着环绕着山底部的云再点测一次。重新设置曝光，Wendy 的工作就是擦滤镜，拍完一幅滤镜就起雾。再多拍几张，用包围曝光，上卷，再检查。云起来了，挡住了山峰。完事了，总共大概不超过 3 分钟。

一周以后，我们和几个法国登山者慢慢地从安纳布尔纳营地向下去甘德鲁克（Ghandruk），一路上聊着食品。我们这个小小的 3 人摄影小队都在忍着饥饿向前走。尼泊尔人吃的是一种叫豆汤饭（Dhal Bhat）的食品，一种素咖喱加上米饭，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但是，我不得不说，经过 3 周，每天都吃这东西，我现在愿意为了一个熏肉三明治而出卖我的灵魂。尼泊尔成了我们的经典之旅。就摄影来说，也不光是大山的景象，那里的人们和乡村生活也非常独特。Lil 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真正的明星，从来都不抱怨。

沙

摄影师们发现，在这个地球上除了沙漠外，只有很少的其他环境元素让他们难以拒绝。风吹皱的沙漠画面是经典的沙丘照，令人难以忘怀。一天中第一缕或最后一缕阳光照射出来的沙海、沙丘清晰的线条和阴影简直就是摄影涅槃。但除了沙丘外，沙漠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沙漠的纹理和图案非常吸引人，代表着所有生物的细小的沙子让人们知道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如果仔细寻找，我们可以发现美妙的野生动物和植物，让我们惊异于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每次回到沙漠，我们都能看到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迷人的纯粹的环境，每天，流沙会抹去所有过去的痕迹而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世界。沙漠也不光是沙子，它还经常是由风和水所塑造出的像岩石状般的一道风光。



鱼眼镜头里的纳米布沙漠（Namib Desert），纳米比亚（Namibia）

我必须非常小心，不能让我的三脚架的腿出现在照片中。180° 的视角强调了前景中沙丘的纹理，和鱼眼镜头的强烈的桶形畸变一起，它们产生了一种图形图像。这种效果并不经常奏效，经常会使用过度，但这个镜头却是我不愿意失去的。

· Nikon F5 相机，16mm 鱼眼镜头

莫纽门特谷（Monument Valley），
美国犹他（Utah，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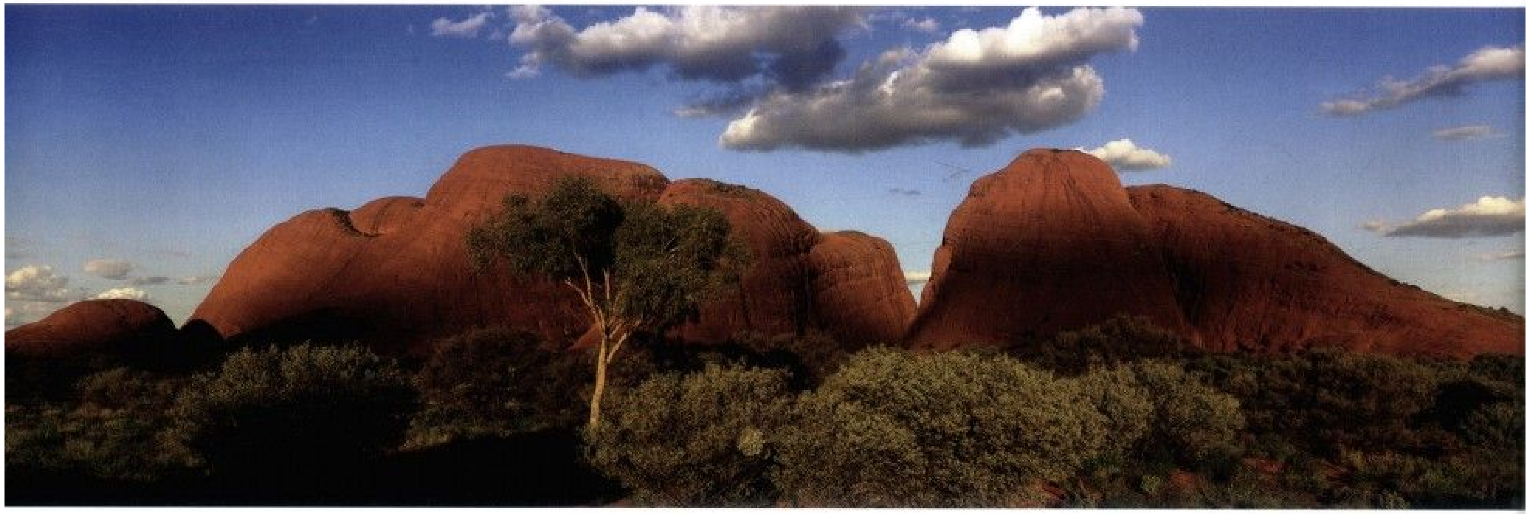
我刚到这里，这个场景太像那些西部片里的场景里，我有点盼着约翰·维恩①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②在我眼前骑着马路过。美国西南部的风光非常有戏剧性，但却被安塞尔·亚当斯的门徒们广泛地拍摄够了。要拍摄出与众不同的照片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但我从来都不应该低估大自然母亲所能给我的多样性。所以，我经常不得不等待数天甚至数周来得到正确的光线，但这次我实在是太幸运了。一场局部的暴风雨席卷了沙漠，在莫纽门特谷的孤峰处下一些雨，这样我就得到了我所能想象的最戏剧性的天空。所以，一个有趣的天空可以创造出来一个风景。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我第一次看到沙漠时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但不得不承认我仍然被它给迷住了。当然，沙漠不是一个能让人长时间待着的地方。有限的水主导着任何事情和任何人，而且任何人都不会愿意在大中午的时候暴露在太阳之下。在任何时候，无论是步行，还是在汽车中，或者骑在骆驼背上，都要带足水。人往往会因为针尖大的一点小事而死亡。在酷热中背负器材登上沙丘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而且不让沙子进入器材是最棘手的问题。无论怎样努力地去避免，沙子总会在摄影包中越积越多。

在沙漠中生活了几周以后，车子和它的内部都被“涂”上了一层灰尘。最终，镜头在对焦时会发生某种奇怪的摩擦声，这种声音对于摄影师来说就像指甲划在黑板上的声音。但我从来都会觉得它们就是干这个的。那些明晃晃，闪亮亮的镜头，毕竟是工具。用它们，别太吝惜它们，当然每次当摄影师回来时，都要将它们送到专业的地方进行维护。

① John Wayne，好莱坞著名西部片演员。——译者注
② Clint Eastwood，好莱坞著名西部片演员。——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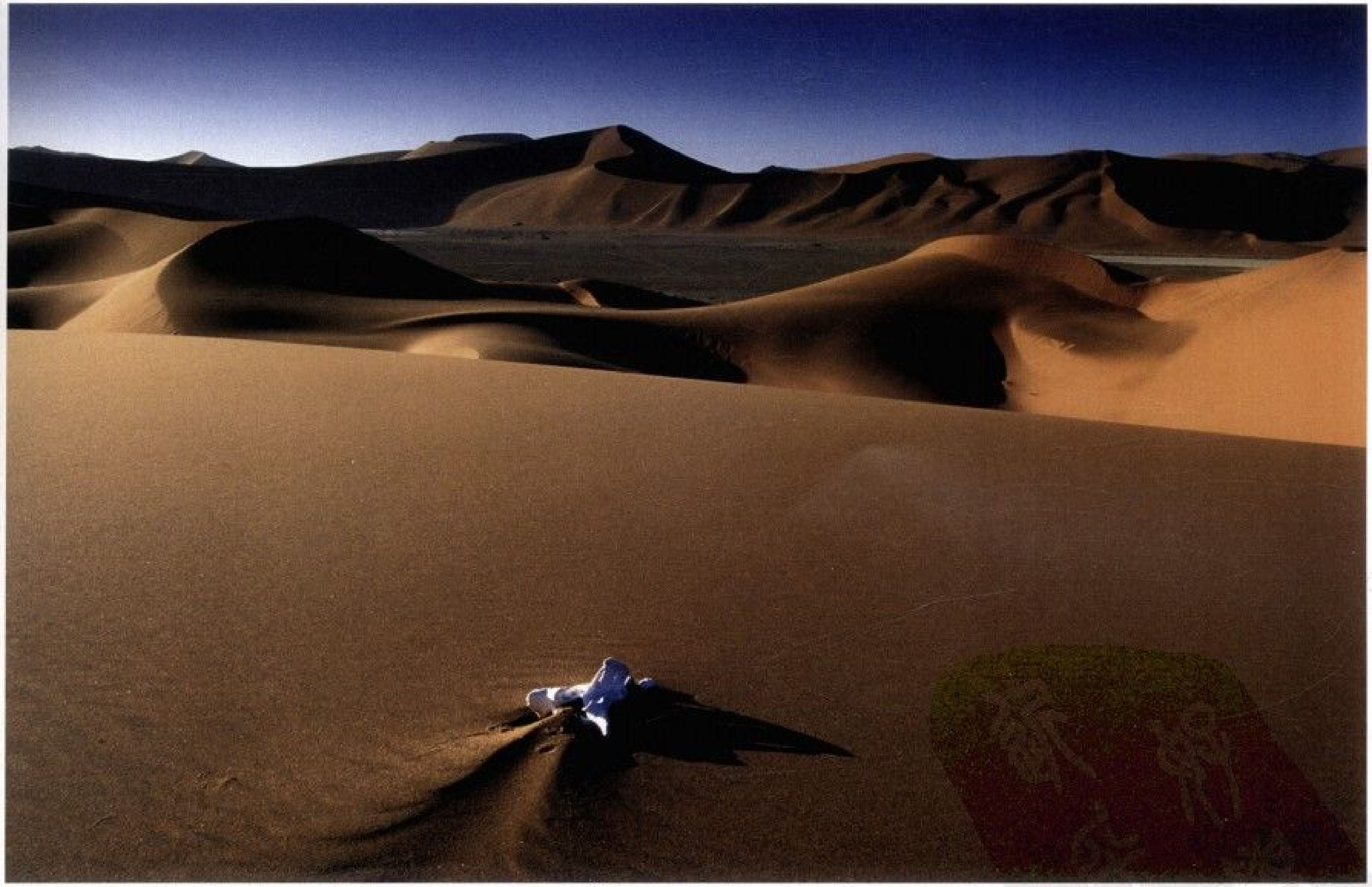
奥尔加斯石阵（The Olgas），澳大利亚北部地区（Northern Territory，Australia），卡塔朱塔（Kata Tjuta）

澳大利亚的红色中心（Australia's Red Centre）：无穷无尽的千灌木、桉树、会跳的小动物们、大片的红色岩石、澳洲棘蜥（Thorny Devils）和苍蝇。哦，提到那些苍蝇我就很难想象那些原住民怎么能在这里生存下来，那些苍蝇想钻进人的眼睛、鼻子、耳朵和嘴里，我恨极了它们，用我身上所有的纤维制品来阻止它们。而且，我觉得这里可能是我所待过的最热的地方。我们在附近宿营，这次没有别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户外生活，我们更想待在一个远离苍蝇和酷暑的地方，但当地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所以，只能这样了。但为了艺术，不得不做出牺牲，而且即使有上面说的那些问题，这次经历还是令我难忘。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沙漠是大自然最基本的环境之一。对摄影来说，沙漠是无法拒绝的。无论是纳米布沙漠的大面积沙丘，还是犹他岩石，它们都有由风和水形成的奇妙、美丽的形状组成的风景。有时，空无一物甚至更引人注目。在这个平整的，看起来没有任何东西的空空的风景前，太阳的光线在最终落到地平线前没有受到任何东西的阻碍。

在这样的风景中，一个单独的东西，如一块岩石、一株树或者哪怕一条路，都能成为一个戏剧性的图标，用来强调在无边的天空下的孤独和空旷。在这种情况下，有着极端焦距的镜头可以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无论是广角还是超长焦镜头都是如此。但对我来说，沙漠是拍摄全景的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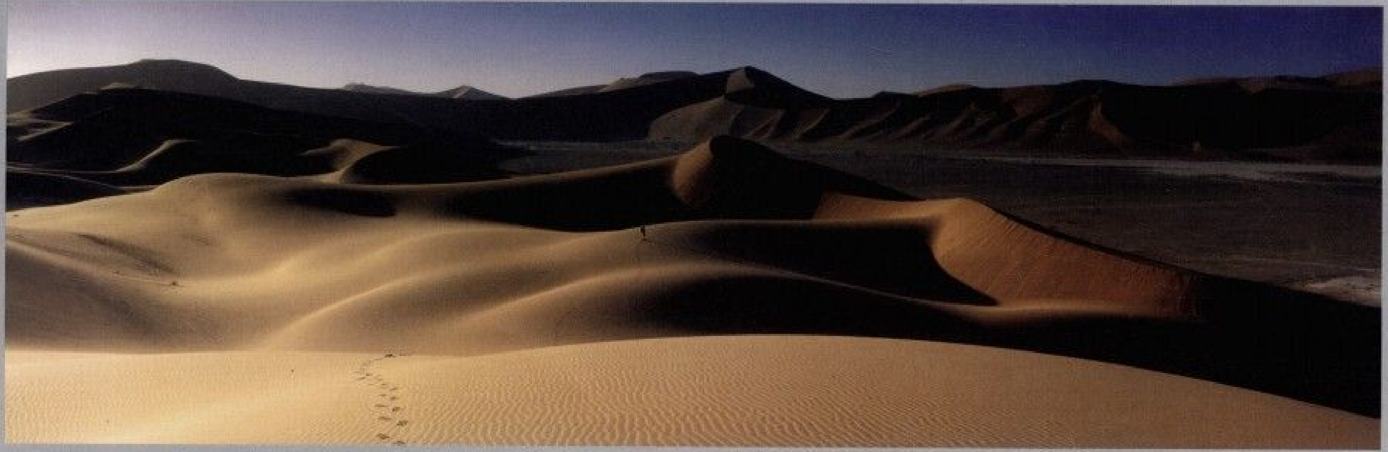
羚羊脊骨，纳米比亚纳米布沙漠（Namib Dessert，Namibia）

在沙漠中没有树和其他物体来显示比例，意味着要用人，或像在这里，用动物的骨骼来体现比例，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表现图像深度的方式。我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进入画面，让我的脚打破了这个原始、质朴的场景。

· Nikon F5 相机，20–35mm 镜头

"一个单独的东西能成为一个戏剧性的图标，用来强调在无边的天空下的孤独和空旷。"

纳米布沙漠，纳米比亚



凌晨 3 点 30 分

我们在黑暗中从帐篷里爬出来，眼睛迷迷糊糊地注视着头顶上悬挂着的由星星织成的毯子。事实上，那里有一个完全透明的天空，看起来这里从来就没有过云。

凌晨 4 点

我们驾驶着四驱车行进在满是车辙的肮脏的路上，前面的目标是纳米布沙漠国家公园（Namib Desert National Park），睁大眼睛注意着是否有任何可能闯入我们路线的野生动物。路边被遗弃的古怪的坏车说明这里并不安全。从这里到大沙丘（the Big Dune）要开车 90 分钟，而我们今天要走 4 趟。

凌晨 5 点 20 分

最后一段只能走四驱车，在清晨的半光中，丰田车在柔软的沙中蠕动着，引擎艰难的工作着，这是真正的男孩报[①]的故事，我太喜欢了。

凌晨 5 点 40 分

我们开始步行了，正在爬上一个大沙丘，三脚架被我扛在肩上。进两步，退一步，我的进展看起来不大，因为东边的天空越来越亮了。

凌晨 6 点

气喘吁吁，我终于登上了沙丘的顶部。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沙海。我们昨天到过那里，寻找拍摄地点，但在凌晨清新的光线下，这里成了一个更戏剧性的景象。匆忙中，我像一个喝醉了的风笛吹奏员一样和三脚架的腿进行着搏斗，最后我征服了它。将相机安放在三脚架上、取景、装滤镜、装快门线、设置光圈、检查焦距、过卷，检查相机的水平，检查相机在三脚架上是否稳固，对沙子进行一次点测光，设置快门速度，查看一下东边的天空。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但快了。再检查一下所有的步骤。

凌晨 6 点 20 分

从我们所处的高处，我们能够看到太阳光漫过沙漠，“画出”风景。就是它了，这就是我们经过努力所要的时刻。再进行一次测光，调整快门速度，拍摄。过卷，按 -1/3 拍摄。过卷，按 +1/3 拍摄。从头再来一遍。再测一次光，光线每次都在增强。从头再来一遍，重新上卷。等等，想想，我怎么才能拍得更好？哦，忘了表现比例了。

早晨 6 点 30 分

Wendy 慢慢进入了画面，一次一步，不能毁了她清晰的脚印。她身背背包，看起来很坚定。我招手让她停下来，让我进行拍摄，让她给这个场景一个大小比例的参照。再测光、曝光，用包围曝光。从头再来一次，重新装卷，再次检查所有设置，再次曝光。

早晨 6 点 40 分

太阳的能量开始燃烧了。我用 35mm 相机也拍了几张，用我的超级相机加上长焦镜头拍摄。效果看起来很棒。

① Boy's Own：英国的一份1879年到1967年间出版的报纸，面向小男孩，内容主要是探险故事。——译者注

上午 9 点
回宿营地。长途驾驶在上午的热浪中令人难受，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露天待在沙漠中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做。

上午 11 点
我坐在宿营地的一个水塘里，不是游泳，而是像河马那样泡在里面，尽力保持凉快。

下午 2 点
我真的想睡一觉，但没遮没挡。帐篷里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炉。所以我还在水塘里，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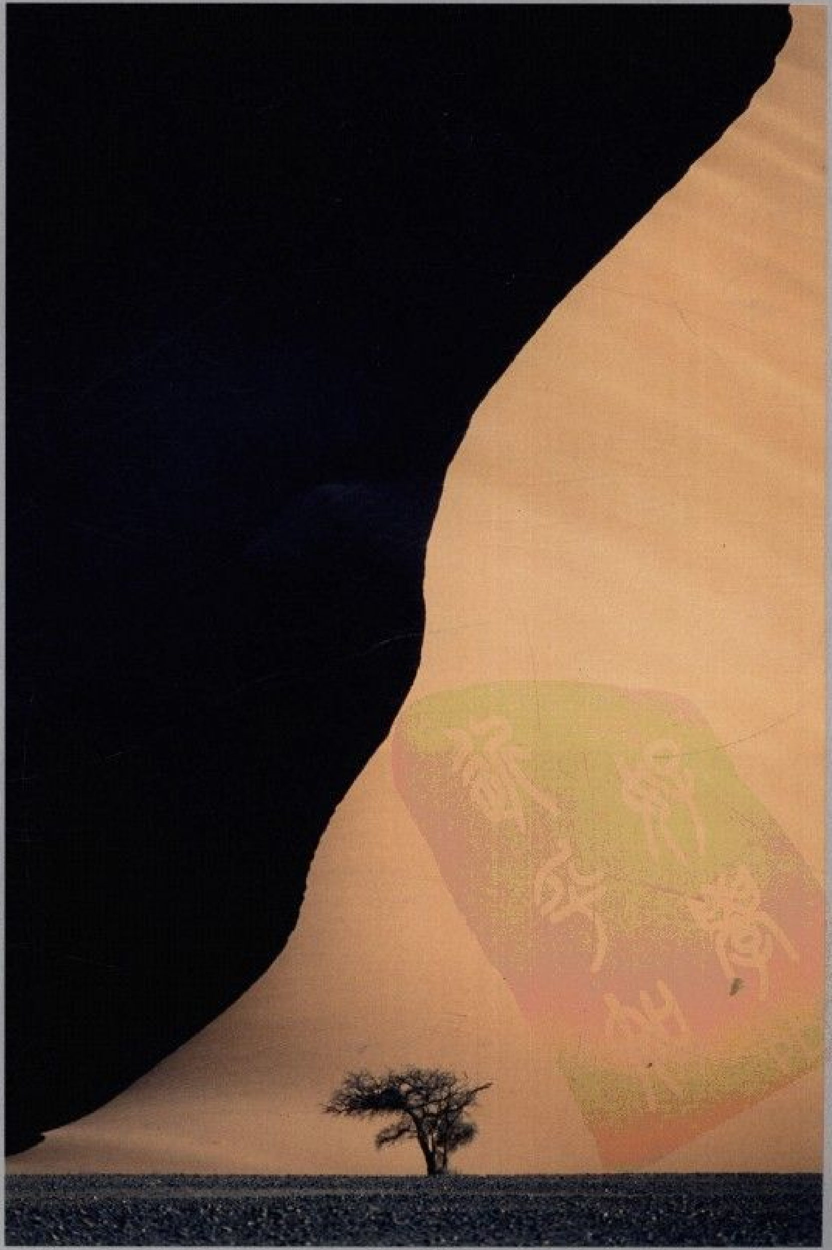
下午 4 点
终于，我们开始检查东西，准备傍晚的拍摄。

下午 4 点 30 分
再次开车上路。对这条路的新鲜感正在开始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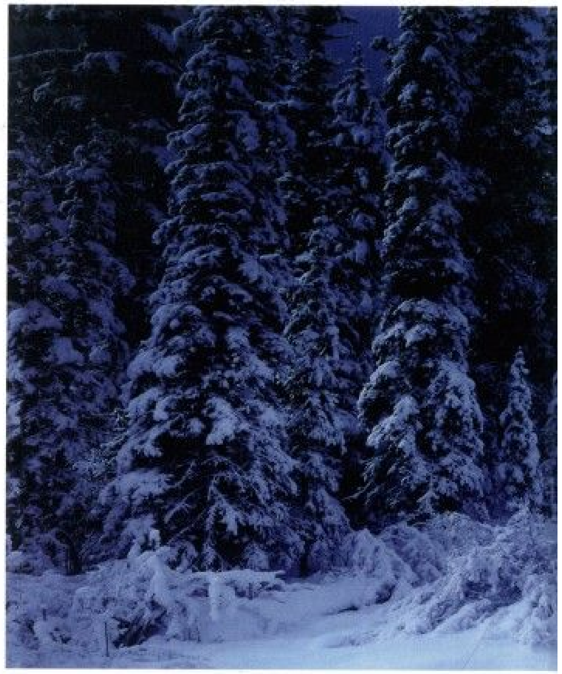
下午 6 点
我正在拍摄一株小树，由于后面的沙丘，它看起来非常矮小。用一个 300mm 的镜头，强调了真实的透视。这是一个很图形化的构图，远处经过了一只羚羊，它是怎么生活的呀？

下午 7 点 30 分
重新上路。在黄昏的光线里，一只鸵鸟跟我们的汽车赛跑，我们不得不停下车。它是在炫耀吗？

晚上 9 点
Wendy 正在帐篷边煮着面，我攥着一听冰凉的啤酒，看着头顶的星星，感觉非常满足。今天好漫长，明天也会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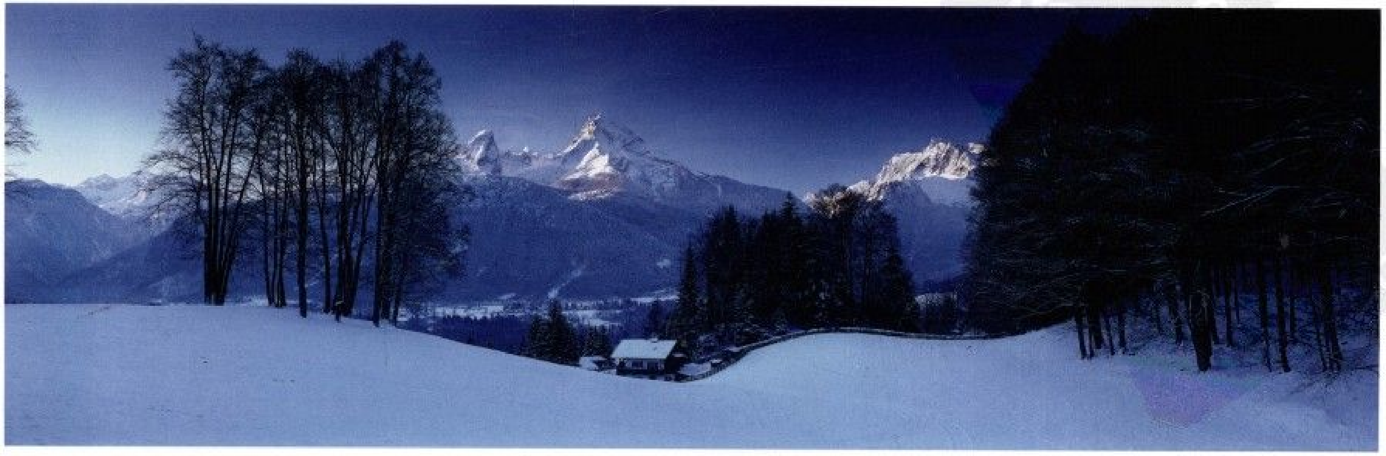


冰



不得不说，在我英格兰西南的老家那边，冬天很不爽。从来都是伴随着灰色、刮风和潮湿。我生长在加拿大，在童年的记忆里，从11月到4月的冬天是一个神奇的季节。我怀念那些新雪在冬天闪亮的光线中挂在树上的雪天，我总是拍不完它们。在安大略我又重新看到了它们；现在每个冬天我都要让眼睛和牙齿享受它们几次。所以，唯一的答案就是到北方去，或者回加拿大。

当然，就像所有其他环境一样，在冬天冰冷的气候中工作会遇到一些特殊的挑战。我不会像老外婆一样提醒你穿得暖和些，如果外出拍摄时不穿暖和会受苦的，因为可能会因为等待曝光的完美条件而长时间不活动。寒冷中电池的消耗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在零下的低温中，标准的碱性电池电量的下降会快得惊人。说具体点，一组AA电池[①]在20℃时大约可以拍摄3000张照片，而在-10℃时，只能拍摄300张。我在冬天时使用锂电池，它们的持续时间要长得多。另外，在等待时，还要时常将相机放在夹克里保暖。对于全景相机来说，这可能不行，因为它很大。由于它是全手动的相机，所以电池不是一个问题，但快门叶片却不喜欢寒冷，有时会被卡住。



① 5号电池。——译者注

“对雪的曝光取决于所要表现表面纹理的多少”

班夫国家公园（Banff National Park），加拿大艾伯塔（Alberta，Canada）

我们在班夫过圣诞节，但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那里没有雪！山坡上是大面积的难看的棕色条纹，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呀？终于，在路易斯湖（Lake Louise）附近的鲍谷（Bow Valley）我发现了一小块地方，树上挂着新雪。只是这个早上，整个区域都处在一团很密的低云下。我站着，等待着光线，脚趾冻得够呛，真希望我买的是一双保暖靴。终于，上面出现了一些蓝色的迹象，落基山也出现在渐渐退去的迷雾中。我用一个0.9中灰渐变镜来平衡阳光照亮的山和前景的曝光。在测光读数上，我在对雪和中距离的树进行交替的点测。对雪，我在显示的曝光基础上打开了1/2到2级。两种不同的方式看起来互相印证，所以数不会差得很远。最后，太阳照亮了所有的云，但我想山顶被照亮的第一个瞬间会更微妙些。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贝希特斯加登（Berctesgarten），德国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Bavarian Alps，Germany）

我浑身是汗地爬上了一座小山，靴子在雪地里吱吱作响。现在，我站着，等待光线，迅速地冷了下来。我心目中的照片是一个很直接的（最好的总是这样的）图像，太阳的第一缕光线照射在山顶上。在周围全是雪地环境里计算曝光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不过找一个中间调的东西进行测光总能奏效。问题是要知道什么是中间调，在这里，我从中距离里（阿尔卑斯山小屋旁的树上）得到了点测光的数据。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艾琳 · 多南城堡（Eilean Donan Castle），苏格兰艾尔什湖（Loch Alsh，Scot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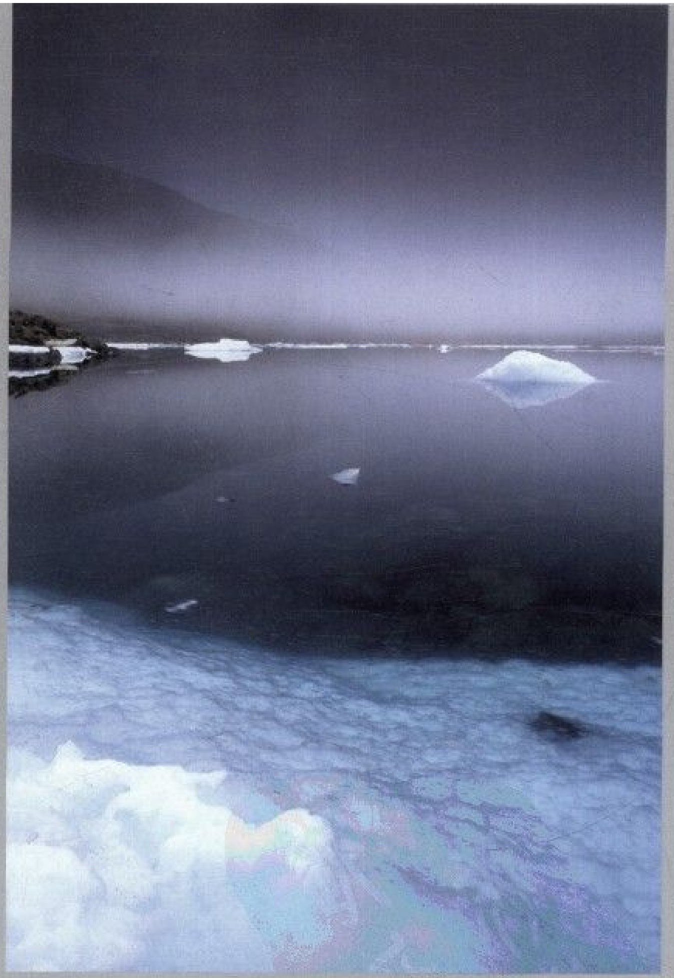
在我们的最后一天，下雪了，苏格兰高地在我们回到南方前给了我们完美的条件。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现在就要从这里开车离开了。我破坏了让生活混乱的最终界限和承诺，让这次离开有必要。当我们从斯凯过桥时，第一缕阳光照亮了艾尔什湖，我们就惊呆了。几分钟后，我们经过艾琳 · 多南城堡。那里不光有新雪，而且有典型的苏格兰场景中的完美的倒影。我无法抗拒，我停下车，使用我的器材进行拍摄，不理会什么时间表。

·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冬天的光线可以非常戏剧化。白天很短，太阳也不会总高高地挂在天空，这意味着整个白天的时间里都可以拍摄。周围有很多的反射光——从雪、冰或水反射过来，所以曝光时需要一些技巧。主要是为什么主体曝光？中间调在哪里？对雪的曝光取决于要表现表面的多少纹理。曝光过度，白色部分没有细节；而曝光不足又会让雪看起来像一团灰色的脏东西。最理想的是雪里每一个晶体和细节都能看得到。处理的关键很大部分取决于所使用的工具。在过去是，现在对我的全景相机仍然是，我会用手持的测光表对雪地表面进行多次点测，然后在其显示的读数的基础上再增加 1、1/2 到 2 挡的曝光。如果用数码拍摄，亮度直方图在试拍后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辅助工具，能够保证高光不会丢失。但是，就像摄影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多试验总会得到好处。试拍，记住在曝光时是如何做的，仔细分析结果，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在成功中享受乐趣。世界上所有的技术中，试验和出错是唯一能持续改善摄影技术的方法。

和沙漠一样，大自然母亲在雪和冰上的雕刻技巧给了我们无尽的灵感。这类工作的最大挑战就是发现完美的冰雪风光——新雪和闪亮的光线的结合，不过这是很罕见的。

亚历山德拉湾（Alexandra Fjord），加拿大北极群岛（Canadian Arctic），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 Island）



7 月 27 日

我们登上了飞往雷索卢特的第一班飞机，我们准备在这个迷雾环绕的地方待 10 天，开始一次加拿大北极群岛的爱斯基摩皮船之旅。只有一个问题——没有爱斯基摩人的皮船。很显然，它们在另一架飞机上，我们只好等待了。

7 月 28 日

还在等待皮船时，我们就开始体验雷索卢特（Resolute）的乐趣了。忘记所有那些极地质朴的风光吧，在浓雾和寒冷中，这里是一个灰色的、阴冷的垃圾场，有一堆预制的小棚子，这里是很多极地探险者的中转站。而我们则在极地之旅的起始点。在读过所有关于征服西北通道（Northwest Passage）的书籍后，我们到了这里——康沃利斯岛（Cornwallis Island），希望明天能向北走得更远些：到永不化冻的冰流群边缘，到达格林兰北岸附近的，埃尔斯米尔岛上的亚历山德拉湾，这个地方太靠北了，以至于很多地图都找不到它。也许会吧，在这样高纬度的北极地区，什么都不能确定。

7 月 29 日

皮船终于来了，我们登上了一架双獭型飞机（Twin Otter），带着我们在世界顶端生活两周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我们飞行了两个半小时，白茫茫的一片，突然，我们看到了在埃尔斯米尔岛上的无法形容的壮观的冰川、山峰和冰流上闪耀的阳光，和雷索卢特的反差太大了。在一条比较平坦化笔直的苔原上，我们安营扎寨，这里位于一个到处都是形状美丽的冰冻海湾边缘。我在傍晚沿着海岸散布，其实，时间更接近午夜，但在这里，24 小时的日照，使得时间也变得捉摸不定了。

7 月 30 日

当我们组装皮船时，我看着我们需要携带的设备。即使之前我已经考虑过需要携带的摄影设备，一套 35mm 系统、三脚架和一台全景相机，但看起来要全部携带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没门！

7 月 31 日

我们终于准备好了。二人皮船里满是我们两周所需要的东西——宿营设备、食物和水，都放在防水的袋子里。我不知道是怎么把它们塞进来的。我们穿着时髦的明亮的黄色救生衣，以防备我们浸入冰冷的水中，在船头，放着我的摄影设备。我们终于出发了，划着桨在如玻璃般清澈的水中的冰块中穿行，向亚历山德拉湾挺进。长着胡须的海豹时不时地探出头来监视着我们的行踪。前面有一只海象拖着沉重的身躯在冰上蠕动，所以，我们隐蔽了 15 分钟；因为据说它们对皮船很感兴趣，甚至有点迷恋。在深色的冰水里被海象顶一下可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8月1日

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冰面上挂着犀利的寒风，气温骤降，我们穿上所有能穿的衣物。这是北极的夏天，最多只会持续几周时间。人们会情不自禁去猜想，那黑暗的冬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营地在海湾里的一个岛上；我们的帐篷绝对是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有时，在下午/傍晚/晚上（谁知道什么时间），风会小一些，云层也打开了，向我们展示着北极地区最完美的景色——平坦、宁静的海水像镜子一般反射着起伏的云彩、浮冰和远处蜿蜒的海湾。这次旅行在我的脑海深处已经保存了很久，现在自己的一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就为了这个原因，即使我不拍一张照片，这次旅行也是值得的。

8月3日

今天又躲避了海象。前面的浮冰已经合拢，我们必须在被困前寻找一个新的宿营地。我们已经很适应在纯粹的荒野中勇敢地划着皮船了。当然，这时要能洗个热水澡或者来一瓶威士忌那就好了，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这里是野外，是我所去过的最遥远的地方。

8月4日

我站在一个山头，向下看着向远处延伸到冰块和岩石组成的风景。在静静的空气中，海象的咆哮声在浮冰上空回荡。来自北方的光线很低，是金黄色的。我的手表告诉我，现在是凌晨2点，我真的需要睡觉了，因为明天我们还要划很远，但我怎么也不能让自己离开这个场景。在下面的海湾，远征队其他的成员们都在他们的睡袋里呼呼大睡。除了他们几个外，我怀疑在方圆几百英里内是否还会有别人。我敢肯定，我是唯一的正在看着这个毫无声息的场景的人类。在这里，人们会觉得世界真的很安静。

8月5日

我们在镜子般水面上的浮冰中穿行。在完美反射的水中插入船桨简直就是一种罪过。我小心地划着我的船桨，以免海水溅到相机上。皮船很适合在这种地方划行，但却不适合拍摄。我想，我已经让海水损坏了一个镜头，但不会因为这个而失眠的。

8月6日

漫长的一天，阴天，大风。帐篷被牢牢地用岩石固定住，睡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欢迎。我在思索从摄影角度来说这次旅行如何。和往常一样，那条自我怀疑的虫子在我体内游荡。我是否拍下了这个奇特环境中最好的景色？我们在水中看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但从皮船上拍摄它们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没法迅速地拿到相机，等我拿到相机，然后找到画面中没有船桨的构图，装上滤镜，拍了几张后，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已经走了很远，让我们漂浮在浮冰中。当然，如果很容易的话，谁都能做了。

8月7日

我们通过无线电与雷索卢特进行通话，想让他们从我们北边的一个港湾处将我们接走。但有一些麻烦，他们觉得飞机不能到达那里，所以，我们不得不回头，回到亚历山德拉湾。

8月10日

早上，风停了，我们打好包准备渡海。等我们收拾停当，风又全速地回来了。但我们决定继续前行。从冰架上将皮船放入如搅拌机般的水中简直就是一种挑战。事实上所有的人都觉得有些恐怖。不过在互相帮助将皮船稳定后，我们立即将船桨伸进了0.9米高的大浪中上路了。汹涌的灰色冰水拍打着船帮。当我们全部出发后，我们破浪前进，就像以前没有做过那样，恐惧和兴奋交织在一起。在海湾的中部，风停了下来，我们一边在奇形怪状的浮冰之间划行，一边小声地谈论着我们这次探险。在这里，心情可以在一瞬间产生变化——从阴森、冰冷的惊恐，到温柔、宁静的美丽。当我们在南海岸边艰难地划行最后一段时，开始下雪了。

8月9日

我们在亚历山德拉湾北边的一个岬角上宿营了两天，等待着风停下来。原先平坦安静的水面，现在变成了疯狂的灰色海洋，上面翻滚着像白马一样的浪花。这种条件下我们没法渡过去，所以我们只能等待，在帐篷里待几个小时。我正在读一本关于早期极地探险家就在我们现在呆的地方被冰困住，被迫度过冬天的书。唔，我不敢确定我们有没有这种能耐。短暂的夏天就要结束了，太阳在晚上也会短暂地落到地平线以下，不过在海岸的近处，我们还能看到水面上的一层浮冰。计划明天有架飞机来接我们，但除非风停了，它是不会来的，而这以后什么时候会来，谁也不知道。我们都很沮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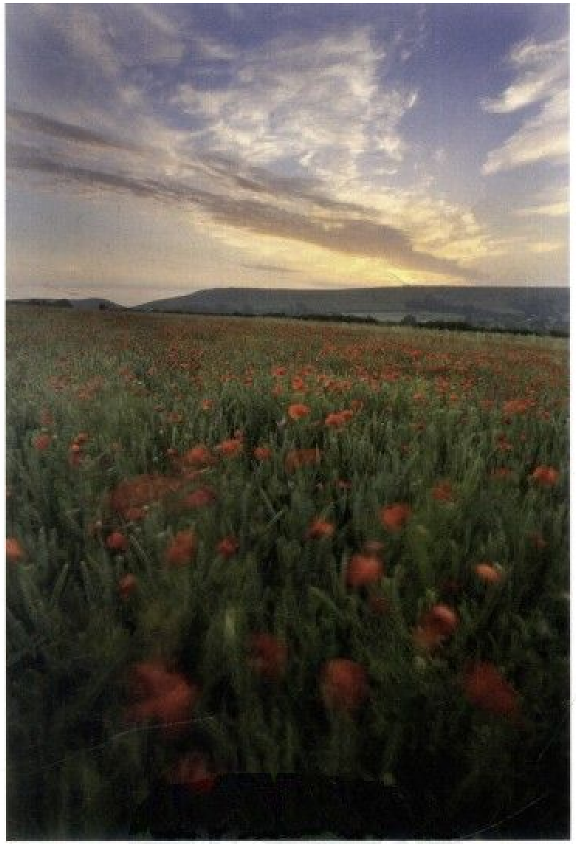
8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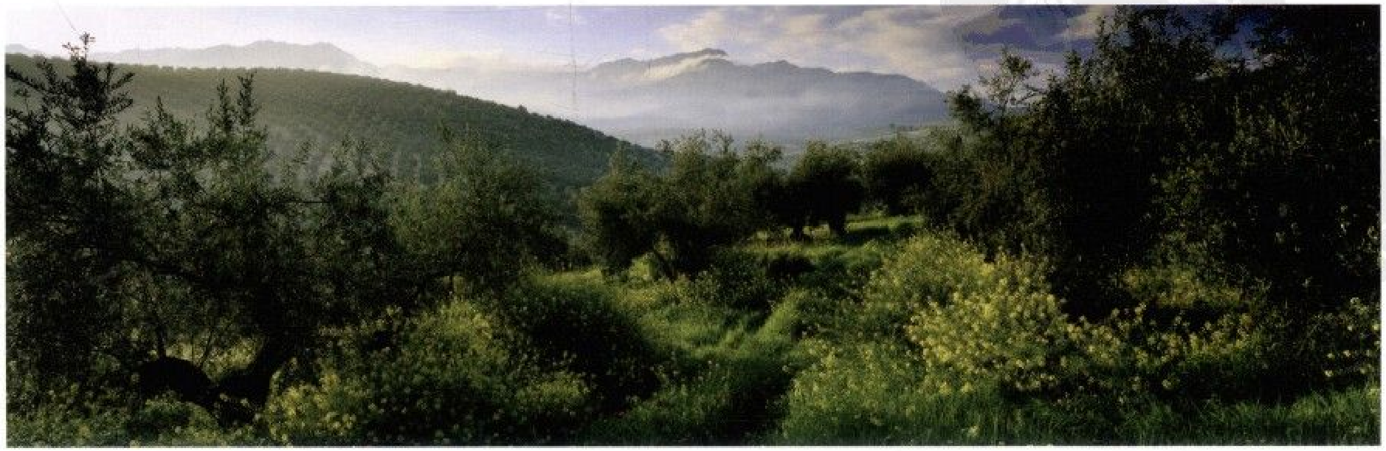
好消息，一架双獭型飞机正在来接我们的路上。我们以为返回真实世界的所有飞行联系都没了，但谁管它呢？山上的新雪映衬着正在飞过来的飞机，太美了——我真的想离开这里吗？看起来我没有别的选择了。飞行员抱怨我们带的行李太多，说我必须把摄影器材留下，等待下一班飞机。我估计那要等到下一个夏天了，所以我坚持说，它们不走，我也不走。为此我们僵持了一阵子。最后，我的加拿大朋友Jim和飞行员达成了一个协议，我可以带着我的满是盐花的相机登上飞机。飞机费劲地钻进了天空，一直向南，我们从飞机中看到我们渐渐地将戏剧性的极地自然风光甩到了后面。

大地

14 岁时，我们一家人从加拿大回来，我记得从盘旋的珍宝喷气机向下看着那片让英格兰成为绿色和舒适之地的一块块田野。但是和宽广的加拿大比起来，这里简直就像是玩具似的风景。在欧洲，田园风光已经被人们塑造并管理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了。古老的石墙、乡村的谷仓、教堂的尖塔都已经像树木和小山一样成为了环境的组成部分。岁月将人类的活动和乡村的建筑融合在一起，深深地嵌入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文化中。

除了沙漠和雪山的挑战外，我最喜欢的旅行还包括加满油箱，开足马力穿行于欧洲心脏的乡间公路上。一次长距离的飞行，我必须面对艰难的妥协，要决定带什么设备，不带什么设备，我经常做的就是只带数码单反系统出行。所以，在公路旅行中，我没有这些问题，我可以带上我所有的设备，包括“重武器”在内，将它们全部带在车上。





圣雷米·德普罗旺斯（St-Rémy-de-Provence）附近的罂粟花，法国普罗旺斯（Provence，France）

在圣雷米·德普罗旺斯附近典型的林荫路边，我发现了这些罂粟花。5月末，它们遍布法国南部。我从来都没法抗拒将它们作为我的前景。莫奈（Monet）这么做了，我为什么不行呢？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科顿德纳姆（Corton Denham）附近的日出，英格兰萨默塞特（Somerset，England）

6月下旬，大概凌晨4点30分，我正在一片罂粟花田里等待日出。在太阳就要翻过小山，在我的镜头里产生眩光之前，我对凌晨的天空和在微风中摇曳的罂粟花进行了曝光。

·Canon EOS -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卡索拉（Cazorla）附近的橄榄树林，西班牙安达卢西亚（Andalucia，Spain）

我们在安达卢西亚发现了这个让人难以离开的拍摄点。春天的野花开放在橄榄树林中，是一片翠绿，枝繁叶茂的风景，我们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寻找拍摄点。我猜想我已经拍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照片，也感觉我们已经到了该离开这里的时候，但看起来我们却很难这么做。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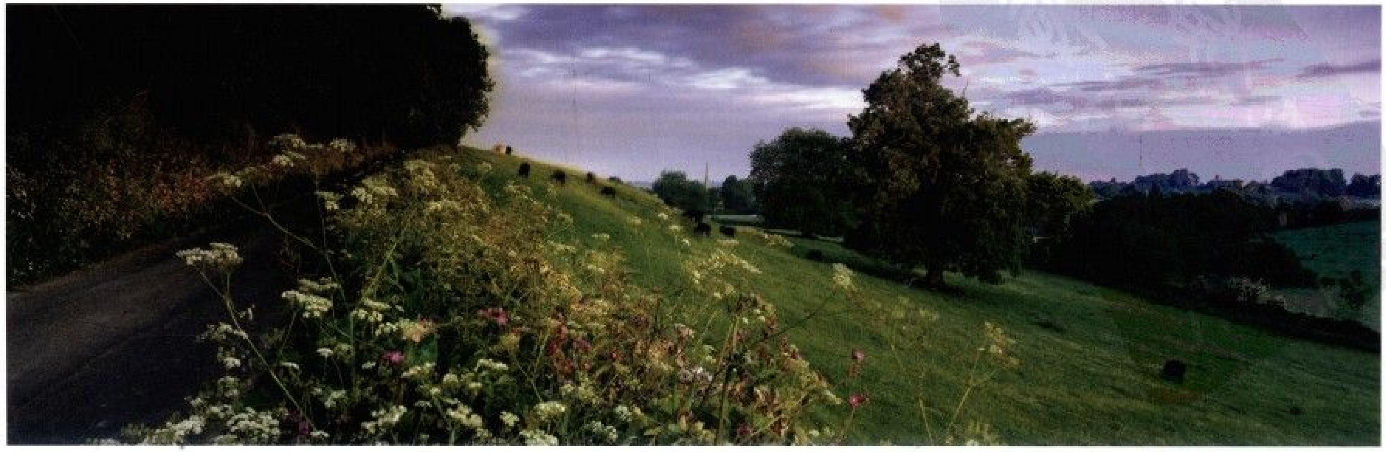
我拍摄全景格式已经有大约17年了。最早我租了一台全景相机进行试验，结果我为大大的6 X 17cm的风光透明胶片的效果所震惊，所以马上购买了一台。从那以后，我带着它和它的后继者便周游世界好几圈。到目前为止，因为还没有一个可以替代它的实用数码大“全景”方式，我仍然热爱着这个格式的效果和质量。相机本身很大，很壮，但并不特别重。而且它还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电子部件，也不容易坏。虽然这么说，但是它确实需要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严谨的工作方式来操作，在我取景和操作相机时，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我完全相信，对自己使用的任何相机都要下功夫去使用，但对于全景摄影来说，它确实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来设置并拍摄。这样可以被看作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我就能更严格地按照程序来拍摄照片了，当我看到这样的宽幅格式被放大到几英尺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很值得的。

“在这个区域里寻找拍摄点是一件，而且应该就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利顿谷地（Littondale），
英格兰约克郡谷地国家公园（Yorkshire Dales National Park，England）

约克郡谷地的石墙和谷仓是国家的宝藏，这里是英格兰我最喜欢的地方。这是初夏的一个傍晚，傍晚 8 点 30 分左右，朋友们在凯特尔韦尔（Kettlewell）的酒馆里等着我，但我却离不开这里。当白天很长，光线很好时，我的社交生活很难维持好。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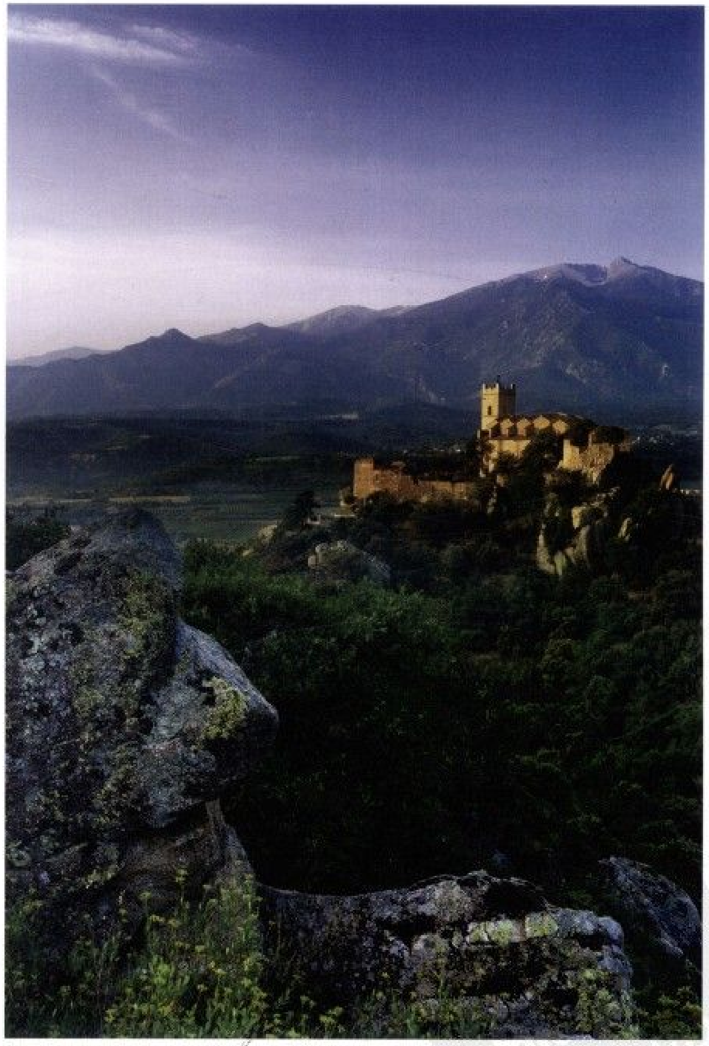


在欧洲，经典的地区，如普罗旺斯（Provence）、托斯卡纳（Tuscany）和安达卢西亚（Andalucia）会让人心动。不过，理所当然的，还有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着迷人的田园风光。事实上，这种旅行吸引人的部分因素就是驶离那些传统的让人心动的路线，而自己去发现那些没有写在旅行指南上的秘境。对于这些地区来说，它们没有任何特殊的生存或接近的挑战。和往常一样，找到拍摄点很关键。我经常遇到在一个我知道很吸引人的地方，有很多摄影的潜在机会，但看起来我却无法在一幅图像中将它表现出来的情况。这种情况很令人沮丧，而且经常能够遇到。心理阻隔可以渐渐扩大，越想尽力去看，会发现越难将所有的东西都组织在一起。但坚持总会有回报。在这种地方寻找拍摄点本身，可以，而且应该就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如果变成了一件很烦心的事，那么肯定是哪里出了错。骑车或步行，是我最喜欢的寻找拍摄点的方式；开车也还行，但那样太容易毫不在意地匆匆错过风景了。不过我就总是弄不清楚，为什么那些远足的人总喜欢在洒满阳光的广场上吃午餐。当然，可能是因为这是他们熟悉的生活吧。

康普顿庞斯富特（Compton Pauncefoot）的清晨，英格兰萨默塞特（Somerset, England）

我无数次骑车从这里经过，但从没有注意过它（它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但上次经过这里，我被突然地打动了）这里能出好照片。我以前为什么没有注意它呢？要么我是一个没用的摄影师，要么就是我需要吸取教训。我不敢肯定。所以，我第二天来到这里，拍摄了这幅画——柔和光线下，粉色的路边小花亲吻着云彩，篱笆墙满是初夏颜色的清晨。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位于小山上的奥斯村（Village of Eus），后面是卡尼古山（Pic de Canigou），法国郎格多克·鲁西永（Languedoc-Roussillon，France），比利牛斯（Pyrenees）

为了拍摄卡尼古山为背景的这个教堂的照片，我尝试了 4 次。我跟平平的、有雾的光线进行奋战。我仍然对结果不是特别满意。我希望天空能够更戏剧性一些。但我们已经在附近比利牛斯的 Vernet-les-Bains 宿营了 5 天，现在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70mm 镜头

意大利之夏

第 10 天

我们的"意大利战役"进行得非常顺利。我们就像汪达尔人[①]和维斯哥特人[②]一样，从奥地利的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进入意大利。我们这次不准备"洗劫"罗马，但用我们的曝光在这个国家"杀出"一条路，在我们的宿营地消灭了不少意大利面条。我们"抢劫"了多洛米蒂山（Dolomites）、加尔达湖（Lake Garda）和维罗纳（Verona），现在我们正在考虑我们下一个要征服的目标。昨晚，饮过红酒后，我们决定更改计划：向托斯卡纳进军。我们来过很多次，但现在离得这么近，我们没法拒绝它。我们不能被粘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如果再浪费一天，可能就会失去动力——那个奇怪的，融合环境和决定旅行成果的心中的画面。在短暂访问马拉内洛（Maranello）后，我们开上了高速公路，然后在基安蒂山（Chiantishire）宿营。荷兰人都和我们一起驻扎在这片土地上，但这种感觉很棒。在日耳曼人骑行晾晒短裤的绳子后面，从我们的帐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葡萄园和尖尖的树和住宅的谷地。

第 11 天～第 15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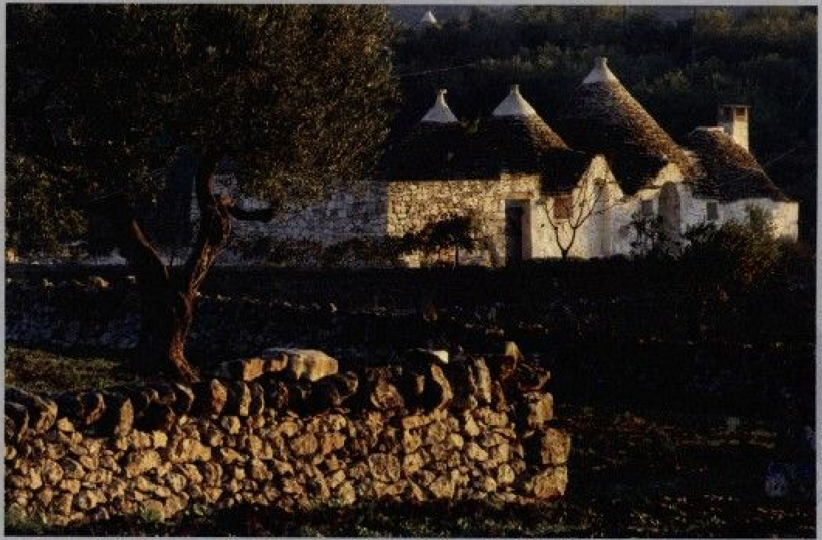
我们所待的谷地晚上会有雾，早晨，那里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很棒的机会。我喜欢这种只需睡眼惺忪地走出帐篷就能拍片而不用开车几英里的方式。我拍摄了葡萄园，既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又在温暖的夏日阳光下将成熟的葡萄作为微距摄影的对象。它们马上就可以采摘了，闻起来令人陶醉。古老的帕西聂阿诺修道院的（Badia a Passignano）作为傍晚拍摄的场景，前景是一片橄榄树林。毫无生气的天空和雾霭继续成为问题，可是，生活很难是完美的。在基安蒂的村庄，比如卡斯特琳娜（Castellina），还有很多窗户、门口和市场可以拍摄。

① Vandals，日耳曼人的一支，于公元4世纪和5世纪进入高卢、西班牙和北非，并于455年占领罗马。——译者注

② Visigoths，又称西哥特人，在公元4世纪入侵罗马帝国，并定居在法国和西班牙，所建立的封建君主制持续到8世纪初。——译者注

第 16 天

摘葡萄的工人曾让我感到别扭。清晨，我正站在停靠在葡萄怀抱里经过改装成摄影平台的陆虎车顶。如果这是在英国，我毫不怀疑会有一个愤怒的农民站在我身边，但这里却不是这样，没人管。我将宽幅 GX617 相机安装在三脚架上，再装上 180mm 镜头，一个偏振镜和一个 0.9 中灰渐变镜。太阳正在从我的左边升起，产生着侧光，但在穿过厚厚的雾气时，被切割成一条一条的，天空也是毫无希望。不过这幅照片应该很棒，我不太担心雾气。它会让光线变柔和，我想会对照片有所帮助。为什么？不知道，我只是感觉会这样的。我仔细地构图，让画面中出现珍贵的很少部分的天空，葡萄架和小路会将我们引到远处的别墅和山谷。在右边的山坡上，有我们宿营地的烦人的细节，我必须在用 Photoshop 消除我们的帐篷和荷兰大篷车了。



第 17 天

今天我们要前往普里亚（Puglia）。在我们从托斯卡纳开车出发的路上，我发现了更多的拍摄地点，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回去了，这倒是没有任何痛苦。

水

在中国云南省，青藏高原上中甸外的一个村子里，孩子们正在相机前玩耍。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远方的海洋。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可能有些不可思议。我们的生活与海的联系千丝万缕。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工作，哪怕只是看着它永不停歇地变幻莫测的状态，都不可避免地被它吸引着。对我们摄影师来说，更是这样。海岸对我们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从摄影角度来说，可能性是无穷的。我可以用我的整个人生来拍摄大海，而且会非常高兴。还有就是它很容易到达，当然如果你不是住在中甸的话。在海岸边漫步，拍摄很有戏剧性的照片很容易，不是吗？这样做很安全，谁都可以。但是，在我所有的旅行中，唯一陷入危险境地的就是我傻乎乎地低估了看起来很平静的大海的威力。在塔希提岛（Tahiti），我在从一个小岛涉水到另一个小岛时差一点被淹死。我被一个法国的海上快艇救了上来。我曾经在科尼什海岸被完美风暴的海浪所困住，被救起来后，我所有的设备都扔到了岩石上，就像扔垃圾一样。真的很疼。在苏格兰，我曾经被海潮困住，最后只能由我妻子在黑暗中划着小船带着国际救援队来解救我。我相信我再也没有听到第二个类似的事了。由于海水的盐分，我失去了不少相机和镜头。

PDG

班堡城堡（Bamburgh Castle）海滩的清晨，英格兰诺林伯利亚（Northumbria，Eng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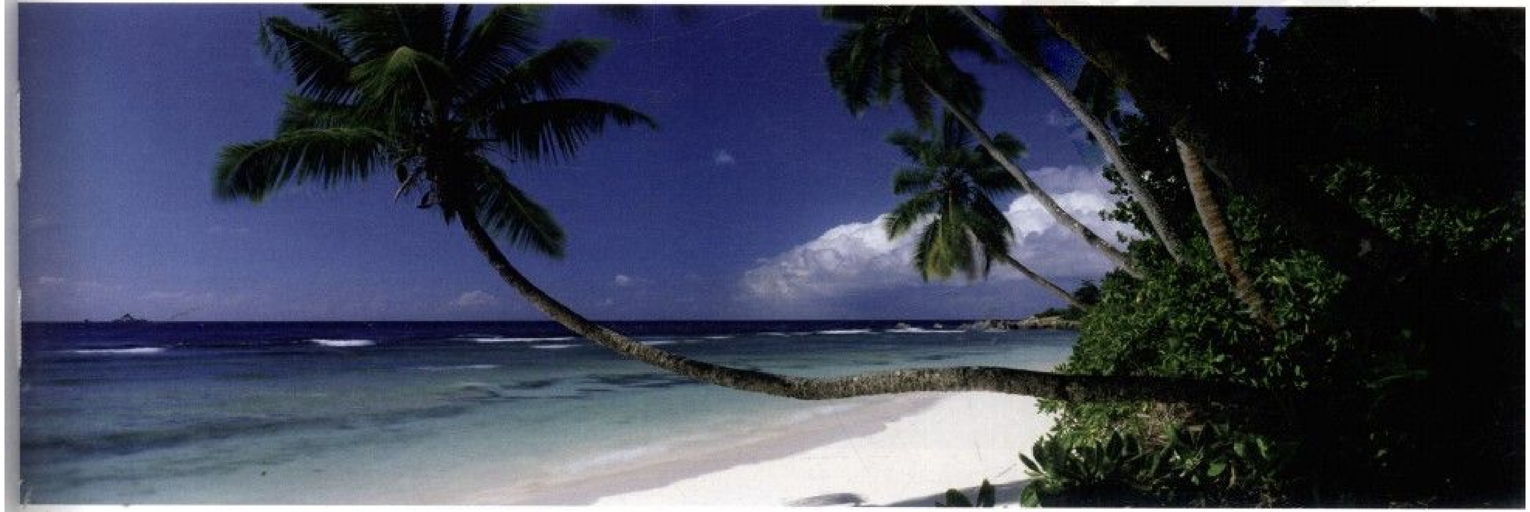
我想我看到的日出次数要比我吃过的热腾腾的晚餐次数要多，但这次的日出却是前所未见的。清晨，在两分钟的曝光过程中，我站在三脚架旁，我惊异地看着天空变换得如涟漪般的颜色和它们在湿沙上的反光。海浪从北海翻滚过来，班堡城堡伫立在岸边，威严地注视着海滩，被从让人难以置信的粉色和紫色色调的云中透过的第一束光线映衬成了剪影。这次奇异的感觉在我长达25年的追逐清晨风光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消退过。昨天晚上，大风将我们的帐篷扯碎，结果我们不得不和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共同使用他们的帐篷。非常感谢那对从约克来的神秘夫妻，希望我们在清晨5点起来出去拍摄时没有吵醒你们。我们曾经征服过巴塔哥尼亚的原野，但却在诺森伯兰郡陷入了困境——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如此精彩。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西北湾（Anse Severe），塞舌尔拉迪格岛（La Digue，Seychelles）

为了找到一株完美的棕榈树伸展在完美的白色沙滩上的照片，我花了两年跑遍了世界各地。很难找到，但我必须这么做。我还从来没有将寻找拍摄点的工作做到如此极致的地步。终于，我在这里，塞舌尔的拉迪格岛上发现了我的圣杯，这个位于印度洋中的群岛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热带群岛之一了。我现在正在这里，在距离这个海滩半英里远的地方写这本书。恐怕这棵树已经没有了，但这也至少说明这幅照片再也不能被重复拍摄了。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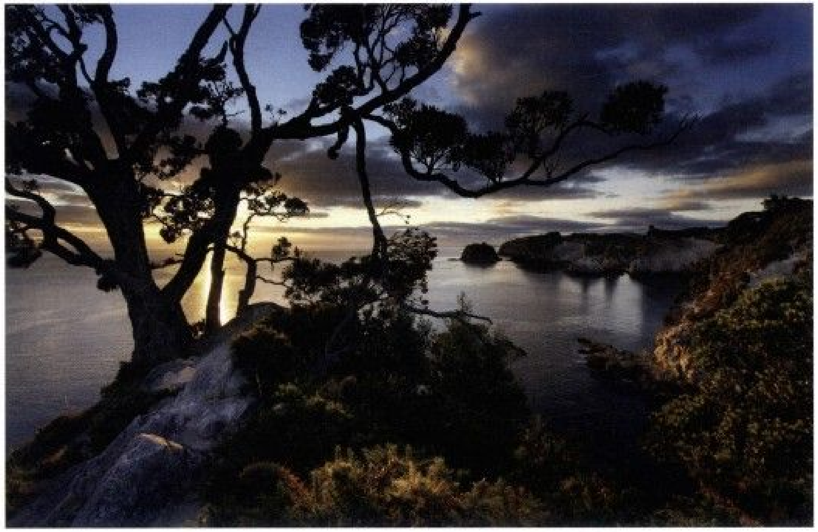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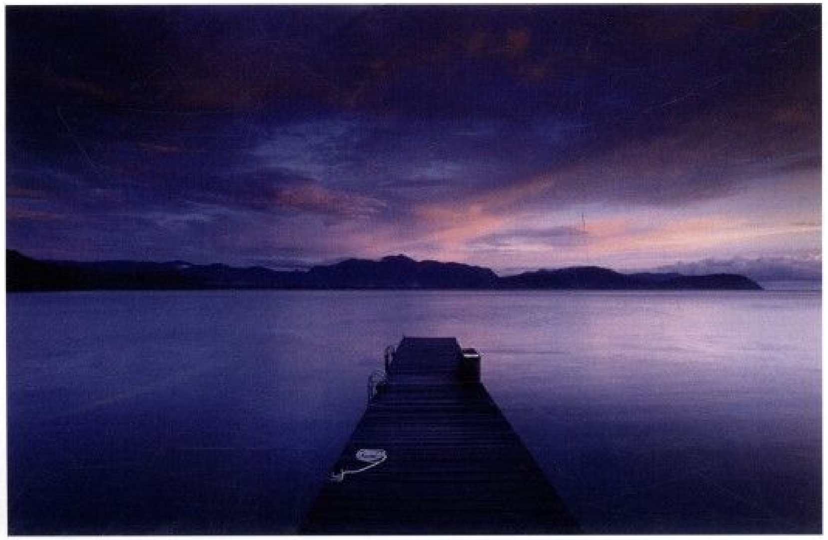
蒂巴里角（Te Pare Point）日出，新西兰北岛（North Island，New Zealand），科罗曼德尔半岛（Coromandel Peninsula），哈海（Hahei）附近

新西兰的光线非常清澈，很独特。可能是在这个长白云之乡[①]上面没有臭氧层的缘故，但它却创造了非常好的摄影条件。我们今天又是凌晨3:40起床，经过40分钟的车程，接下来再步行1小时。现在，当升起的太阳沐浴着科罗曼德尔半岛的海湾和悬崖时，我们终于到达了位置。

我们昨天侦查到这个位置，现在所有的元素都非常美丽地组合到了一起——大自然母亲今天早晨非常喜欢我们。我一直在想如何创造这幅图像，不光是在这里，在我们的宿营地时也在想。由于几年前开始，我部分地用数码拍摄了，所以我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进化"了。今天这么高反差的场景，使得我必须使用数码这个新媒体所能给我的所有的灵活性。传感器的灵敏度，RAW文件的曝光宽容度以及敏感的后期制作的技术水平让数码相机成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全能工具。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威里湾（Weary Bay）的清晨，澳大利亚昆士兰（Queensland，Australia）

循着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地名向上，人们会很理解1769年詹姆士·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的奋进号（Endeavour）向北航行探险时的心情。就在这里外面的海上，在昆士兰的特里比莱申角（Cape Tribulation），他们在珊瑚礁触礁，险些沉没。在简单的临时性用帆布堵上了船体的漏洞后，船员们用来将受损的奋进号拉到了海湾内，寻找能够有效修理船的地方。我喜欢这样的航海故事，而且不得不承认库克是我的英雄。清晨，我在一个用雨林的树木搭成的码头上，再次打破所有的构图规则。曝光时间很长，我在天上火烧云消失前只用包围曝光拍摄了几张。在这个安静的地方真美，但我还是很担心，到目前为止，这次旅行中我还是没有拍到非常好的片子。这是一个摄影师经常会有的担忧，只能被下一次拍摄任务所临时缓解。但不久，这种担忧又会回来。

· Nikon F5，17-35mm镜头

① 原文为Aotearoa，毛利语，Land of the Long White Cloud，意为"长白云之乡"——译者注

波特兰角（Portland Bill）的黄昏，英格兰多塞特（Dorset，England）

离这里不远处就是一场比赛，互相碰撞的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真正恐怖的海域。在冬季，这里通常被巨浪拍打着；是很多船只和相机的葬身之地。今天下午，海面看起来像一个水池，天空像铅块一样灰。我几乎不看表了，但决定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有好多次我都过早地离开拍摄点回去吃饭，但当一天的最后一道光线突然对我嘲讽般地出现时，我都要狠狠地骂自己。终于，我得到了回报，岩石被照耀得像金子一样。趁着光线还没有消失，我匆忙地翻出测光表，测光，然后曝光。海面太平静了，我担心这样的场景会缺少这个地方通常会表现得戏剧性，但光线的质量大大弥补了这个缺陷。

• Fuji GX617相机，90mm镜头

为什么这些事情一直在发生？除了我本身就是个笨蛋外，还有两个不那么重要的原因：第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一样，当我在拍摄一个图像时非常投入，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不复存在了，时间过得很快，我经常觉得我在三脚架旁趴了 10 分钟，结果实际上却是 1 个小时；第二，最好的图像通常只有在最大胆的构图时才能被制造出来，而这通常意味着三脚架的腿必须被弄湿，要想从停车场拍摄一幅好照片是不可能的。

保持设备的干燥通常是最大的挑战，要使用为相机制造的防水用具，虽然这些不能经受住巨浪，但能尽量避免溅上相机的水滴。当然，这不包括镜头的前镜片或滤镜，它们必须暴露在外。所以，在拍摄的间隙，一块柔软、干燥的擦镜头布就很有用了，它能够擦去那些无论想要还是不想要的，能够模糊图像的潮湿盐分。

对流动的水使用长时间曝光不是一个新点子，但人人都喜欢用这种方法；它会产生一种梦幻的、轻飘飘的感觉，我经常为了 6 分钟的曝光而站在水里，让水拍打着我的脚。要想让曝光时间很长，中密度（ND）滤镜很关键：我通常用 0.6 或 0.9 的中灰滤镜，它们分别相当于增加 2 或 3 挡曝光。在大画幅相机上，光圈很小，如 f/45，如果再使用很慢的 ISO50 的胶片，长时间曝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数码相机上，通常很难将曝光变得足够慢。即使使用了中灰滤镜，在默认的 ISO100 或更快一点的感光度和最小 f/22 的光圈，超过 1 秒的曝光都很难达到。将两个滤镜合起来用可能会有些帮助，但它们的质量无论从光学角度还是从色彩角度都必须要很好，否则图像的清晰度会受到损失，还会产生难看的颜色。我用两块专门为数码相机配合用的 Lee 0.9 玻璃中灰滤镜。理想的运动量由拍摄者来决定。对于浪花来说，一个 1/2 秒的曝光就能产生很不错的模糊效果，而黄昏时，一个 8 分钟的曝光能将水变成一个水银的海洋。还是像先前说的那样，试拍，试验。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潮水的趋势，是退潮还是涨潮？查询一下潮汐时间表，穿上救生衣，事后用淡水清洗三脚架以避免因为盐水而造成的腐蚀或堵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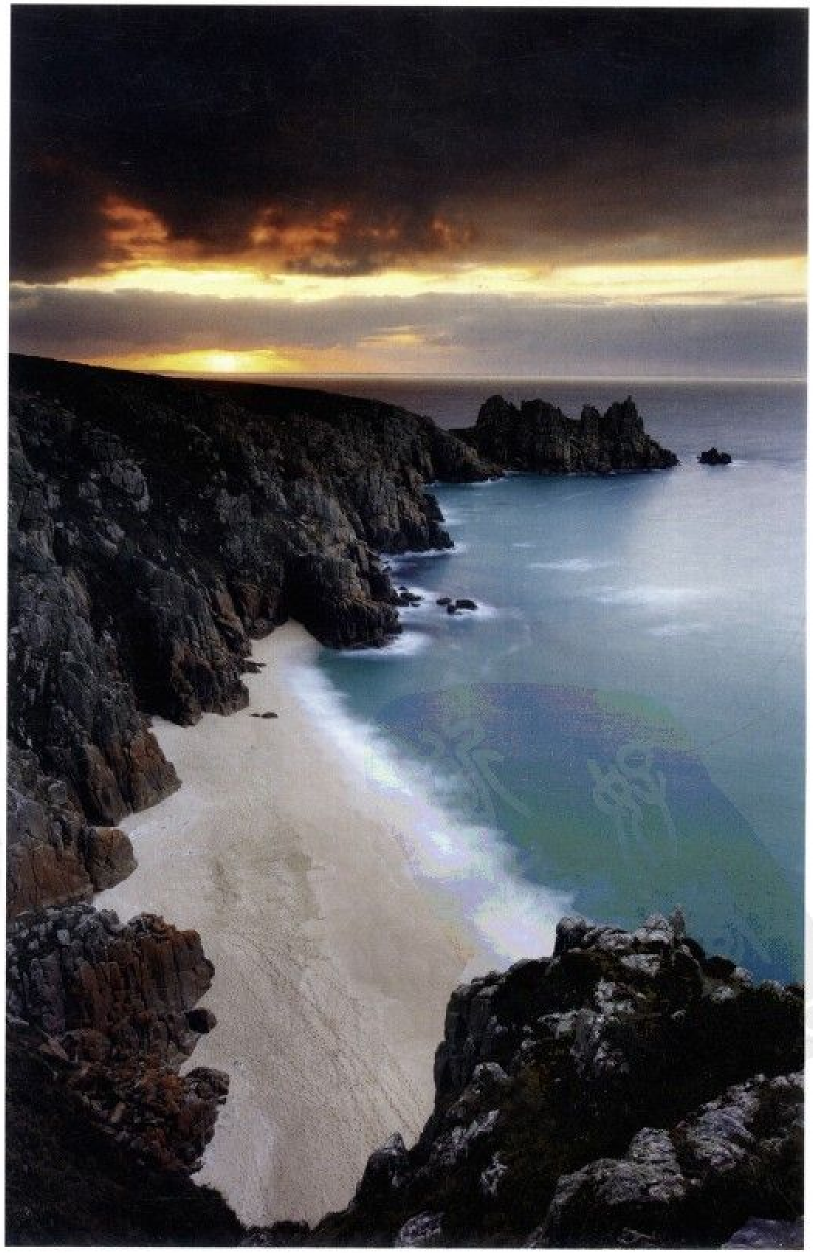
利泽德海崖（the cliffs of the Lizard）上的野花，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England）

现在是康沃尔的晚春，利泽德的海崖顶上绽放着彩色的鲜花。今天早上我决定改变一下，拍摄了一张没有天空的照片，只强调野花和海崖的峭壁。我可能有些偏好，但我觉得，在不列颠岛上，到处都是最与众不同，最戏剧性的海岸线。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PDG

“通常只有最大胆的构图时才能制造出最好的图像，而这通常意味着三脚架的腿必须被弄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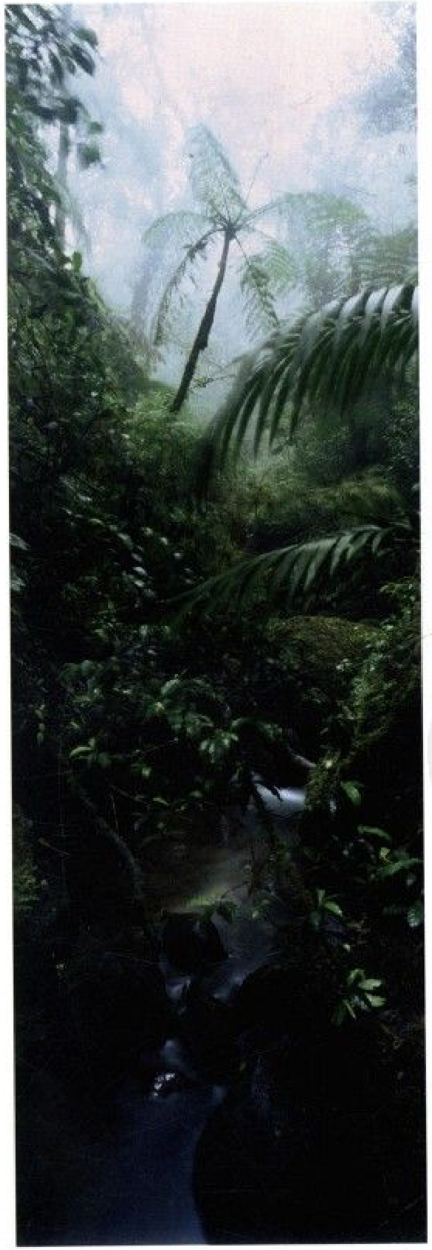
波斯可诺（Porthcurno），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Eng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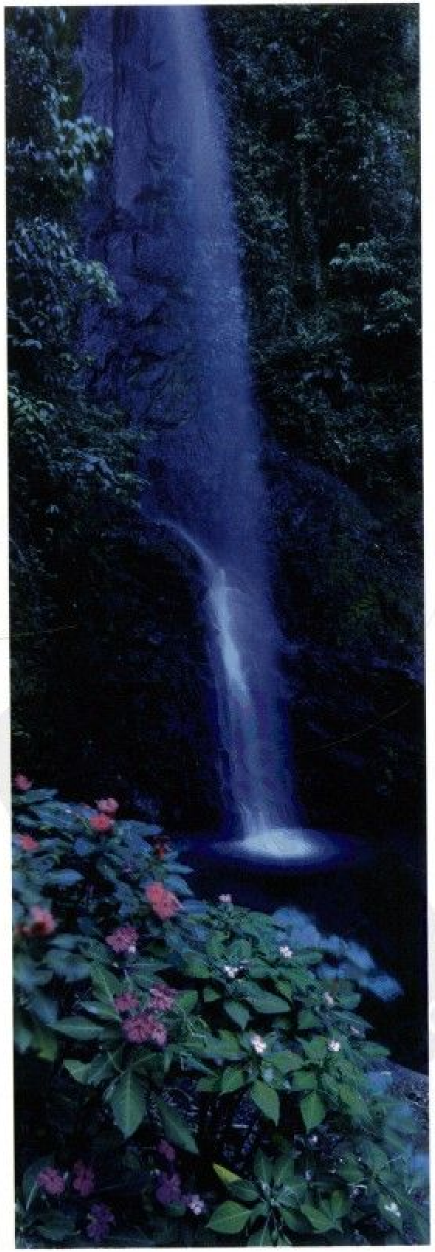
当太阳升起，越过利泽德，火烧云像清晨天空中的拱门一样。一个 0.9 中灰渐变镜保留了天空部分的曝光，一个 0.9 中灰滤镜让我用 25 秒的曝光来记录拍打着海滩海浪，让它变得模糊。我先试拍了一张，检查高光警告和直方图，增加了 +0.3 挡曝光补偿，用光圈优先模式，矩阵测光，然后开始曝光。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6-35mm 镜头

树木

雨林，一个巨大的高密度绿色植物群，很难进入，要在里面工作则更难。从哪里开始？一块丛林和其他的场景肯定一样吗？所有的东西离你都那么近，就在你的面前，滴着水，黏乎乎的，视野不大，光线很差。但任何在雨林待过一定时间的人都知道它们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地方——充满了生命，地球之肺。到那里去我总是感觉很荣幸，那里的环境冲击着感官，那里的声音和味道浸入我的心灵，而且它们都各不相同。绝对很难拍摄，但谁又说过拍摄这个游戏是很容易玩的呢？





蒙特韦尔德雾林保护区（Monteverde Cloud Forest Reserve），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云雾在树林里的流动导致了光线不断变化，这幅照片的曝光简直就是一场谋杀。5分钟的曝光进行了一半，太阳照射进了迷雾，将光照水平和反差提升到了顶点。我放弃了这次曝光，重新开始。为了得到一个完美的曝光，我拍摄了两卷220胶卷。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蒙特韦尔德雾林保护区（Monteverde Cloud Forest Reserve），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穿过森林的迷雾产生了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和可爱的低反差光线，所有的这些和这种环境是绝配。同时，也意味着所有的东西永远都是潮湿的，植物、空气、相机和我。不停地将水滴从所有的设备上弄下去，是我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光线强度非常低，要按分钟来曝光，所以不要考虑不带三脚架就进森林去。”

和往常一样，寻找拍摄点是关键，而且拍摄者必须亲力而为。目标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构图，要将拍摄者的摄影洞察力转变到热带雨林的细节中。我在寻找能够在视觉上拥有突出特点为基础的构图，比如树根、藤蔓、树干或其他一些展现图形的细节。光是另一个大问题，但在这里，在由密集的丛林形成的树荫下，我以前所坚持的关于光线的想法都是多余的了。很强的、有方向性的阳光肯定不是我需要的，透过顶部或者说树荫的反差，产生的是过度的高光和密密的黑色阴影。铅灰般的天空所产生的单调，漫射的顶光非常完美。光线强度非常低，要按分钟来曝光，所以不要考虑不带三脚架就进去。

阿拉胡埃拉（Alajuela）附近的瀑布和凤仙花（Busy Lizzies），哥斯达黎加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Costa Rica）

在雨林中，除了绿色通常别的颜色都很难看到。而这里，瀑布旁边的凤仙花在密林山谷中用明亮的粉色平衡着冷冷的蓝色和绿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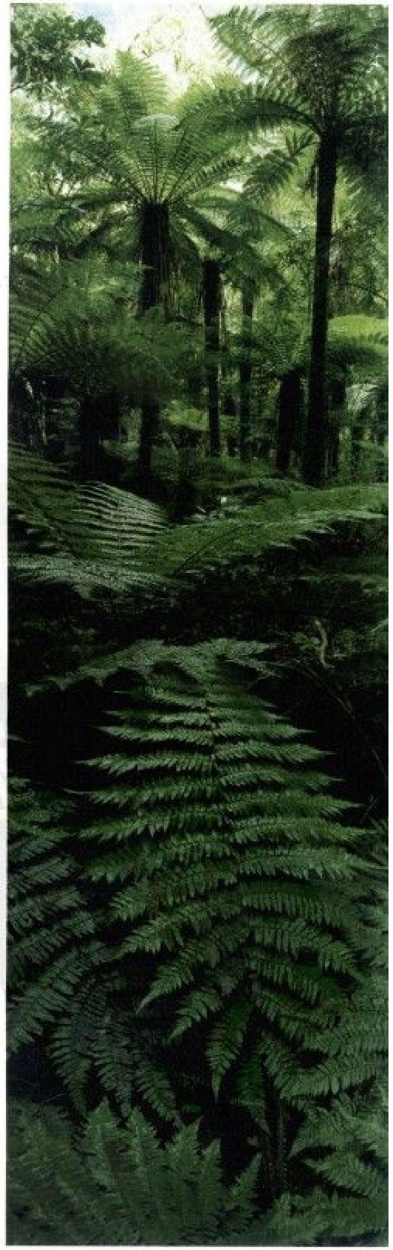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巨大的杉树，米尔斯岛（Meares Island），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Canada），温哥华岛（Vancouver Island），克拉阔特海峡（Clayoquot Sound）

并不是所有的雨林都是热带雨林。在温哥华岛上随处可见的巨杉在米尔斯岛上真的是非常的壮观。有谁会企图去砍倒这些从古代就留存下来的东西呢？这棵在罗马统治的全盛期可能还是一棵小树苗。我无法将这个高耸的巨树整个地拍摄到照片中，所以我通过强调它的周长来与它旁边的新树进行比较。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填充闪光可能会照亮细节。带一个装满盐的胶卷盒，为的是对付蚂蟥：如果发现那些吸血的蚂蟥爬到了身上，往它们身上撒点盐，它们就会变瘪，然后掉下来。一把雨伞也很重要，说起来可能很好笑，在热带雨林里经常会下雨，没错，我说的就是下雨。那里又非常热，没法穿防雨的夹克，所以，有了伞，拍摄者就可以持续不断地拍摄。身为一个什么都想控制的怪物，我通常会拒绝被别人指手画脚地指挥，但我们对当地一无所知，所以拥有一个向导就能够对复杂的生态环境有很深的了解。最重要的是停下来，观察，聆听。让丛林将自己包裹在它的神秘当中，这样很容易就能碰到让人感兴趣的东西。



韦斯特兰国家公园（Westland National Park），新西兰南岛（South Island，New Zealand）

在新西兰韦斯特兰国家公园的福克斯冰川（Fox Glacier）脚下有一片辽阔的温带雨林。就像一个奇异的混合体：由冰和密密的绿色植物构成。温带雨林和它的热带雨林近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青苔更多。事实上，在雨林中待的时间越久，越能发现所有的雨林都各不相同。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树上的板根（Buttress roots），热带雨林，澳大利亚昆士兰（Queensland，Australia），丹特里（Daintree）

热带雨林里这棵树的树根让我想起了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 Cathedral）的飞拱。我想它们同样也在浅土中起到了支撑的作用。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Nikon F5，16mm 鱼眼镜头

桑塔艾琳娜雾林保护区，哥斯达黎加（Santa Elena Cloud Forest Reserve，Costa Rica）

到处都是泥。我披着一块塑料雨布，但毫无希望，没有一件东西是干的。这里就像仙境一样，所有的东西都从青苔上垂下来。云雾在树丛中缭绕，很暗、很潮湿还很泥泞，而我们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待了几天后，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涂上了一层薄薄的雨林特有的粘液。潮湿的雾气在我们四周翻转，树叶上不断滴着水，而当我们穿行于下层低矮的树林时，它们则给了我们更多的"潮湿惊喜"。我们走的路是一条湿滑的沼泽路径，我们一路溅着水，像喝醉了的溜冰的人那样跌跌撞撞地行进着。欢迎来到哥斯达黎加的雾林。

北边的山脊就是落基山脉（the Rockies），而南边安第斯山脉（the Andes）穿过中美洲窄窄的地峡形成了近 2000 米的丛林覆盖的山脊。加勒比海水上空温暖的空气越过这个山脊到达太平洋，经过它的冷却，形成了穿行于树林的密密的潮湿云雾，这是一个雾林，对我来说是第一次遇到。我们花了 4 天时间在密林中跋涉，目的是寻找一个能够反映这个独特生态环境的完美影像。除了污泥外，这里太有趣了。

拍摄雾林，遇到了一些很严重的挑战。潮湿和泥泞对我们来说很不方便，但如果它们进入了我的设备，那么所有的坏事都会发生。每天我们都要在那些看起来几乎无法进入的绿色植物丛林中跋涉，去寻找有冲击力的构图。如果仔细观察，能够发现有很多潜在的好拍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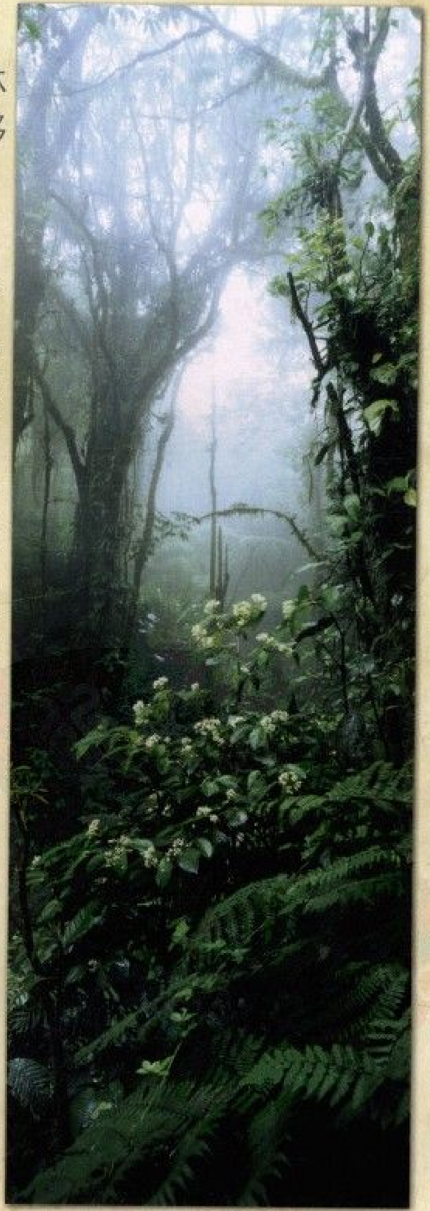
泥浆在我们的脚下嘎吱作响。我停下来，然后观察四周，这里可以拍一张。Wendy 从我后背的乐摄宝（Lowepro）摄影包上取下了塑料布，将它铺到泥地上，垫着摄影包。我竖起了三脚架，随后，Wendy 撑起一把伞，让我能在摄影包中翻找器材。水滴不断地滴到我的脖子上，但器材得到了保护。在经过了许多天类似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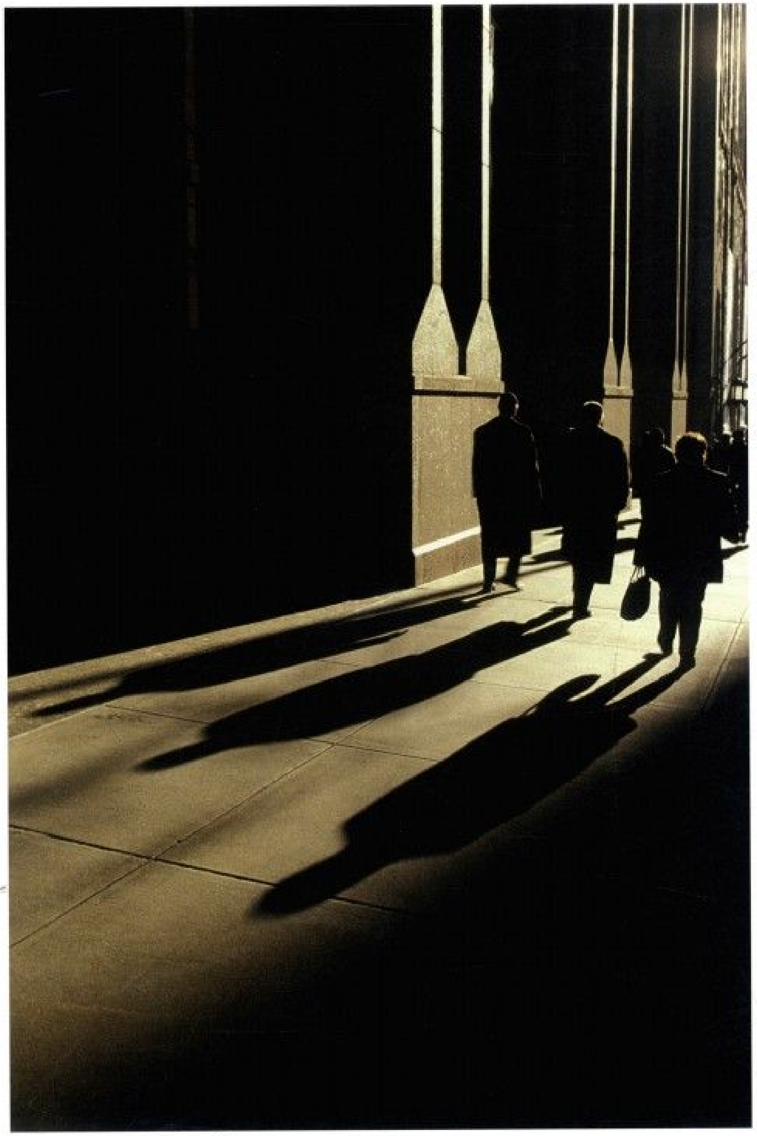
“每天我们都要在那些看起来几乎无法进入的绿色丛林中跋涉，去寻找有冲击力的构图。如果仔细观察，能够发现有很多潜在的好拍摄点。”

后，我们就像一台上好油的机器般工作着。在雨伞的保护下，我将相机安装在三脚架上，我将宽幅相机设置为竖幅拍摄。我对前景的一片树叶进行点测光，打开快门，开始长时间的等待。为了使得植物中的色彩得到适当的饱和度，我在镜头前安装了一个偏振镜，在 f/45 的光圈下，曝光时间是 8 分钟。当微弱的光线作用于卤化银晶体时，我们看着迷雾在头顶的葱绿的天篷回旋着——气氛相当的不可思议。我们被丛林的声音所包裹着，我们肯定不是孤立的。不远处可能就有一只美洲豹，我们却全然不知。

4 分钟后，我又进行了一次测光。树丛里的云雾被吹动，光线的强度也在不断地变化着，现在比刚才亮了半挡。我在 6 分钟时结束了曝光，开始了另一次曝光。1 个小时内我只拍摄了 8 张。我并不满足，其中有包围曝光的，还有不同量的云雾的。我重新装上胶卷，开始了新的曝光。太阳偶尔会透过头上的天篷射进迷雾，让天空的反差变大，使得我不得不中断曝光。但总体来说，这里主要还是平淡的、低反差的光线。

拖着沉重的步伐，我们开始往回走了，背上的摄影包很重、泥泞、潮湿、疲惫。不过我们拍了不少片子，而这总能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满足感。我们下山进入了下午晚些时候的热带阳光中。在我们的下面，在西方，就是尼科亚湾（the Bay of Nicoya）和太平洋海岸，那里是我们下一个目标：棕榈树、海滩和阳光。





混凝土

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城市的丛林里，总有一些东西能让人们将镜头对准它们。在乡村，等待完美的条件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花几天在各色人等融合的地方工作，总是能得到不少收获。在大城市踯躅街头可能没劲，但有谁不会对世界上那些富有活力各不相同的城市感兴趣呢？曼谷，并不是一个很美的城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讨厌那里令人窒息的充满着有害气体的空气和难以忍受的城市的毫无计划的扩展。但现在，在无数次的停留和去往充满异国情调的亚洲其他国家的途中中转后，我爱上了这里：那里的庙宇、踏踏车（tuk tuk）、和尚、街头小食、喧嚣和生活。悉尼，世界上还有比它位置更好的都市吗？清晨看着太阳照耀着海港，或者在慢跑者跑过时捕捉歌剧院或港湾大桥。罗马，条条大路都通向它，看到环绕着万神殿周围堵塞的交通就会更容易相信这句话的真实性了。那佛纳广场（Piazza Navona）上的一碗意大利面可能会让你花上几个欧元，但黄昏时这个永恒之城华灯初上时的情景将会使你永世难忘。

华尔街（Wall Street），美国纽约（New York, USA）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华尔街上，突出了在纽约赶着上班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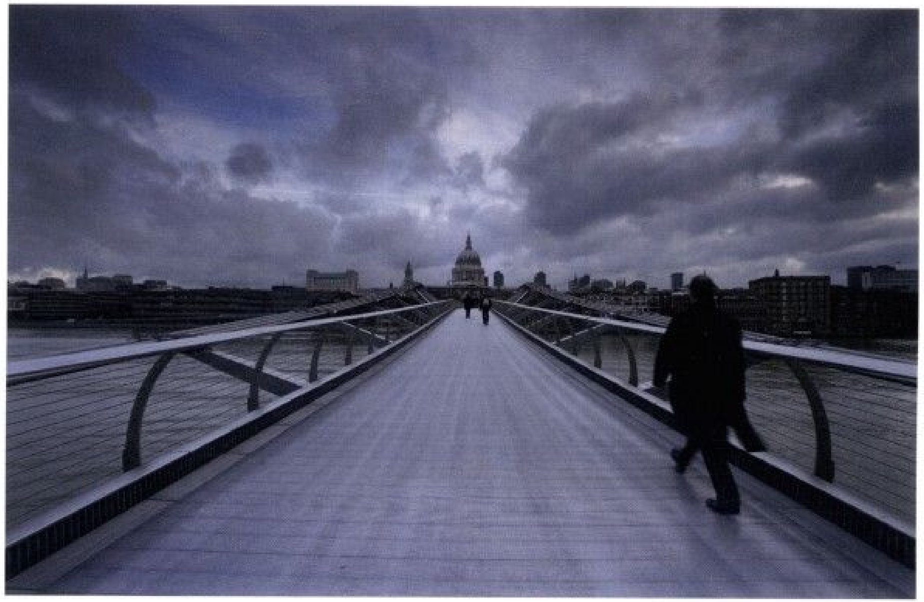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PDG

天际处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为背景的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上的路人，英格兰伦敦（London，England）

伦敦冬季清晨钢铁一样颜色的光照着泰晤士河（the River Thames）上千禧桥的优雅的线条，和一个匆匆赶往办公室的路人一起将观看者的眼睛引导到圣保罗大教堂。这是一个经典的使用颜色最少的例子。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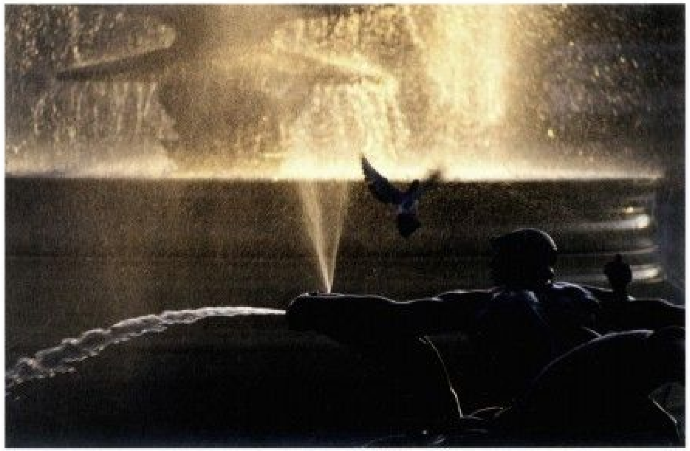


清晨的贡多拉（Gondolas），意大利威尼斯（Venice，Italy），圣马可广场（Piazza San Marco）

每个人一生中至少要去一次威尼斯。无论你看过多少次它的照片，第一次的印象就像你站在一个歌剧舞台上。几个世纪来它一直是艺术家心中的麦加，而且没有间断地向人们提供灵感，我已经去过 4 次了，或许我应该在拍摄摇晃的贡多拉的新鲜劲过去之前停下来。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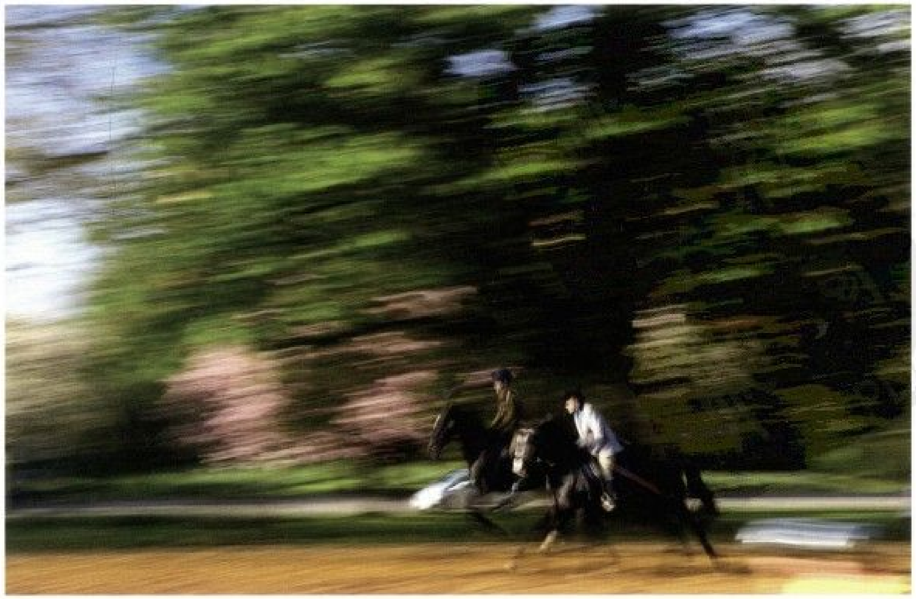
城市公园通常是大都市中心精致的迷你风景区，那里有很多人，慢跑、散步、打盹；那里有很多庆祝活动、有纪念碑、有市场、有咖啡馆、酒吧和餐厅，什么都有。当然，还有街头生活。抛开摄影，光是在春天的阳光下观看路边咖啡馆的人们向外张望的场景就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消磨时光的事情。对摄影来说，有那么多的机会，关键就是从哪里开始了。所有的城市都有它自己被无数遍在其广告里展示的最经典的视点，所以，拍摄一些新的东西，对大家熟识的主题拍摄出新的面貌是游戏的关键。从构图来说，拍摄者所做的实际上和在其他环境中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安排各种形状、时刻记住黄金三分法、寻找前景的兴趣点以及注意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碍眼的东西。但因为所有的城市里都有人，所以只要有可能，我总是要将他们包括在我的照片里。在关键的景点，一个模糊的人影也能提升图像，给人们一种透视或地点的感受，即使这个影子在画面里很小。用来自于不同寻常的视点的图形形状所做的大胆的构图是当今的一种流行趋势。从侧面去思考，用眼睛去看，弯下膝盖，或者用嘴去交流来达到顶层。



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喷泉和鸽子，英格兰伦敦（London，England）

最后一缕阳光从后面照射在特拉法加广场的喷泉上。在因使用三脚架而被抓进劳改营前，我设法拍摄了这张照片。

· Nikon F5 相机，80–200mm 镜头



海德公园（Hyde Park）里的骑手们，英格兰伦敦（London，Eng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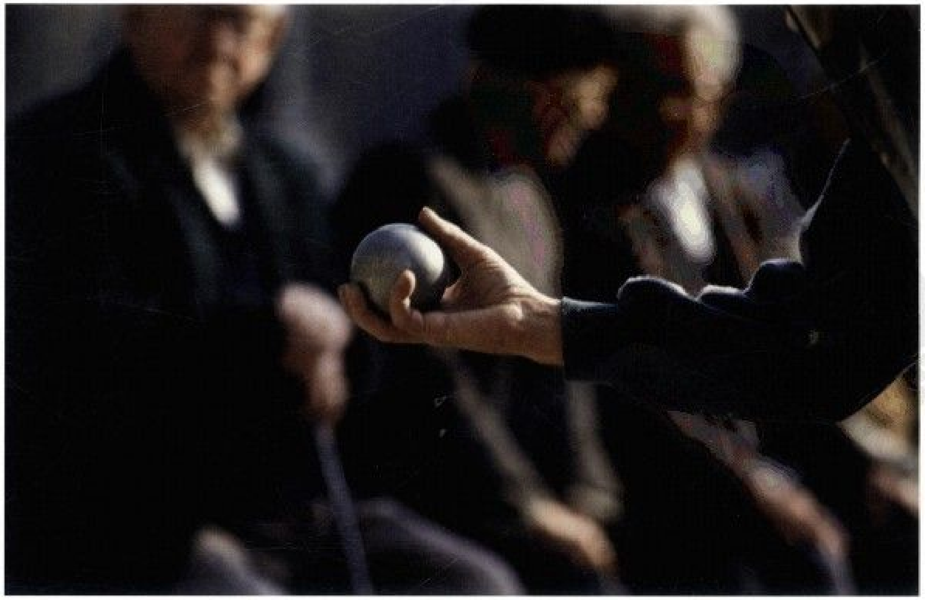
清晨这些皇家骑兵在海德公园里练习全速冲刺时色彩缤纷。春天是我最喜欢的拍摄城市的季节，公园里到处都是色彩。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70mm 镜头

迈尔逊尖岬（Milsons Point）的慢跑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Australia），悉尼（Sydney）

在悉尼港，到处都能看到有人在慢跑，或者轮滑或者游泳，他们是一群喜爱健身的澳洲人。我让我堂兄的女儿不停地在我的镜头前小跑，然后我用不同的快门速度进行试验。和往常一样，我认为人的因素提升了让人熟知的港湾桥和天际线的景色。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玩法式滚球（pétanque）的人们，西班牙巴塞罗那（Barcelona，Spain）

在巴塞罗那的公园里，这些老小孩们聚在一起在春天的太阳中一边玩法式滚球游戏，一边聊天。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消磨时光的好办法。

· Nikon F5 相机，80–200mm 镜头

雪中的萨尔斯堡（Salzburg），奥地利（Austria）

前一天晚上，在萨尔斯堡，我奋力爬上老城上的小山，扭伤了脚踝，忍着感冒去拍摄被灯光照亮的城市。泛光灯一直没有打开，我撤回了酒店，感到对不起我自己。第二天早上，当阳光洒在覆盖在城市的白雪上时，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比昨天好得多的地方。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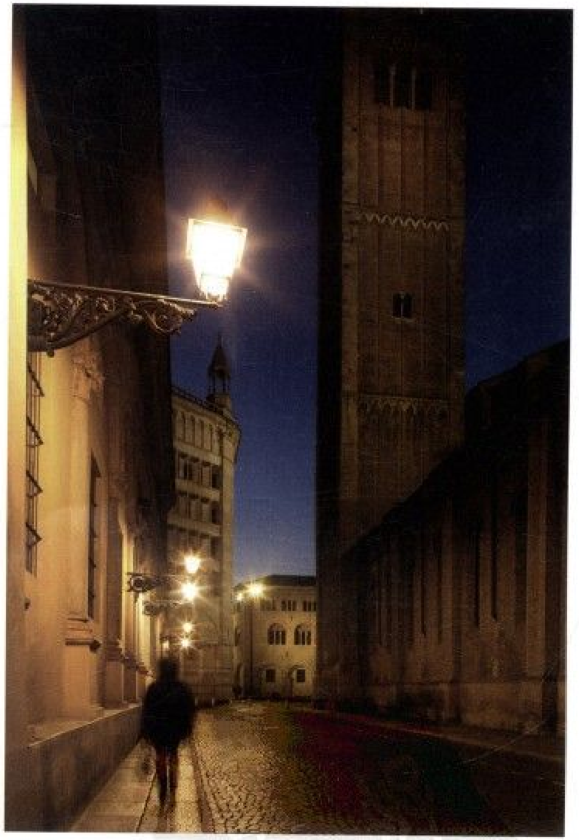
欧洲名城里的那些历史性建筑急需我们去拍摄。这些建筑向我们诉说着逝去的时光，在晚上它们通常会被灯光照射得很漂亮。即使在白天最不吸引人的地区在晚上被照射后都可能变成很美的地方。了解城市在夜间是如何被照明的，是城市中寻找拍摄点的一个挑战。拍摄夜间的城市照片完全在于计划和时间。当一个图像被预先想象并计划好了构图，剩下来的就是当夜幕开始降临时的设置和等待灯光了。最好的夜景照片不是在全黑时拍摄的，最理想的时机是天空开始变暗但仍然保持了足够的环境光线，以便得到一个丰富的、深蓝色调与灯光的暖色调相互补偿的光线。如果拍摄的时间过早，人工光的效果不太明显，太晚了，天空又会死黑一片。通常在白天和黑夜之间总会有一个约 5 ~ 10 分钟的间隙让它们达到最完美的平衡。

清晨的查理大桥（Charles Bridge）捷克共和国布拉格（Prague，Czech Republic）

布拉格老城里塔楼、雕塑和尖塔将我们直接带回了莫扎特的年代，没有任何现代的东西掺杂在内。在一个灰色多云的早晨，我正努力地想在平淡的光线中给查理大桥拍点什么。我刚刚换为黑白胶卷时，一对夫妻手拉手慢慢地走了过来，我捕捉到了这个瞬间。

· Nikon F5 相机，80-200mm 镜头

城市是很辛苦的地方，人们天天忙碌，甚至有人还要在晚上工作。即使在很坏的天气里，也能拍摄到好片子，事实上，我总希望在黄昏时下点雨，让人行道产生反光。摄影也一样，那里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拍摄点，在高峰时分经常要进出都市，背着一个巨大的摄影包和三脚架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有时必须要带着很大的摄影包，但我通常都知道自己需要拍摄什么片子，所以总是只带上合适的设备。例如，如果我在一个嘈杂、忙碌的市场里拍摄，我会带上一个机身，两只镜头，而不带三脚架。填充闪光也可能很有用。我还喜欢在昏暗的集市上使用一只快速的 85mm f/1.2 镜头拍摄人像。但有一个镜头，在任何一个城市的拍摄中我都要携带的就是我的 24mm 移轴镜头。向上拍摄一张一个建筑的照片，会发现什么？会聚的垂直线会让照片上的建筑看起来像向后倾倒一样。我们真正看到的也是一样，但照片洗出来后怎么看怎么觉得有问题。所以建筑摄影师们一直在使用大画幅相机，它可以通过上下移动镜头光轴来控制视角纠正垂直线，让所有的东西都是直的，图像的平面始终处于垂直状态。在 35mm 相机或数码单反相机上，我们可以通过移轴镜头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它们价格很贵，但我的移轴镜头已经早就换回了好几倍它本身的价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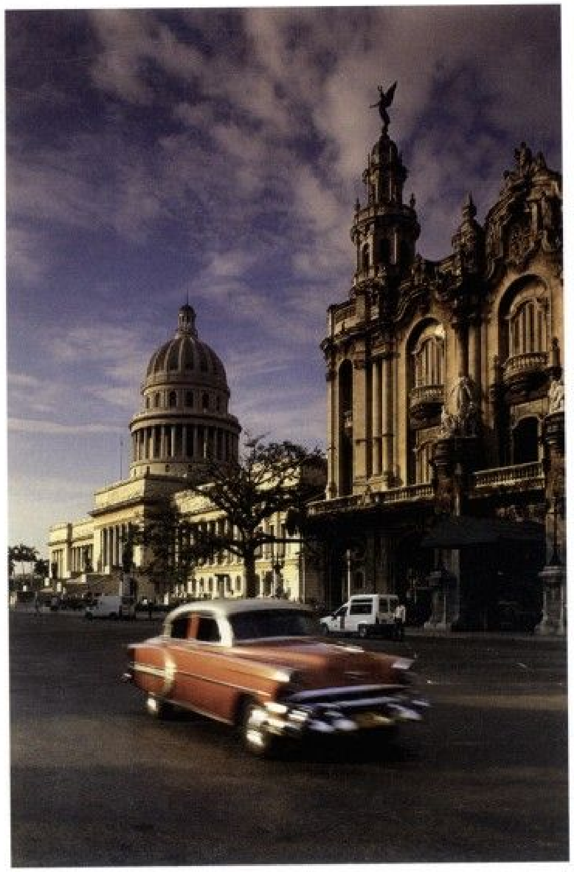


夜晚费拉里枢机路（Via Cardinal Ferrari）上一个孤独的人影，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Emilia-Romagna，Italy），帕尔玛（Parma）

我喜欢在夜景照片中有一些模糊的人影，只要它们在正确的位置。和往常一样，这次还是 Wendy 在帕尔玛扮演了这个幽灵般的角色。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mm 移轴镜头

"城市是很辛苦的地方，人们天天忙碌，甚至有人还要在晚上工作。"



经过大剧院（the Gran Teatro）和国会大厦（Capitolio）前的老爷车，古巴哈瓦那（Havana，Cuba），哈瓦那老城（Habana Vieja）

一幅照片里包含了哈瓦那所有的象征，国会大厦、剧院和一辆老式汽车。我还需要的只是一位叼着雪茄的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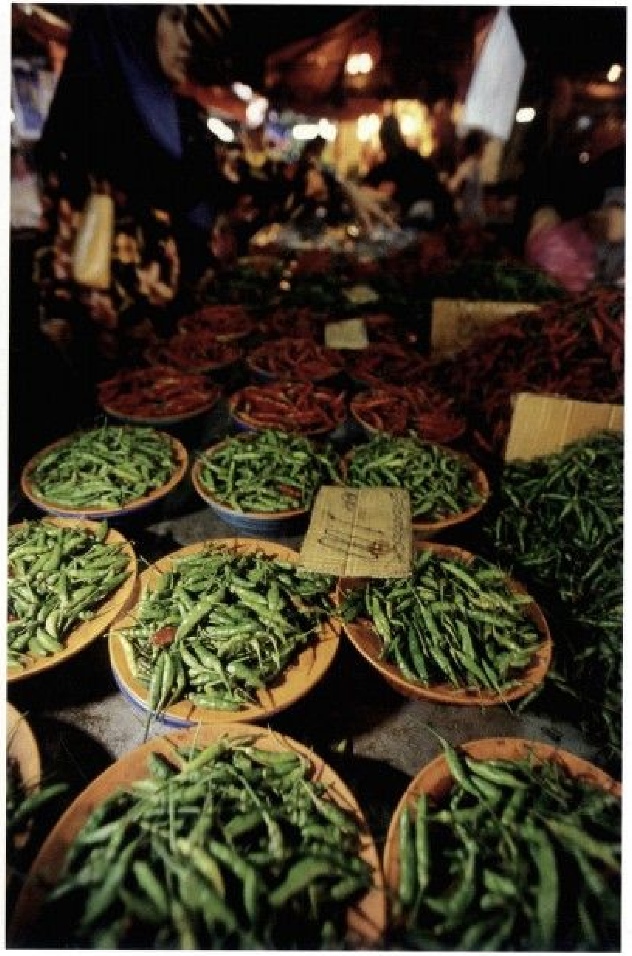
·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街景，越南河内（Hanoi，Vietnam）

对所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来说，人类的活动定义了一个城市。这个妇女挑着蔬菜的情景是典型的河内街景。

· Nikon F5 相机，80-200mm 镜头

城市也确实有它们的缺点。有时，一个三脚架的竖立就可能吸引城市里那些喝多了的、晚上出来闹事的和皮条客等。我的意识里一直在提防着小偷。还有关于所谓的三脚架政策。这是一个很现代的现象，一些被称为保安的人被雇佣来专门阻止那些在经过挑选的他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拍摄照片的摄影师，如果要得到拍摄的许可，可能需要提前几个月提出申请而且可能要花很大一笔费用。脚手架是另一个讨厌的东西。一次在佛罗伦萨，正在进行重建维护的建筑上的脚手架和绿色篷布破坏了我所有的照片。就在那次，当我想在酒店里很小的房间中睡觉时，窗外街道上深夜酗酒者的噪声和隔壁夫妻的吵闹声不绝于耳。还有不知道如何去百老汇的纽约出租司机……不过，任何环境都有其特殊的挑战性，城市能够提供那么丰富的选择，所以很值得走上街头去拍摄它们。



辣椒，马来西亚吉隆坡（Kuala Lumpur，Malaysia），秋吉市场（Chow Kit market）

当我一只手拿着相机，另一只手举着闪光灯蹲伏在他们的商品前几英寸时，吉隆坡秋吉市场的守摊人都感到有些困惑。这是一个窄窄的，像闷热的养兔场一样摆满了货摊的地方，这些货摊展示的是所有亚洲美食的五颜六色的内容：新鲜的鱼、辣椒、蔬菜、活鸡、柠檬香草、香料……只要你能说出来的东西都有。同时它还是一个混合了各种光源的地狱。遮阳篷破缝处的强烈阳光、钨丝灯泡和荧光灯光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不得不使用填充闪光。

·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考山路（Khao San Road）上的泰国炒面（Pad Thai noodles），泰国曼谷（Bangkok，Thai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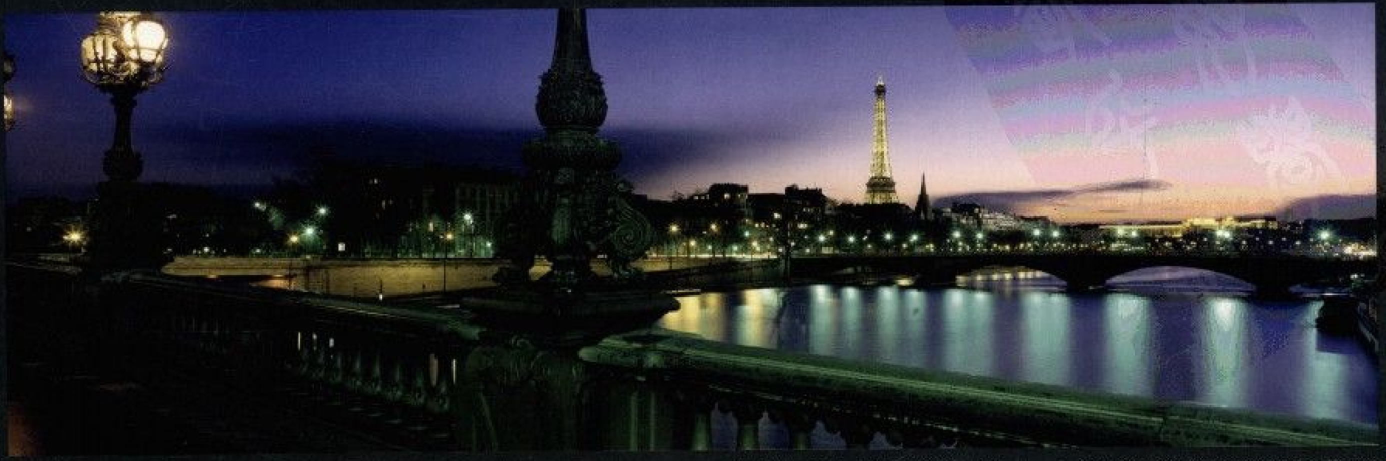
曼谷的考山路是所有到这个角落来的背包客和游客们的麦加。泰国炒面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街头食品了。当厨师往锅里添加辣椒酱时，我的相机几乎快进入炒锅了，一束填充闪光很好的平衡了环境光和街头光线。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7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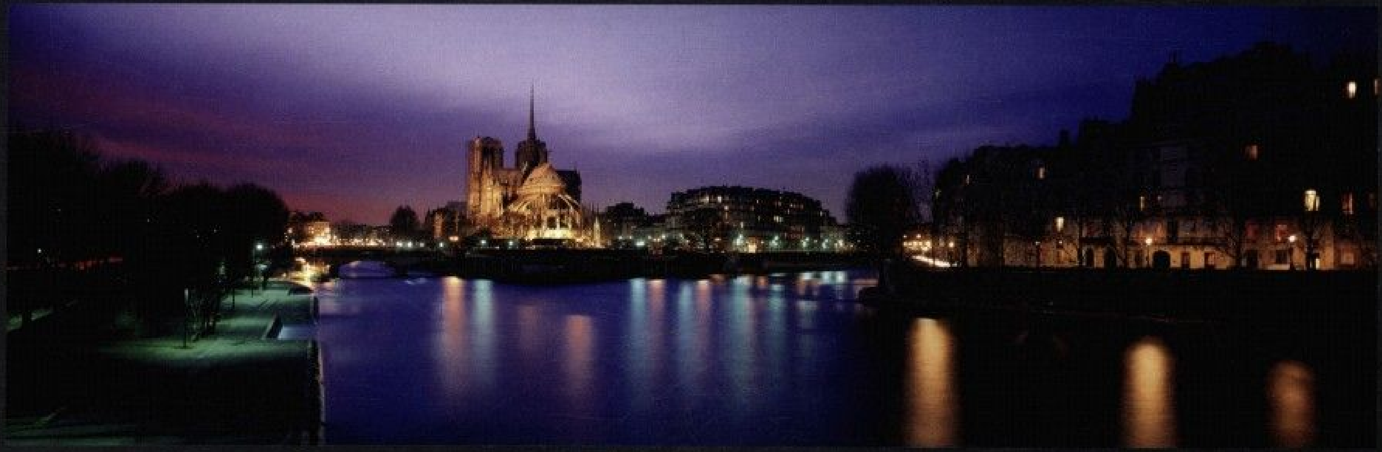
巴黎人行道

我拍摄巴黎多过任何一个别的城市。我发现它永远是一个令人刺激的主题，每次到那里去都能得到下次再来的灵感。要避免重复拍摄那些经典的著名视角的照片，因此想法很重要。毋庸置疑，艾菲尔铁塔不光是巴黎，而且是整个法国的象征，但它已经被拍摄得太多太多了。仍然从经典的夏洛特宫的视角再拍摄它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著名结构的一条腿和它下面的树叶就足够了。长焦镜头，鱼眼镜头，与众不同的视角，黑白胶片和红外线胶片：它们是竭力对这个著名主题带来新鲜视角的有用的工具。

黄昏中迎风飘扬的三色旗，17 区，凯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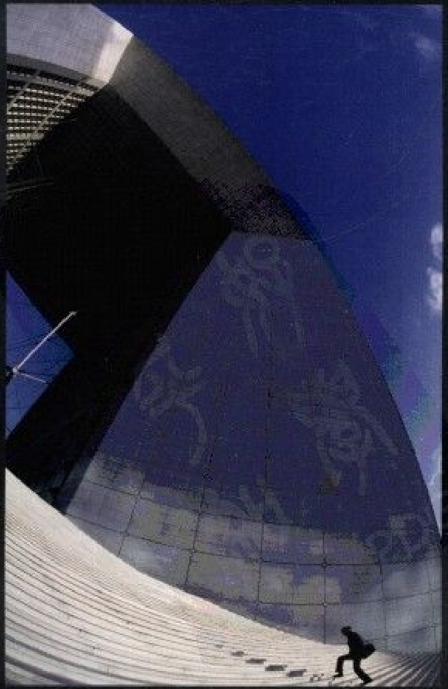


黄昏从亚历山大三世桥（Pont Alexandre III）看塞纳河和艾菲尔铁塔，第 7 区



巴黎圣母院（the Cathedral of Notre Dame）、西岱岛（Ile de la Cité）和塞纳河夜景，第 4 区

艾菲尔铁塔和战神广场（Champs de Mars），第 7 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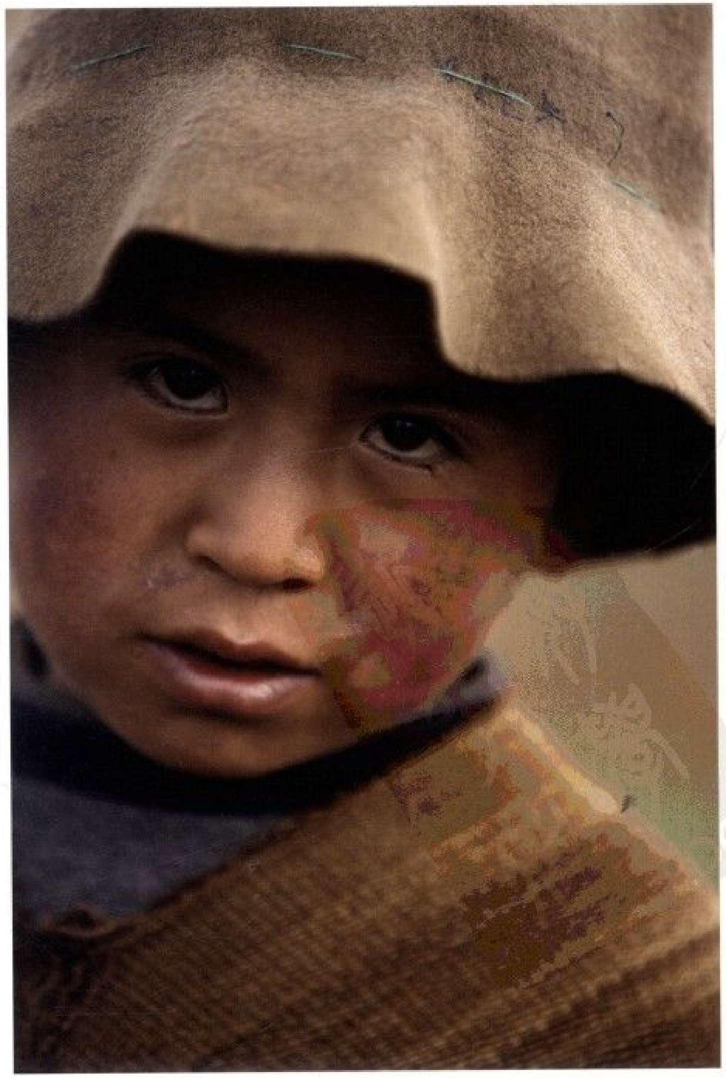


新凯旋门（Arche de la Défense）

皮肤

虽然我大部分时间喜欢用宽幅相机来拍摄辽阔壮观的风光，但通常人物更能反映当地的风味。理想的状态是，我每次旅行后回家都会带着各种内容的影像，有风光、有街头、有肖像还有一些细节，然后我会用它们在我的网站上整理出一个摄影随笔，与其他的影像互相关联。每一幅影像在整套照片中的重要性要比它们单独拿出来时要重要，在特定环境中的肖像和抓拍的人物照片是其中很重要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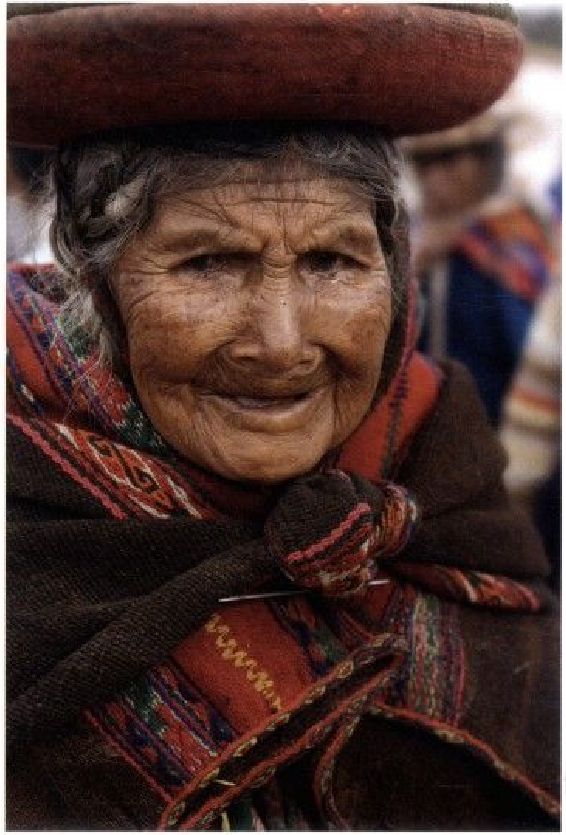
每个摄影师都有其风格和独特的工作方式。看起来，我花了一半的生命站在三脚架后面，等待我的风光作品所需要的完美光线，但我拍摄人物时则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放过任何机会、快速反应、冲动。我喜欢对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而不是去干涉它。摆好姿势，用惨兮兮的眼神盯着我的镜头的肖像照片不是我的风格。关键是观察，与主体互动，尽最大的努力去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



农村小男孩，秘鲁（Peru），秦瑟罗（Chincerro）附近

一幅肖像的构图应该在瞬间产生，但对于所有的影像来说，在画框内安排形状和没有混乱的背景是关键因素。通常在拍摄肖像时，我会全开光圈到 f/2.8，让背景处于焦点之外，但用这样的光圈，我必须非常准确地对焦。一般来说，眼睛应该是焦点之所在。相机的自动对焦通常能很好地完成对焦工作，但我随时都要知道它对焦对的是哪里，以便在需要时我能很快地纠正它的失误。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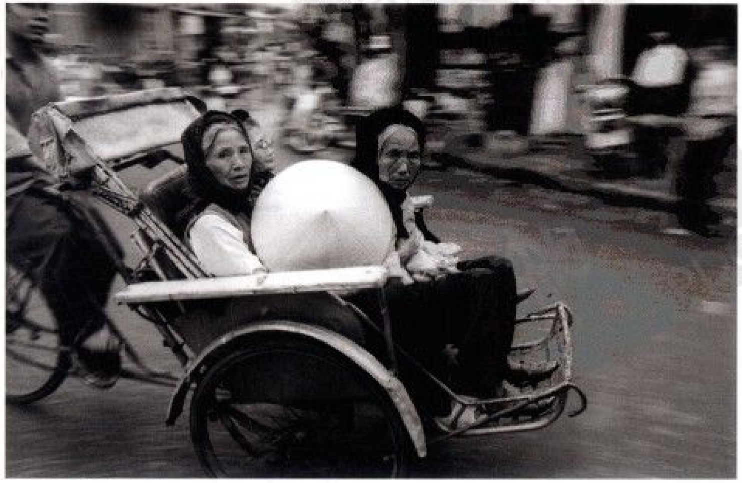


盖丘亚族（Quechua）妇女，秘鲁（Peru），库斯科（Cusco）附近，秦瑟罗市场

市场总是拍摄人物照片的最佳场所。在印加圣谷（the Sacred Valley of the Incas）上的秦瑟罗，这位盖丘亚族妇女可能是印加人的后裔。秘鲁的颜色和充满活力的文化非常独特，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已经没有穿自己民族的服装了。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24-7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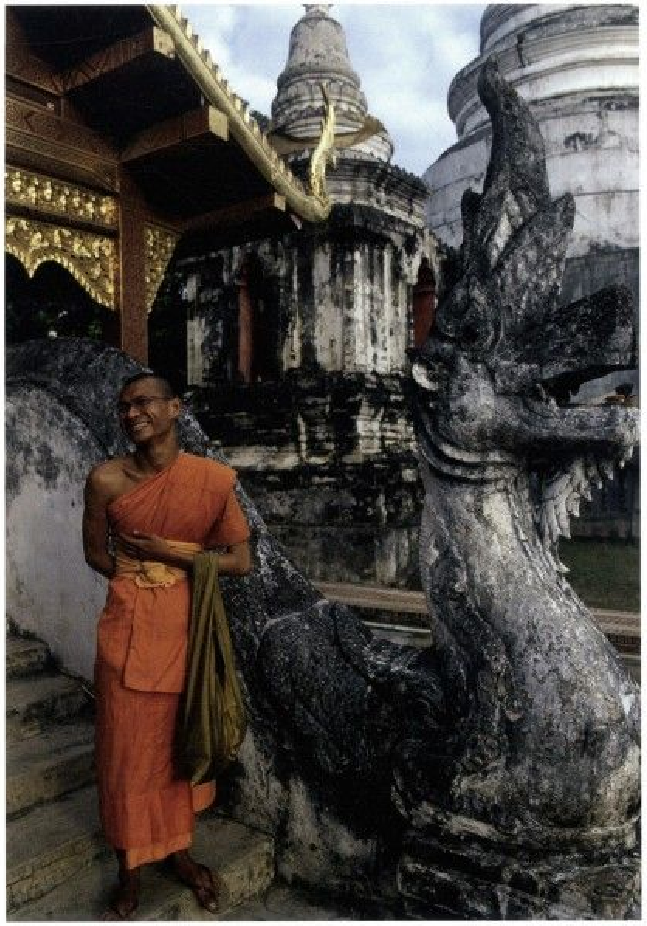
“关键是观察，与主体互动，尽最大的努力去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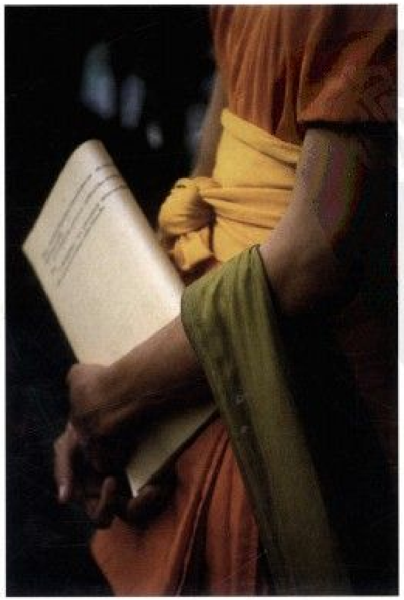
人力车里的老妇人，越南河内（Hanoi，Vietnam）

在河内的街头，你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嘀嘀的摩托车和自行车流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你只能走进车流。我站在那里，在阴沉沉的天空下看着眼前穿梭的人们。我在外面跑了一天拍摄越南街头丰富多彩的生活。一辆人力车向我驶来，我迅速地将相机设置为快门优先，1/8 秒，跟踪拍摄，看到了她们驶过时射向我镜头的尖刻的眼光。这是一个我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的瞬间，一个在一个月后从接触相纸上才看到的决定性瞬间。

· Nikon F5 相机，20-35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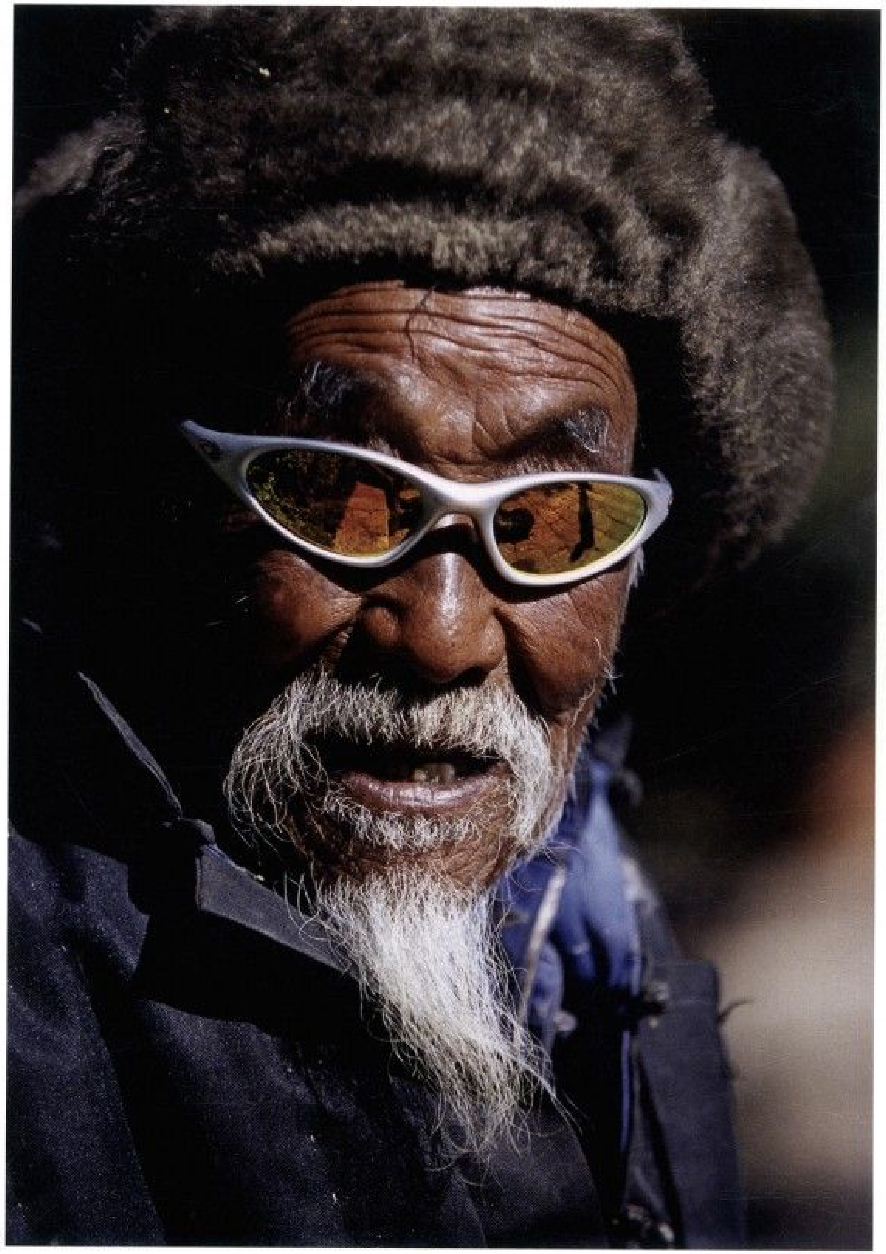
经常去请求得到别人的拍摄允许吗？不，对于抓拍，那可不行，瞬间很快就过去了，但有时这么做是很不礼貌的。人们通常会拒绝的，很多时候我不得不从绝对经典的场景退出，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被拒绝通常是一件很沮丧的事，我经常会郁闷好几个小时。在被粗暴的拒绝后，我很少会再回去故伎重演，但经过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很不敏感，脸皮也厚了不少。我被人扔过水果，也被人放狗威胁，这是我的工作，所以我不得不适应这些。我从来不会去冒昧地拍摄，这个游戏就是需要参与的，需要充分利用好环境，要接近；而坐在远处，用长焦镜头偷拍以免打扰别人的想法是没有用的。



帕邢寺（Wat Phra Singh）的和尚，泰国清迈（Chiang Mai，Thailand）

Wendy 和我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当相机被举起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待在那里，木呆呆地看着镜头，身体紧张，要让他们放松可是需要一定的功夫。在清迈的这个帕邢寺，Wendy 在我的左边，和一个和尚说着话以便让他无法意识到有一个摄影师正在步步逼近。在他们聊天时，我又接近了一步，来研究他那双拿着经卷的手。

-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Nikon F5 相机，28-7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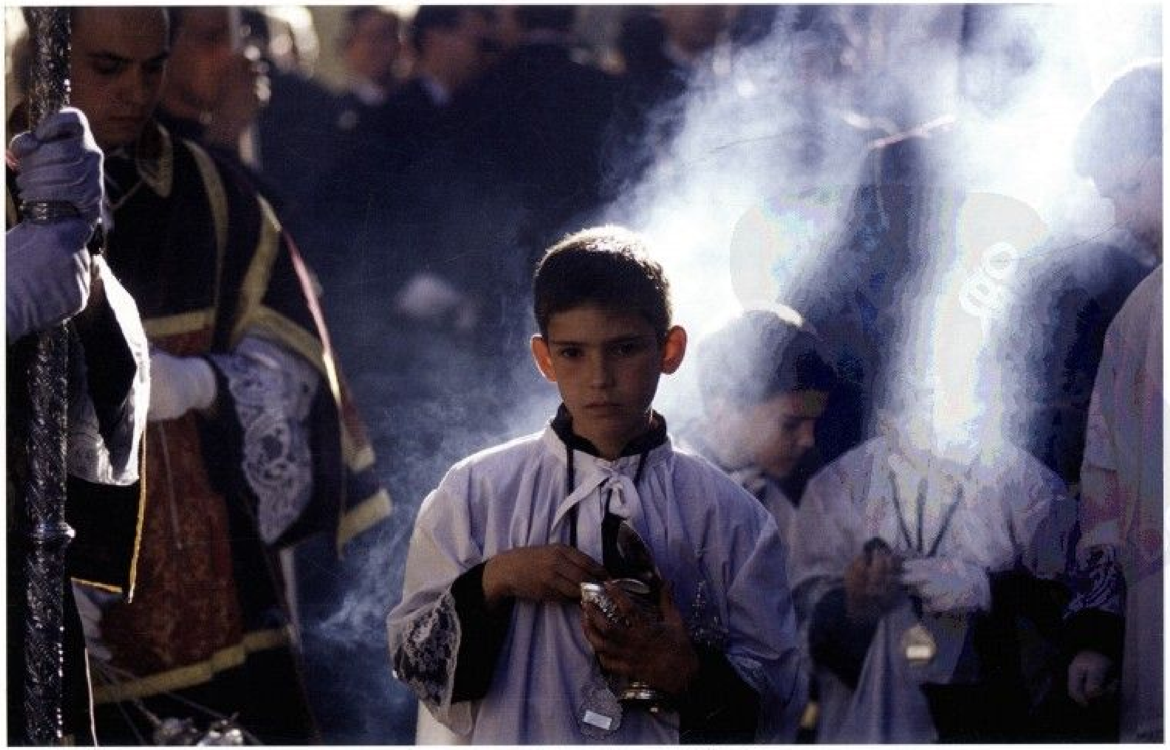
丽江，中国云南省

这个纬度的阳光带着灼热直射下来。我正坐在广场里消磨时光，沉浸在阳光和周围的环境中。一位老者坐在离我很近的一堵矮墙上，他的脸就像一幅中国的历史地图。阳光太强烈了，但我必须试着去拍一张，我能因此而失去什么吗？我向他做手势，他向我回敬了一个手势，我再向他做，我觉得有戏。我将 70-200mm f/2.8 的变焦镜头设置在 135mm 左右，拍了几张。我们又开始交流了，但还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他指着我架在头顶的墨镜，想试着戴戴。我把墨镜递给他，举起相机，构图，对焦，按快门……他很高兴。此时有一群中国的旅行者在拍摄我们两个，一个戴着奥克利（Oakley）牌墨镜的典型的中国脸和我——一个拿着巨大镜头的西方人。然后，他突然跳下来，装作要带着我的墨镜逃跑，而我也假装要去追他，此时整个广场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是几次神奇之旅中少有的让人感到温馨的一幕。那天中午，我兴致很高地吃了顿面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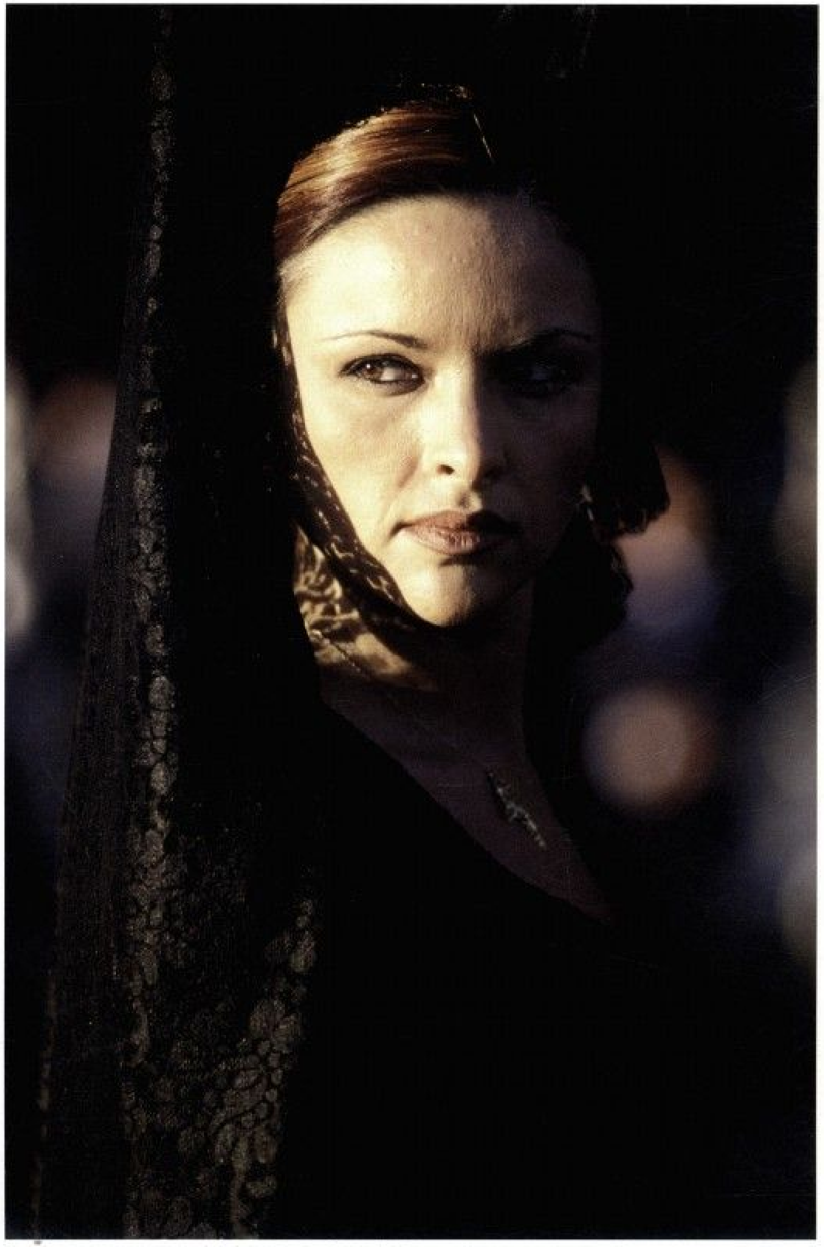
· Nikon F5 相机，70-200mm 镜头

PDG

现在一个很可悲的事实是人们经常想从给他们拍照片的人那里得到钱。我应该付给他们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因为这样会给别的摄影师带来麻烦，会让当地的经济扭曲，会使当地人利用被照相的机会而去骗钱。在哈瓦那的武器广场[1]，有一个满脸皱纹，长着浓密灰色胡须，带着格瓦拉贝雷帽，吸着格瓦拉雪茄的家伙靠向旅游者每张照片收 5 美元来挣钱。我最近在评审一些旅游摄影比赛时，总能看到他的面孔，现在他在一本古巴旅行指南的封面上透过当地书店的橱窗向外张望着。我必须承认，我也拍过他，但当我从他旁边离开时，我感到上当受骗了。



① Plaza de Armos，拉丁美洲许多城市的主要广场都叫这个名字，通常由政府建筑、教堂和其他有文化或政治意义的建筑环绕，其名称来源是：如果城市遭到了攻击，人们会到这里避难，同时，会有武器在此分发给人们保卫他们的城市。——译者注



圣周节（Semana Santa fiesta），西班牙马拉加（Málaga，Spain）

在整个西班牙复活节期间的圣周节[1]意味着会举行展现人们对宗教虔诚的街头游行。我在马拉加的街头，在人群中艰难地行进着，尝试找到一个很好的视角拍摄这些活动。那些戴着高高的紫色帽子，穿着黑色长袍的家伙毫无疑问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当游行队伍过去时，我为了争取照片中有一个很好的背景而踩在了别人的脚上。拥挤的人群让队伍行进得很困难，而游行的队伍又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一个唱诗班少年时不时地处于逆光状态，看起来很虔诚。队伍停了下来，我看到一个穿着黑衣的寡妇，她的服装太西班牙了，简直令人惊叹。我移动到一边，用侧光拍摄她，阳光很强，但我还能做什么呢？不拍了吗？她知道我在对她对焦，但她很喜欢这样，在他们继续行进之前，给我摆了好几个很高雅的姿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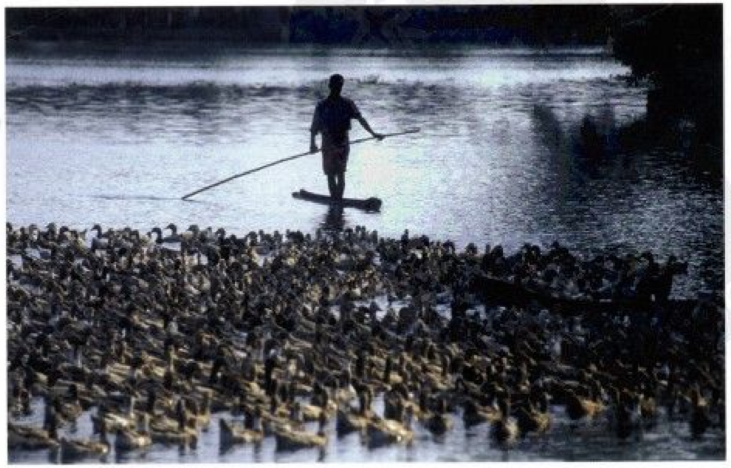
· Nikon F5 相机，70–200mm 镜头

① 圣周节是很多西班牙语国家都有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宗教节日，时间是复活节前一周，从周一到复活节。——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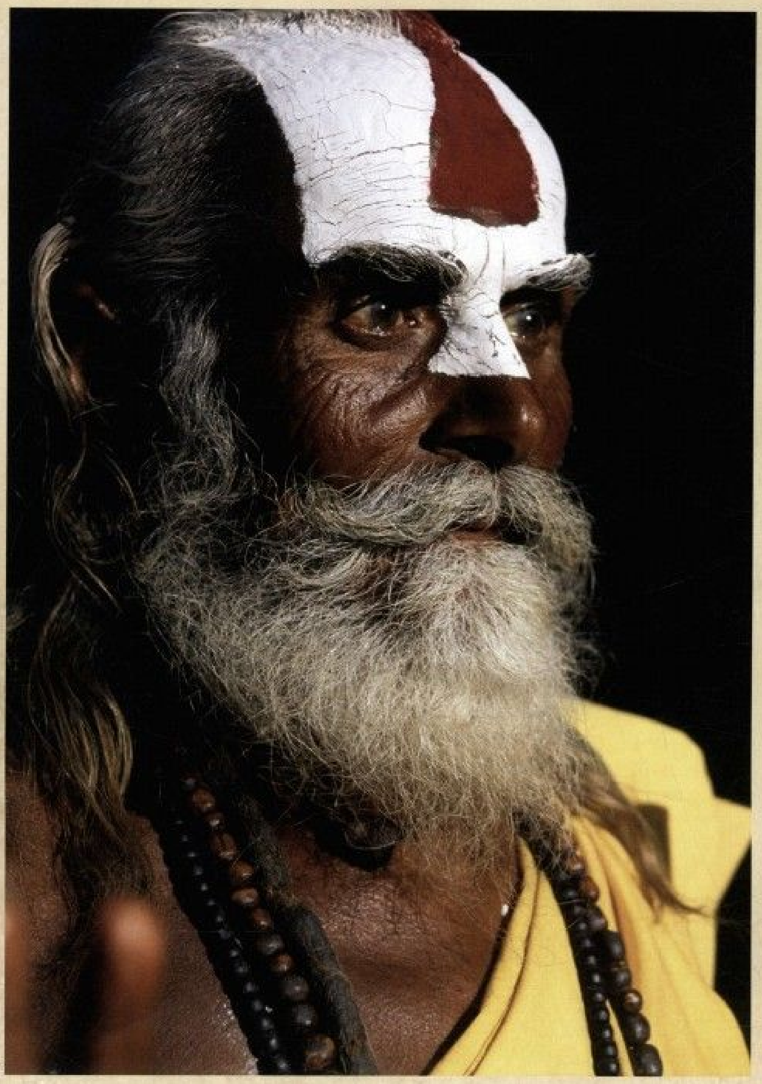
村庄印象，印度喀拉拉（Kerala，India）
在喀拉拉的逆流中划了 5 天船，我们看到了印度农村独特的一面。我们快乐的团队包括两位船工，负责为我们撑船，还用大量的椰子咖喱为我们做饭。我们只需坐在船上，看着印度从我们眼前飘过。这次旅行对健身来说真是不理想，但我们确实远离了旅游的热点线路，有很多的时间让我们去思考以及进行试验拍摄。几个穿着鲜艳莎丽服的妇女行走在有着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的路上，我用慢速快门进行追拍，非常过分地模糊了运动。夜幕即将降临，一个农夫正在河上照看着他的一群鸭子：他怎么能在那么小的船上保持平衡呢？

- Nikon F5 相机，80-200mm 镜头
  Nikon F5 相机，300mm 镜头

毫无疑问，我的照片和无数其他人的照片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对景物一种陈词滥调的、毫无价值的强化。但是我必须相信，我所做的事情与众不同，否则就只是一次简单的记录了。当然，有时有人真的感到不安了，这时某些补偿就是合理的了。一般情况下，你离开旅游的热点线路越远，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印度喀拉拉的村庄里人们因为我给他们拍摄照片而感谢我，而在西藏高原，几乎所有的孩子们都想方设法地逃避我的镜头。但是，在背着背包，举着相机的旅游者很多的地方，当地人在看到相机在对准他们时，脑子里都会浮现出美元的标记。



尼泊尔，加德满都（Kathmandu，Nepal）



今天是我们尼泊尔之行的最后一天，我走在大街上，想看看还能遇到什么。杜巴广场（Durbar Square）上有几个苦行僧在游荡，这些圣人们看起就像是从古代而来。今天，脑子里没有想过要找特殊的拍摄地点，我只带了一个机身和两支镜头，一支28-70mm和一支70-200mm f/2.8变焦镜头。我跪在一个苦行僧旁，开始了我们结结巴巴的交流——我的印第语非常糟糕。其实我是在争取时间来促进我们之间的友善关系，我一边构图，一边评估光线，同时在相机上通过按钮进行设置，而我还一直保持着和他的眼睛的交流。当拍摄机会悄然而至时，拍摄者可能没有时间去更换镜头或输入相机的设置，所以摄影师要对自己的机器非常了解。如果使用的是一款经典的中长焦镜头，就像现在这样，我几乎总是将光圈设置在最大处，即 f/2.8，这样我就能利用浅景深将背景放在焦点之外。即使这样，背景里的一些讨厌的细节也会毁了一张照片的。我指着我的相机，扬了扬眉毛……可以！我蹲下来，换了个方向，这样他的头就处于一个黑色的背景中了，我把相机举得高些，轻轻地半按快门，对准他的右眼，然后重新构图，拍摄。曝光行吗？没时间去进行包围曝光了，光圈优先自动曝光模式，设置了 +0.3 的曝光补偿以表现他的白胡子和额头上的颜料。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我相信我的相机的测光表会正确地完成任务的。下午晚些时候的阳光很强，还有方向性，如果再柔一些就更理想了，但这是真实的。拍了 5 张后，我挪开想再拍几张不同角度的，但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所以我只好停下来。向他合十礼感谢后，我轻快地离开了这里。

“当拍摄机会悄然而至时，拍摄者可能没有时间去更换镜头或输入相机的设置，所以摄影师要对自己的机器非常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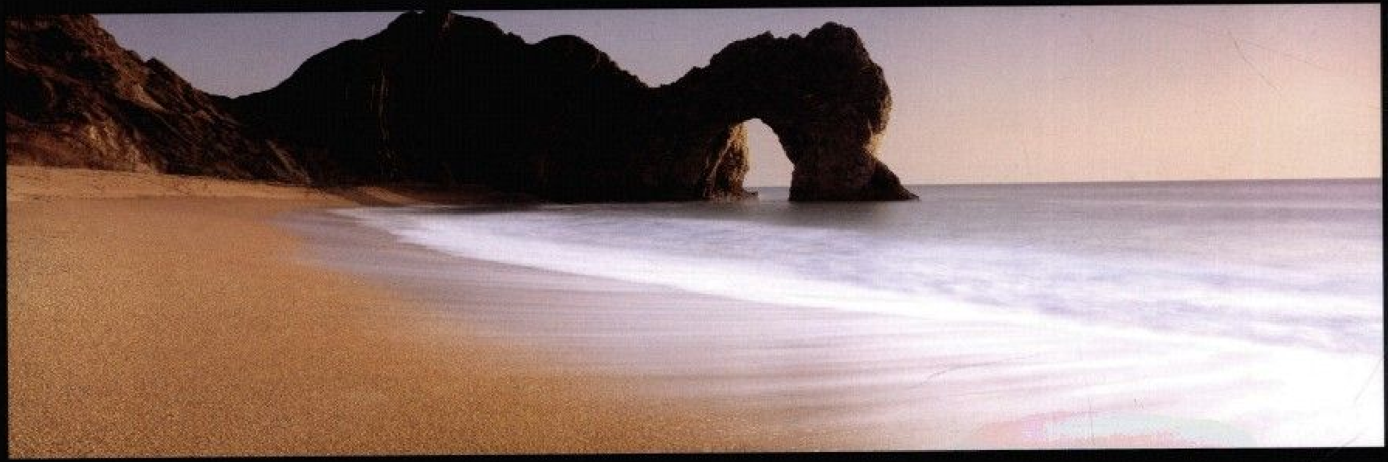
第 3 部分：作品

总的来说，一幅照片必须有自己的实力。为了创作它所花费的那些努力——摄影技巧、使用的设备以及摄影师旅行的距离，都无所谓。当大自然母亲开始微笑、所有的元素都毫不费力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些照片很容易就拍摄到了。更多的情况则是好的照片来自于坚持和对稍纵即逝瞬间的完美把握。

有时，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等待光线，而理想的光线可能只照射风景 30 秒，我也只能拍两三张。当云层重新关闭，我经常在想，我拍到了吗？我的曝光怎样？要作为自己照片的最严厉的评论者，要坚持不断地改进，但总会有相信自己的洞察力和经验的时候，然后开始拍摄下一幅。

特洛特尼半岛（Trotternish Peninsula），苏格兰斯凯岛（Isle of Skye，Scot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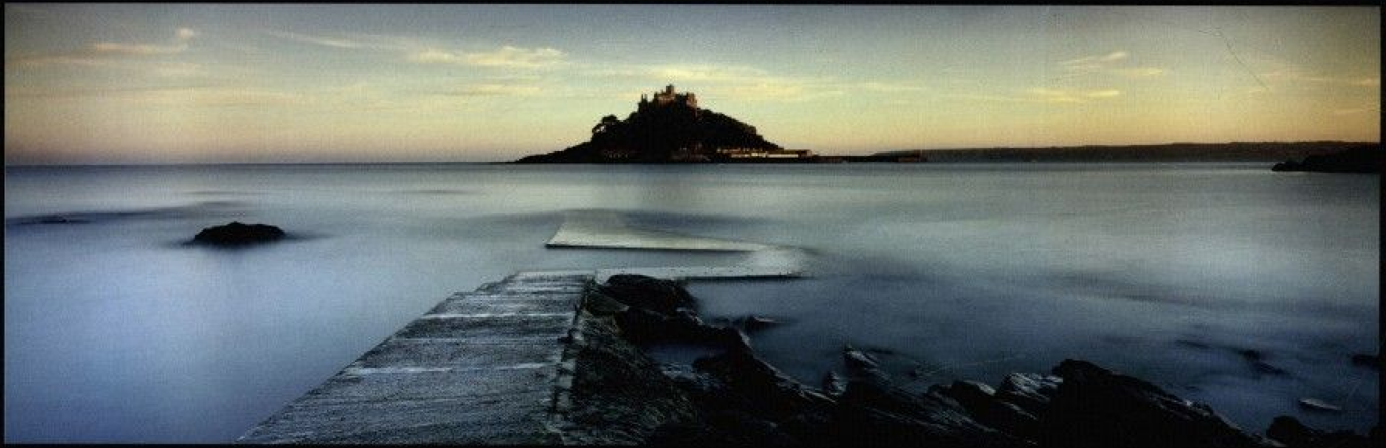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杜德尔门（Durdle Door），英格兰多塞特（Dorset，England）

我的外祖父曾经生活在这个陡峭的岩石周围。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的，我母亲记得当时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经过了一生的到处奔波，我回到了我的根，就是这里，多塞特。远行后回家的感觉真好。这段我们都觉得非常壮观的侏罗纪海岸，现在已经和（美国的）大峡谷（the Grand Canyon）和（澳大利亚的）大堡礁（the Great Barrier Reef）一起，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世界自然遗产了。这是我最受欢迎的一张照片，在全世界都有销售，挂在了无数壁炉的上方，考虑到我的拍摄范围遍布世界各地，这应该代表着什么吧。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圣迈克尔山（St Michael's Mount），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England）（David Noton/National Trust）

整个夏天我都被圣迈克尔山所迷住了。我来过很多次，在不同的光线和海潮时拍过很多照片。现在是6月的一个长长的傍晚，太阳正在落向西北方，产生了完美的侧光。我使用一个0.9的中灰滤镜，配合着f/45的小光圈来尽可能地降低曝光时间。为了让这个宽幅广角的四周曝光和中央一致，我还使用了一个0.3的中灰渐变镜，再加上使用的是IS050的胶片，所有这些让我的曝光长达15分钟。另外，我还有一个滤镜，一个0.9的中灰渐变镜来平衡天空和水的曝光。这是我使用最多的滤镜，大概在我的2/3的照片中都用过。潮水正在后退，渐渐地显现出前面的路，吸引着我们把视线投到远处的山。当快门在开启的过程中，我又无所事事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下面这些东西：景深、曝光、滤镜、光线的色温和构图，以及它们对整个图像的影响。创作影像需要很好地将科学和艺术融合在一起。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海登河口（Heddon's Mouth）上方海威尔角（Highveer Point）岩石上的杜鹃花，英格兰，北德文，林顿附近（Lynton，North Devon，England）

夏末北德文的海岸五彩缤纷。在埃克斯穆尔高地[1]向下伸入大海的地方，海岸边满是茂密的杜鹃花。我专门找这个时间来拍摄这里的丰富色彩，但在九月拍摄面向北方的英格兰海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年的这个时候，太阳从正东方升起，然后在正西方落下。所以，在一个面对北方的海岸上清晨或傍晚拍摄时，我要么直接面对阳光，或者阳光在我的正后方，而在白天，太阳会走到南方，让岩石笼罩在阴影中，很不理想。如果只考虑光线，拍摄面向北方的海岸的最理想时间是六月末，但此时的颜色却不是最好的。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一定要了解太阳升起和降落的方向，还有季节的影响。所以，在德文的这个峭壁上，太阳正在下降，我直接将它拍摄进了照片中。这是一种有麻烦的情况：强烈的阳光直接进入镜头，在各个镜片组之间来回折射产生的眩光，还有从水面反射的阳光以及岩石之间的反差。我等到太阳落得很低，渐渐失去它的力量，以便解决眩光的问题，但反差问题只能在拍摄时分别对高光、中间调和暗部拍摄几张，然后在数码暗房里进行混合。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① Exmoor，英格兰西南康沃尔的一片荒野高原。它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区，有著名的史前遗迹。——译者注

克鲁姆公园（Croome Park），英格兰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England）（David Noton/National Trust）

完美的反光，一个戏剧性的天空和一点雾气漂浮在湖面上，不会有比这样更好的条件了。阳光透过树照射过来，在这样的时刻有很多选择。如果我用胶片拍摄，我会尽力快点用相机拍下来，在光线最好的时候使用包围曝光、重新上卷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但我不是，这种情况下用数码拍摄绝对超值。我先拍了一张，然后迅速地查看监视器。我看到有闪动的警告，告诉我在太阳周围的高光部分失去了细节，我又重新调整了曝光，设置了 -2/3 挡的曝光补偿，拍了另一张，检查高光和直方图，搞定，或者说差不多吧。只需两张照片。我现在可以继续拍摄其他的图像，拍摄这个美丽的英国早晨的更多的风光了。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巴特米尔湖（Buttermere），英格兰坎布里亚（Cumbria，England），湖区（Lake District）

一天，在湖区，我的所有感官好像都因为对秋天的喜爱而被激活了。秋天是颜色最鲜艳的时候，风光染上了一层金黄色。寂静的巴特米尔湖上飘荡着鸟鸣。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空气中的湿润，闻到丛林中的秋天的气味。这里是很多摄影师熟悉的地方。我来这里很多次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是1983年，当我还是一个学习摄影的学生时，参加的一次学校实地实习旅行），但每次都大有不同，我可能在以后还会来很多次。现在，第一缕光线正慢慢地向下照亮远处的山坡，但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站在三脚架旁，踢着我的脚踝，查看着东边的天空，想着我下一餐该吃些什么，等待着光线。我想这种情绪伴随我度过了大半辈子的时间。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清晨的索尔兹伯里教堂（Salisbury Cathedral），英格兰威尔特郡（Wiltshire，England）
（David Noton/Britainonview.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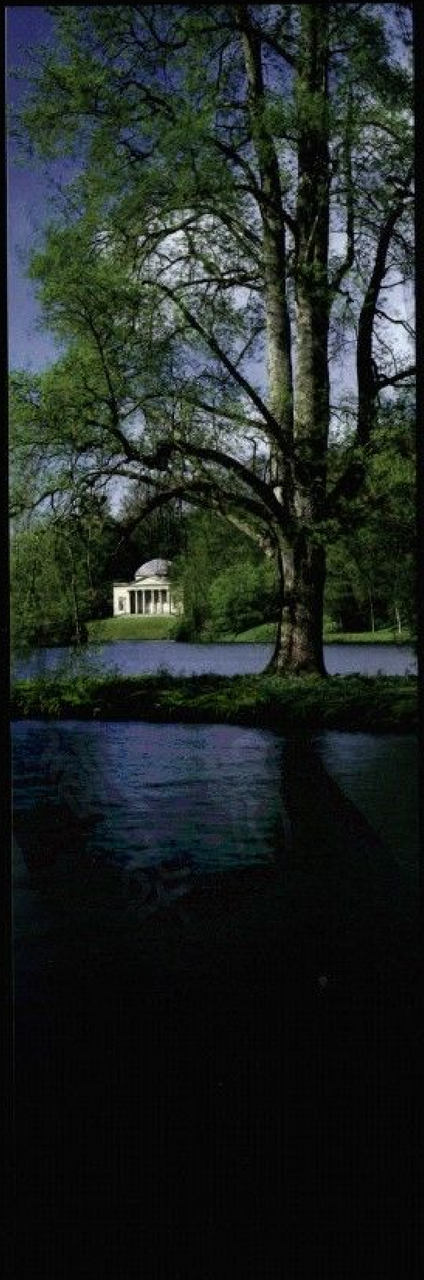
整个夏天我都在等待下面这些完美的条件：一个静止不动的高气压围绕着索尔兹伯里教堂，周围潮湿的草地上的雾悬挂在半空。经过连续两个清晨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工作。在头一天清晨，我看到了迷雾会悬在何处，也拍了几张不错的片子。第二天清晨，夏天的一个星期日，早上 5 点，我又来了。预先视觉化、坚持以及在现场……确实管用。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6-35mm 镜头

班堡城堡（Bamburgh Castle），英格兰，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England）

诺森伯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郡，城堡俯瞰着辽阔开放的海滩，是一个海阔天空又充满活力的乡村。我总是根据我的视觉来在不同的格式之间裁剪和变换。有些风光必须要用宽幅来拍摄，比如这一幅。现在，我虽然正在卷着宽幅相机里已经曝过光的220胶卷，但我还在想着下一步，因为凌晨前最好的光线已经没有了。当太阳升到地平线以上时，高纬度的云遮住了它的直接光线，但这片云，刚才还是红彤彤的，现在已经成了单色调和反射的杰作了。前面一个清晰的人影（读者肯定知道是谁的）在正确的位置和她的反光，我用数码相机拍摄了这幅照片。这种小幅面的照相机让我能够很快地完成工作，拍摄时可以更无拘无束，可以用更灵活多变的拍摄方式，可以使用更广的镜头和透视。大幅面的全景相机需要更多的预想、考虑的过程。对二者来说都有合适的使用场合。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四季，英格兰威尔特郡（Wiltshire，England），斯陶尔海庄园（Stourhead）

我先拍的是秋天的那张。斯陶尔海庄园[1]的秋天非常美，在这里拍摄了一段时间后，我有了拍摄这里四季风光的想法。从那以后我便开始练习坚持和计划了。要发现一个地方能适合所有四季的不同光线很困难。我已经忘了，为了拍摄这套照片我来过几次。冬季那幅很难拍摄，幸运的是我在一年中少有的几个寒冷的天气的时候正好在这里。秋天和冬天那两幅中清晨的阳光的方向非常完美，那是从东南方照射过来的低低的侧光。春天和夏天非常难拍摄：太阳从东北方向升起来，我必须等好长的时间，大概快要到中午了，太阳才会走到东南。如果拍摄早了，我就会遇到我不喜欢的色调平平的光线，但现在这种拍法太阳要比我平时拍摄时高得多。夏天那幅是最后拍摄的，当我最后将它们一张挨一张地摆在我自己面前时，我有一种满足感：一年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果。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① 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米尔（Mere）附近斯陶尔河（River Stour）源头处，占地11平方千米，庄园中有帕拉第奥风格的建筑、有村庄、农场和林场，该庄园自1946年起为英国保护名胜古迹的私人组织——国民托管组织（National Trust）所拥有。——译者注

中世纪城堡前随风飘荡的罂粟花和大麦，法国朗格多克（Languedoc，France），卡尔卡松（Carcassonne）

每次我都询问航空公司我能携带什么东西，不过好像得到的答案老在变，这对摄影师来说是个大问题。很明显，最好能将摄影设备全部作为手提行李随身携带，但如果要携带长焦镜头、手提电脑和宽幅系统是几乎不可能了。更不用说生活和野外宿营所需要的全部设备了。我不喜欢去争论是否要携带我的 400mm 镜头，或者这次旅行是否需要携带宽幅系统，等等。转到数码摄影后，我不用再携带几百卷胶卷去旅行了，但我需要的充电器、线缆和接头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在我们每年的时间表中，冬天我们会经常去遥远的南半球或热带地区。春天我会闪电般的去欧洲大陆的城市。到 5 月，我就会被机场和出行计划所完全占有。所以，当另一个可以穿过法国或意大利小巷的旅行要来临时，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高兴能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都搬上汽车了。我们在这个卡尔卡松附近的地区待了一个多星期。比平时要长一些，但在南运河[1]有太多的可拍摄的东西，我不愿意离开这里。我已经侦察出来了不少拍摄点，有些不得不等到我们下次再来时去拍摄了。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① Canal du Midi，法国南部一条240千米长的连接大西洋与地中海的运河。——译者注

天空之城（Cordes-sur-Ciel），法国南比利牛斯（Midi-Pyrénees，France）

无论从旅游指南、朋友的叙述，还是我看到的照片中，这座中世纪法国专为防御而建的小城——天空之城，都会发现它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从比利牛斯开了半天车后，我们开始在山谷下方安营扎寨了。在绕着这个小城的外围骑了几个小时自行车后，我找到了清晨拍摄的地点：邻近这个典型法国山顶之城的一座小山。第1个早晨，在东北方的地平线上，分开的云层让天空什么都没有，而这些分开的云层还顽固地遮挡着正在升起的太阳。在回到面包房前，我在这里毫无结果地转了好几圈。第2天清晨，是个晴天，不过太晴了。光线很低，而且有方向性，稍微有一点雾，天空万里无云。不知道为什么，它们总是不一块来——图像也不会有戏剧性。第3天清晨，天看起来又是很晴，又少许云——太完美了，但当我就位时，我却站在一片铅灰色的天空下。在回去吃牛角面包前，这次又是毫无收获。第4天凌晨4点时就有云了，所以我再次来到这里。山谷被一层薄雾所笼罩，升起的太阳尽力将薄雾纱帐覆盖整个小城，这正是我所期待的。阳光很弱，但已经足够了，那些薄雾让这张照片与众不同。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锡比里尼山国家公园（Monti Sibillini National Park）前的普雷西村（Preci），意大利翁布里亚（Umbria，Italy）

当眺望到美景时，我们就会得到意外的惊喜，而在翁布里亚的这个农场里，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惊喜。我们抵达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凌晨出来，向锡比里尼山方向的山谷望去，普雷西村令人难以置信地坐落在山上，整个山谷弥漫着雾气。雾气可能会散去，也可能会一直在那里，不管怎样，为了保险，我设置好数码单反拍下了这个场景，因为天空中正在弥漫着清晨的色调。通过迷雾的一个缺口，村子像是漂浮着，时间足够我再多拍几张，然后村子便又隐藏进了迷雾背后。我在相机的监视器里检查了一下照片，看起来不错，虽然有些漂白，而且因为反差低而看起来很平淡。不过我知道，低反差的问题我可以在以后解决以——如果所有的信息都在 RAW 文件中，我可以在后期处理时对它进行优化。欺骗？才不是呢，我只是将此时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了。我并没有想添加点别的假景物，而仅仅就是我看到的东西。让主体的色调范围与摄影介质一致，无论它是胶片、像纸还是数码图像，是从福克斯·塔尔博特[1]开始摄影师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① Fox Talbot，1800～1877年，英国人，碘化银纸照相法的发明人。——译者注

从圣马克（San Marco）广场看贡多拉（Gondolas）和圣乔治马乔雷教堂（San Giorgio Maggiore），意大利威尼斯（Venice，Italy）

摇晃的贡多拉是到过威尼斯的所有摄影师必拍的前景。我知道，站在圣马克广场向对面的圣乔治马乔雷教堂看去，是欧洲最经典的风景之一。我怀疑有些人没有在这里拍照片，所以，我要拍，谁又会拒绝呢。我要在这个永恒的场景里留下自己的印记。我已经对这个场景花了很多时间了，想将贡多拉和下午晚些时候的温暖的光线结合起来。我用一点漫射光来柔化场景，再加上一点暖调（准确地说是一块81C滤镜）。总的来说，我反对使用彩色滤镜，我总是记得大一时老师的建议："千万不要去想使用滤镜。"这有点夸张，使用时要注意时间和场合，如果使用滤镜，一定要细心。如果很明显地看出来使用过滤镜那么就露怯了。但这幅照片的关键在于贡多拉：让它们有一点虚，还要将它们排在一起。划贡多拉的人来来往往，但当光线最好的时候，我拍摄了这幅照片，只有一个人回到了停泊地。半秒钟的曝光得到了需要的虚化。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沙丘上修长的人影，纳米比亚纳米布沙漠（Namib Desert，Namibia）

没错，那是我的超级模特，Wendy，勇敢地跋涉着。早些时候，我总是一个人旅行，那是唯一的选择，但我们不能老那样，所以 Wendy 越来越多地开始跟我一起旅行了。现在我俩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有人能代替我开会儿车，帮忙搭帐篷，拿东西，关心我，最重要的是时刻保证我的精力充沛，这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分享旅行中的艰辛和欢欣让我们的旅行充满快乐。在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雪地里宿营，她可以变魔术般的做出一顿美食，作为一名护士，她开发了莎笼[1]的上千种穿法。作为一个摄影师的伙伴可是不容易的，——当常人正坐在餐桌旁大快朵颐时，她要在潮湿的山头无休止地等待光线，还要对付一个因为 5 天还没有拍摄到一幅好照片而快要自杀的一言不发的摄影师。她认为飞行时所有的手提行李都是摄影师的设备是很正常的。当然，她永远是风景中修长的身影。

· Nikon F5 相机，80–200mm 镜头

① sarong，一种用一定长度的颜色鲜艳的布做成的缠在腰部裙子上的男女服装，主要流行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岛屿。——译者注

苏瓦扬布塔（Swayambhunath Temple），尼泊尔加德满都（Kathmandu，Nep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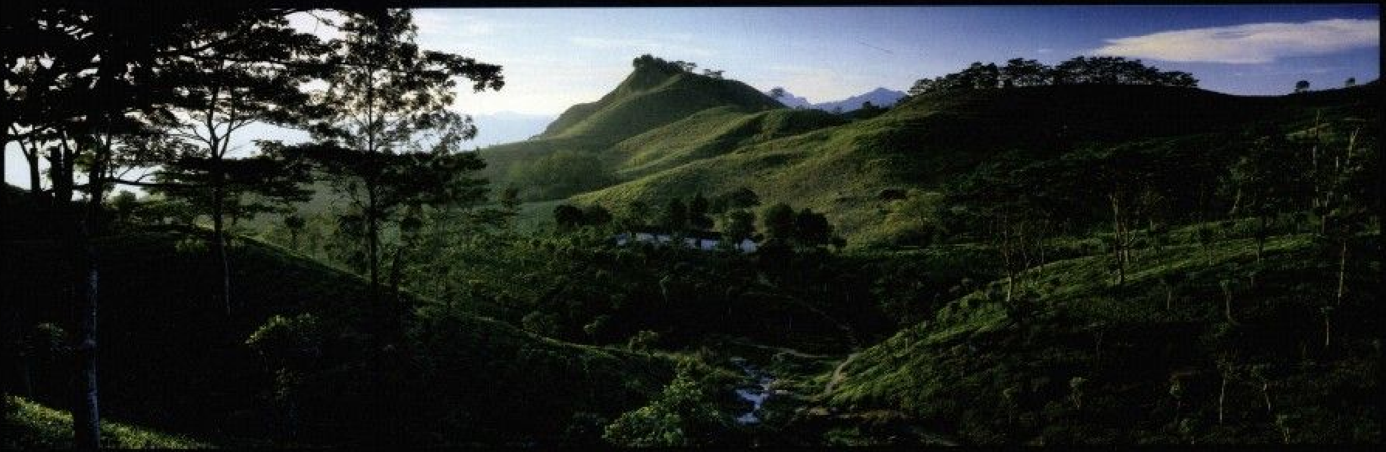
最好的照片永远来自于好的计划。我在一天最热的时候到这里时就预先将这个场景视觉化了。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在下午晚些时候，在苏瓦扬布塔花一个小时伸着脖子向上看，等待鸽子飞到正确的位置。它们到处飞，就是不到我想要它们飞到的地方。我不断地跺脚、拍手想刺激它们，让它们能够从我面前快速地飞起来。塔上有许多猴子跳来蹦去，怀疑地看着我。我猜想它们以前也看到过类似的情景。我的脖子和手臂都因为上举而开始感到难受了。我开始怀念我的第一个单反了，那是一台小巧、轻盈的 Olympus 相机。现代的专业相机太重了——难道这就是进步吗？

· Nikon F5 相机，17–35mm 镜头

吴哥窟（Angkor Wat），柬埔寨（Cambodia）

有一段时间，每次旅行时我都在问自己，我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凌晨两点，我睡不着，躺在暹粒（Siem Riep）的一个没有窗户的牢房里淌着汗。一边拍打着蚊子，一边忍受着时差和肚子的疼痛。每次旅行总有其最低点，那时所有想做的就是回家，现在就是这样。所有孤独的旅行者都知道这种心灵上的如同乘坐过山车一样的难受状况，这是一种虚弱到极点产生的极度失望。幸运的是，我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低潮，所以我知道这只是很短暂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第二天我就拍下了东南亚温暖傍晚中沐浴在热带夕阳下的吴哥窟古老的庙宇。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茶场，斯里兰卡（Sri Lanka），康提（Kandy）附近，中央高原（Central Highlands），马特莱地区（Matale region）

我们的司机叫 Elvis，他一边快速地开车带着我们进山，一边和我们聊着他对佛教的理解。很明显，按照他的理解，无论我们干什么，我们的命运都预先被设定好了，所以他如何驾车拐过死弯也因为我们的命运而无关紧要了，我们都要转世的。当我们翻过山脊、躲避牛群、小孩和骑摩托的人的时候，我尽力去接受这种对生命的观点。但我们注定要到达斯里兰卡中部高山中的这个茶场，而我正在看着这个翠绿的风景。大地像被披上了一层天鹅绒：仔细一看，它们是茶树，里面有许多背着背篓的妇女正在采茶。光线正在减暗，而我也忙着调整着相机。这时走过来一个人，我想是不是麻烦来了，我算是遇到过太多了，所以不得不警惕起来。但结果并不是那样，他是这个庄园的经理，过来给我送了一杯茶。然后，我们坐在我们的阳台，看着黄昏降临在远处北方的山上，感受亚洲的心跳。只需要一点点机会，斯里兰卡就会深入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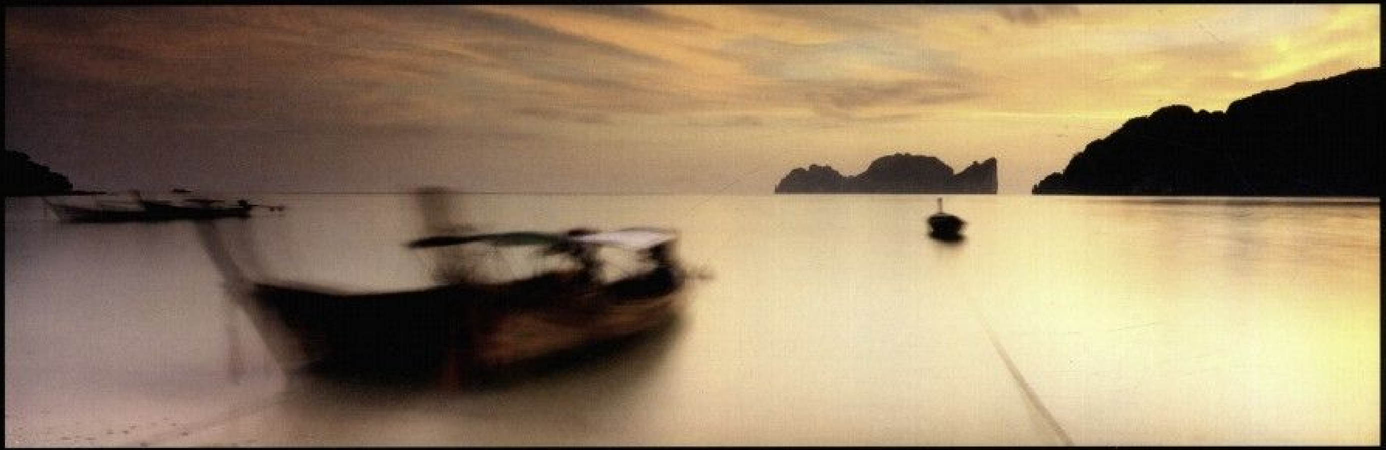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稻田里的妇女，越南（Vietnam），湄公河三角洲（Mekong Delta），槟知省（Ben Tre Province）

越南，光这个名字就能让我沉醉，总是一个我必须去的地方，而且从来也没让我失望过。我在湄公河三角洲，大概在胡志明市（即原来的西贡）（Ho Chi Minh City——Saigon）以南60英里处。这里是被纵横蜿蜒的小河分开的稻田的世界，像薄饼一样平坦，几乎从来就没有被外面的世界所打扰。我现在就像在世外桃源一样，住在槟知的一个国营的旅馆里，和一个最佳西方集团（Best Western，全球最大的单体酒店连锁集团——译注）的酒店有些不同，到处都是胡志明的照片。我还有了随从：本来我想租一辆车，结果是被配了一个司机和翻译。我们全都钻进了一辆法国老式小小的标致车里。我不敢相信稻田是如此的绿。当我的快乐地坐在农民的草棚里喝着湄公河威士忌（只比更淡的液体有一点酒味）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妇女割稻子的照片。我站在快没过我靴子的泥水里，紧紧地抓住相机和70-200mm的镜头[1]，一边还要劝这些妇女们抬起她们的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生活方式。

· Nikon F5 相机，80-200mm 镜头

① 原文如此，疑为80-200mm镜头之误。——译者注



皮皮岛（Kho Phi Phi），泰国（Thai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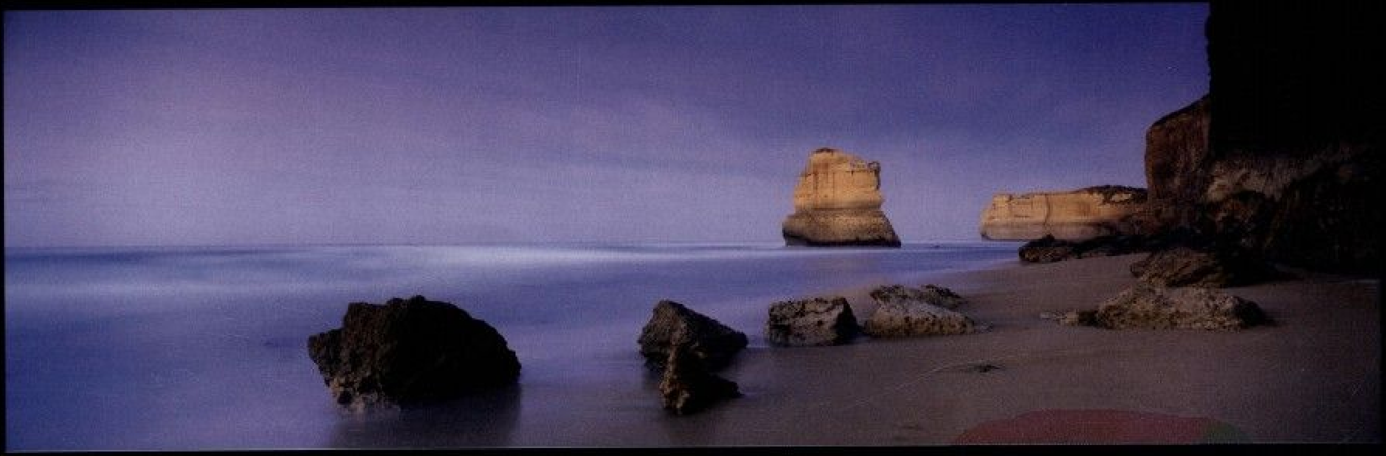
上午 10 点 30 分，我站在海滩上，此时大浪冲击着海滩，我在想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做什么。要去哪里？要冲到一个高地上吗？岛内大概 1.6 千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些小山丘，我猜想如果尽全力，我可能在 15 分钟内爬上去。那里足够高吗？我必须在海啸后再次来到这里。我的旅行时刻很多首选在这个平时温和的海边，在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塞舌尔、马来西亚，当然还有泰国的无数的海滩酒吧和小屋里。作为一个旅行摄影师，这里是我起步的地方。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乌那瓦土纳（Unawatuna）附近的坐在柱子上的渔夫，斯里兰卡（Sri Lanka）

三脚架的脚管慢慢地沉入柔软的沙子里。海浪拍打着三脚架的四周——现在的支撑不是最稳的，我不知道能不能行，但我必须要试一下。我需要三脚架，因为我知道慢速的快门可以强调渔夫们后面海浪的运动。我装上了300mm的镜头，这支镜头平时就很难拿稳，更不用说现在这种情况了——印度洋的海水正拍打着我的膝盖。太阳在迷雾中像一个大火球那样落下了；这是斯里兰卡最迷人的时刻。这个社区被海啸给摧毁了，我一直想知道这些渔夫的情况怎样。

· Nikon F5 相机，30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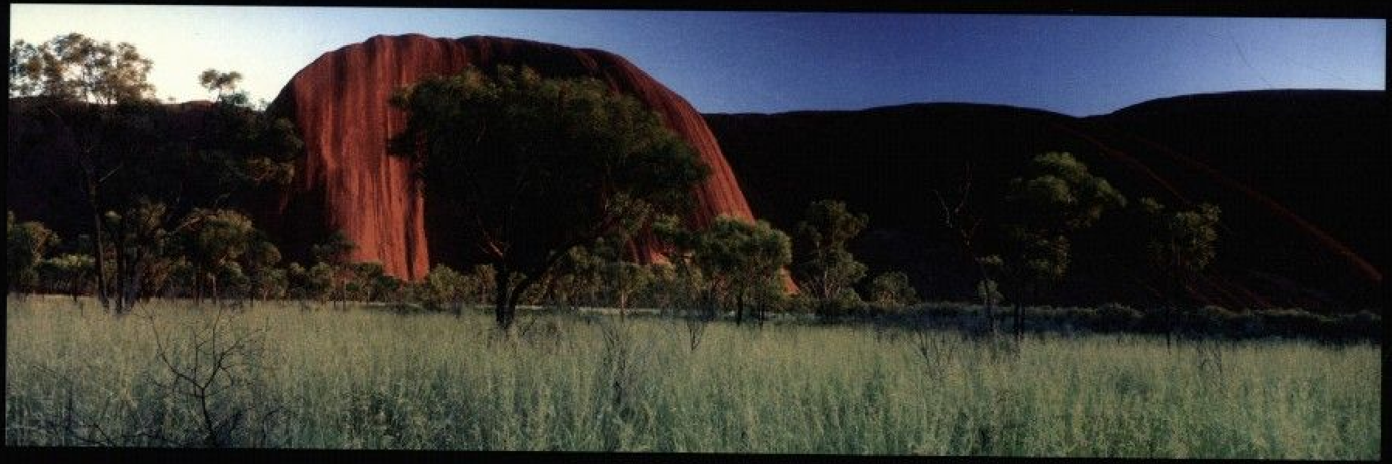


被风侵蚀了的海岸，坎贝尔港国家公园（Port Campbell National Park），澳大利亚维多利亚（Victoria，Australia），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

从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到菲利普港（Port Phillip）之间的大圆线[1]让你一路向南，直到（大西洋上的）咆哮西风带[2]并超越它。一路上一只孤独的信天翁一直跟着我们，毫不费劲地甩掉浪花。两周里，第一片陆地在雷达上只是一条隐隐的线，这里是维多利亚的坎贝尔港国家公园的海岸线。这里能看到自有航海以来就有的船只的遗骸，那时安全地找到菲利普港就像在黑暗中穿针引线一样困难。我现在就站在这片海岸上向大海张望，等待清晨的光线。通常我会在船尾楼里花几个小时去看那只信天翁，回想着愤怒的大海的情绪。今天它安静了许多，海潮慢慢地涨了上来拍打着海滩，光线也渐渐地从天空渗透出来，给悬崖和石块温柔地洒上了清晨的阳光。这里的海岸很特别，我在别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海岸。我在日出前完成了我的曝光，在不习惯的冷风中颤抖。现在，这里是澳大利亚的仲夏，但我却能感受到遥远的南方地平线那边的南极洲的寒冷。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① the Great Circle route，球面上半径等于球体半径的圆弧，大圆线是连接球面上两点最短路径所在的曲线。——译者注
② Roaring Forties，南纬40° 带。——译者注



乌鲁鲁（Uluru），又称艾尔斯岩（Ayers Rock），澳大利亚北部（Northern Territory，Australia）

整本书我似乎都在让读者认为摄影师的生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美景。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经常是数日，甚至是数周的等待、旅行和无聊，其中点缀着一些很少而且稍纵即逝的创意机会。我们要从达尔文（Darwin）沿着斯图亚特高速公路（Stuart Highway）经过几个星期的内陆宿营，才能到达爱丽丝泉（Alice Spring）得到短暂的休息和补给。然后，天空便被捅漏了，一天又一天地下雨。所有出爱丽丝泉的路都断了，艾尔湖（Lake Eyre）也开始了它一个世纪内的第一次蓄水。当地人一直在告诉我们能看到这些少见的现象是多么地幸运，但看着灰色的天空和泥泞，怎么也看不出我们是幸运的。10天以后，我们还在这里，孤立无援地待在酒店的房间里看着天气预报，逛着购物中心，我们很快就对爱丽丝泉失去了兴趣。我们本来计划去乌鲁鲁的，但我们却哪里也去不了了。最后，我们弄到了一个去昆士兰（Queensland）的航班，有了继续这次被迫停止的旅行的动力。后来，我们延长了旅程，又返回到乌鲁鲁以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经过了大雨后，巨石周围的沙漠变成了一个新鲜的绿色海洋，我们感谢这运气。澳洲内地清晨灼热的光线让这里成为了一个神奇的景色，等待是非常值得的。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欧彭诺胡湾（Oponohu Bay），法属波利尼西亚莫雷阿岛（Moorea，French Polynesia）

一个热带的天堂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很难实现的大众梦想。在今天的第一缕阳光里，我在欧彭诺胡湾岸边的海水里跋涉着，温暖的海水没到了我的屁股，五彩缤纷的鱼在我膝盖周围游动。我不太喜欢在被海水淹没的石头上行走，因为我的后背有摄影包，肩上还有三脚架。但我没有别的选择，这是唯一的去往我选择的拍摄点的办法，我花了好几天在密林里和这片海岸跋涉才找到这个地方。和往常一样，找到合适的拍摄点是关键。我知道我所需要的照片是什么样子，但找到它却很困难。在莫雷阿岛上几天的毫无结果，我开始烦躁起来，我现在就在田园诗般美丽的南太平洋岛屿上，却拍不出一张好照片。自我怀疑开始慢慢地侵袭着我，或许我会失去它，或许我第一时间就不该来……不过，现在我高兴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好地点，我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光，好在我能比预料这个时候要下雪更准确地预计我们会得到好的光线的。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佩里托莫雷诺冰川（Perito Moreno Glacier）阿根廷巴塔哥尼亚（Patagonia，Argentina）

我们从智利通过后门溜进了阿根廷，我们开车经过一条农民的小道来到一个边境检查站，一个疲惫的士兵在给我们盖章之前就打开了大门让我们进去。必须说一下，开车到这里很不爽：路途遥远，颠簸，尘土飞扬的路上到处都是大石头，我们一直在担心是否能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租的小车的底盘很容易被石头划伤。我们到达卡拉法特（El Calafate）时，感觉骨髓已经从骨头里晃荡出来，内脏都被重新布置了一样。我们南美之行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佩里托莫雷诺冰川——从巴塔哥尼亚冰帽上下来的除极地以外最大的巨大冰河，一个能让人看着发呆的景象。希望这次两个月的探险能开始有些意义。很奇怪，在类似这次这样长时间的旅行中，由于旅程和不好的天气，我可能一个星期都不会去摸相机。怎么会这样呢？在成功地拍摄了下一张好照片前，我开始紧张起来了。当事情不顺利时，保持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是路上的一个大挑战，尤其是单独旅行时。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清晨月亮谷（Valle de la Luna）中孤独的人影，智利阿塔卡马沙漠（Atacama Desert，Chile）

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一块由起伏的岩石和盐场所形成的像月球一样的地方。清晨，Wendy 勇敢地行进在岩石的山脊上，还是为了提供透视参考。我站在一个岩脊上向下看着，阿塔卡马粗糙的山谷伸向东边地平线安第斯山的一个火山山峰，它将 Wendy 的身影显得小小的。可以想象中午的阳光会让这里成为什么样的地方，但在清晨柔和的光线里，作为沙漠元素的形状和纹理简直太漂亮了，美丽得让人心动。现在，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场和一根不合适的快门线的战斗。这个不值钱的东西马上就要完蛋了，而我却没有替代品——这完全是一个失误。一般在长途旅行时，我会带上很多备用的东西，如滤镜环和滤镜支架、渐变镜、快装板等，但重量总是一个问题，做出决定总是一件难事。太阳跳出了地平线，我拍摄了。我开始不那么很关心光线了——因为太好预测了。每天，从清晨到黄昏都是阳光灿烂，云成了一种记忆。我必须说光线绝对没有 10 月斯凯岛上的那样细致，但每天都有可以信赖的光线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了。

· Fuji GX617 相机，180mm 镜头

清晨通往马拉斯（Marras）的路，秘鲁（Peru），库斯科（Cusco）附近，潘帕斯莫霍（Pampasmojo）

太阳光不停地洞穿着云。当光线刚刚开始升起在前景的风光时，一个农民赶着他的驴走上小路，让他们的道路进入了一个安第斯山高耸的画面。我用了一个 0.9 的渐变滤镜来让天空的曝光不过度，用 +0.3 挡的曝光补偿拍了几张，转动相机，又用竖幅拍了几张。又是所谓的幸运照片吗？唔，毫无疑问，在恰当的时候出现的驴确实是幸运的。但我在这里，站在我的三脚架旁，为了在正确的时间拍摄正确的照片苦等了两个早晨，所以，这并不是一个意外。就像别人说的那样，幸运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摄影就是一种将自己放在一个可以尽力让幸运女神光临的条件的活动。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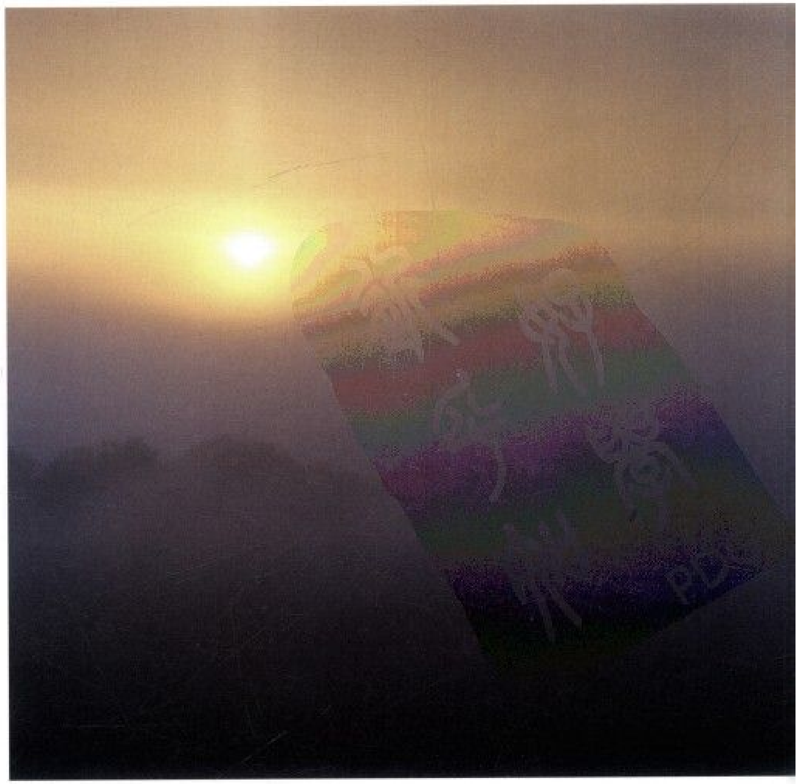
库特耐河（Kootenay River）和落基山（Rockies），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Canada），库特耐国家公园（Kootenay National Park）

经过在阿尔伯达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穿梭探险两周后，今天是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晚。明天我们就从卡尔加里（Calgary）出发飞回家了，所以我们正享受原野里宿营的最后一晚，在火堆上做饭，河和落基山是我们的背景。我热爱这个国家，有着广阔的风景、和蔼的人民和空间的感觉。我被两个月的清晨和晚上的值班给累坏了，现在，只是享受着在这里的时光，但山峰上最后的阳光太棒了，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我移到距离我们的营地只有几英尺之外的地方，找到了一片翠绿的野花丛作为前景。河里湍急的冰水像天空一样蓝，一天中最后的阳光正好照在了山顶。阳光照射的落基山和前景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我必须使用一个渐变镜和一个偏振镜来进行平衡。我拍完了照片，重新回到营地，脑子里还在怀念着我刚刚拍摄的影像。可能拍得不好，如果拍得好的话那就是一个大收获，但也不会比这次旅行中一些别的大场景好。结果，它却是这次旅行中目前最好的一幅。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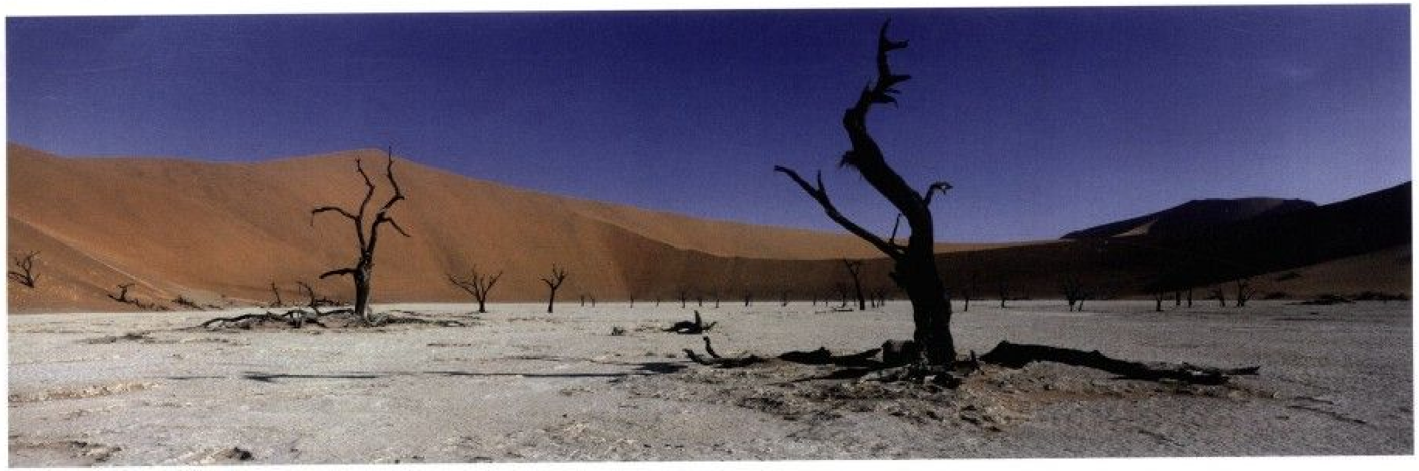
第 4 部分：设备

关于拍摄的细节：硬件和软件。摄影工具的重要性通常被夸大了，摄影师如何去准备与运用这些工具才是关键。我们被许多技术行话所包围，尤其在摄影领域，经常难以摆脱技术的缠扰而达到目的：创作强有力的图像。自从福克斯·塔尔博特（Fox Talbot）在 19 世纪中叶第一次拍摄了拉科克[1]的碘化银纸照相法的照片后，使用的设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数码革命更是自它被发明以来的巨变。但摄影的基础却还是一样：一个镜头、一个被感光的表面和某种方式的显影。



科孚城堡（Corfe Castle）的早晨，英格兰多塞特（Dorset，England）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① Lacock，塔尔博特的故乡，现为许多影视剧的外景点。——译者注



死亡谷（Deadvlei），纳米比亚纳米布沙漠（Namib Desert，Namibia）

要想将我们旅行所需的所有东西都带上飞机，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它们包括所有的摄影设备、宽幅和 35mm 系统、宿营的设备。要进行一次沙漠旅行就是一场后勤演习，但当到了那里，在星星下面宿营，进行清晨的拍摄巡逻，拍摄照片，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有这么爽。

· Fuji GX617 相机，105mm 镜头

准备

“别想太多，去就是了。”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旅行建议。我这么做了吗？嗯，部分吧。研究、计划旅行的每一个细节可能会变得太书生气，因为计划不如变化。但很好的研究和计划能帮助你很好地了解目的地。事实上，去哪里和去多长时间是最困难的部分。从旅行指南和互联网上查询以决定哪个地区有摄影潜质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照片可能会有些帮助，但也会误导。在登上我们最近的一次新西兰之行前，我对霍基昂阿（Hokianga）地区很感兴趣，所以进行了一些研究。我只能找到很少的信息，而在各大主要照片代理的网站上几乎找不到一张照片。这大概意味着人们对这里没有兴趣，或者说尽管很不错，但因为太偏僻，所以很少有摄影师来这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确实值得一去了。我们去了，那里很阴沉、很野性还很戏剧性。相反的，我曾经去过很多地方，在旅行指南上这些地方被描述得非常光辉灿烂，结果却是小题大做。所以，关键是要有一个计划，但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决定待多久，去哪里。有时通过与当地人或旅行者的交谈，我可能会产生新的想法；所以，如果没有绝对的必要，我尽量不会去预定几天以后的行程。时间就是金钱，我们都缺少它，要决定在一次旅行中如何给每个阶段进行分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作为经验，我有一个三日原则：因为要找到一个不太明显的合适的拍摄地点不容易，所以要深入了解那个地方，尽力发掘当地的摄影潜质。如果每天都离开，那么虽然能走得很远，但看到的却很少了，永远都不能深入了解。我发现通常过渡的那段日子对于摄影来说是产量最少的，所以我通常会待更长的时间，5 天，一周，有时更长。

全部装备

当然我不会把所有这些东西在同一时间都背在我背上，但如果旅途很长又没有飞行限制时，这些就是我要带上的东西。我们漏掉了厨房的水槽，而且我回来时镜头盖从来就没有出发时那么多。

要留神第一印象——经过了长途，疲劳的旅行后，第一印象是靠不住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在很短暂的判断后就想马上离开，但在经过 5 天后，我就会奇怪那时怎么会有那种想法呢。

一些实际的考虑

除了在关键的去哪里和何时去的问题之外，旅行的方式、住宿和带什么东西都要根据旅行的类型去考虑。我们喜欢我们每年的欧洲之旅的原因就是它的简单：我们只需要装上东西就走。我们有一个大概的计划，但什么都不确定下来。但当需要飞行，需要租车时，这种方式肯定就不适用了。事实上，与航空公司争辩飞行限制是我遇到的最烦人的事。计划一次去纳米布沙漠的旅行简直就是一次后勤演习。我已经不记得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我们是如何做到的。

最后是最重要的旅行提示：绝对不要在导游面前提起对于不同目的地的各种危险警告，他们会劝你不要去任何地方。加拿大的熊、澳大利亚的蜘蛛、秘鲁的小偷、马拉维（Malawi）的疟疾、尼泊尔的游击队、西班牙的分时推销，所有这些风险都被夸大了。什么都比不上对当地的了解。去就是了。

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英格兰诺森伯兰
（Northumberland，England）

什么都比不过宽幅画幅，至今还没有数码的替代品。图像拼接？如果在画面的接缝处没有移动的东西是很不错的，但问题是总有移动的东西，特别是在哈德良长城[①]周围：云、牛群、百夫长[②]、皮克特人[③]等。

· Fuji GX617 相机，90mm 镜头

设备

摄影中设备的重要性经常被夸大了。很多人对设备和技术比对真正的图像更感兴趣。听起来好像是设备制造了图像，而摄影师只是拿着它罢了。坦率地说，相机是，而且只是一个工具，在不会用的人的手里一无是处。给一个有经验的摄影师一台最简单的袖珍相机，再给一个新手一台顶级相机，谁拍的照片会更好呢？照片就是照片，它的价值在于它给观看者的印象。和创作它的相机与镜头无关。一幅照片不是由相机创作的，而是摄影师的观察力和技术的产物。当然，工具也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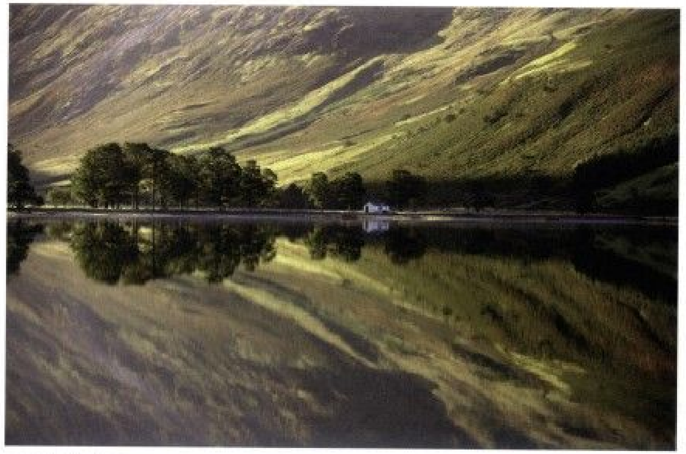
我的相机

这么多年来，我用过，拥有过很多不同规格的相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我使用的是 Olympus 的 OM 系统，非常小巧，又很多很棒的镜头。当 Olympus 退出专业市场后，我转到了 Nikon。我的两台 Nikon F5 相机在 9 年内跟随我一起周游世界，从来没有错过一次机会。我认为 Nikon F5 相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35mm 胶片相机，本书里很多照片都是用它拍摄的。现在，一台用旧了的 Nikon F5 相机和一个我学生时代的 Olympus OMI 相机就放在我的桌子上作为一种纪念。我想我再也不会用同一种相机 9 年了。

画幅的选择

我拥有过不同的中画幅系统——一套哈苏作为我商业摄影的主要工具许多年，但我从来就不喜欢方画幅。所有的摄影师的喜好都各不相同，但都没有对与错，我们都使用最适合自己的系统。对我来说就是 6cm X 17cm 的宽幅和 35mm 的结合。我发现它们能很好地相互补充。宽幅格式能提供非常好的画质，给世界一个很好的视角，特别是在拍摄风景时。和 90mm，180mm 镜头配合时，很坚固，使用起来很简单，相对来说便携性还可以，但不是很紧凑。35mm 则提供了灵活性和自发性，如果镜头选择正确的话。4 英寸 X5 英寸的大画幅不适合我，它能提供非常好的画质但却牺牲了灵活性，但我尊重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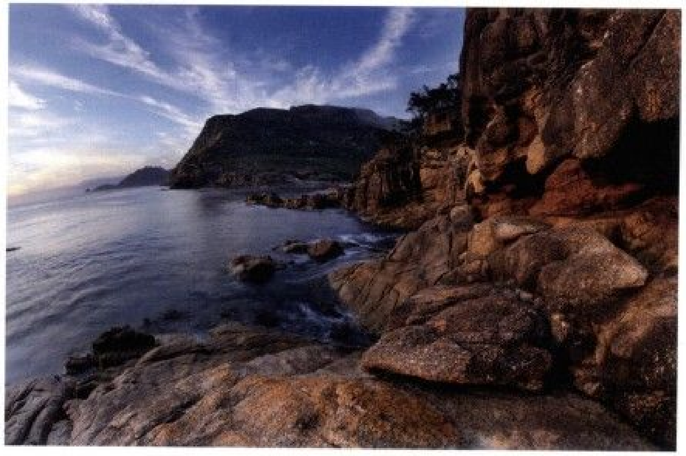
① 古罗马长城，长1183千米，穿过英格兰北部，由哈德良皇帝在大约公元122年–126年修建，它的一些残垣断壁保留至今。——译者注
② 古罗马军团的百人指挥官。——译者注
③ 古代部落，居住在英格兰。——译者注



巴特米尔湖（Buttermere），英格兰坎布里亚（Cumbria， England），湖区（Lake District）

巴特米尔湖上完美的反光，用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和 70-200mm f2.8 有防抖功能的镜头拍摄。以前我曾经非常地渴望有这么一支镜头，错误地认为有了它就能改善我的照片了。其实它不能，任何设备都不行。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睡眠湾（Sleepy Bay），塔斯马尼亚（Tasmania），弗雷西内国家公园（Freycinet National Park），弗雷西内半岛（Freycinet Peninsula）

用 35mm，现在是全画幅的数码单反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使用极端焦距的镜头。在塔斯马尼亚，一支 15mm 的鱼眼镜头拍下了这幅 180° 视角的睡眠湾的照片，还不会把三脚架拍进画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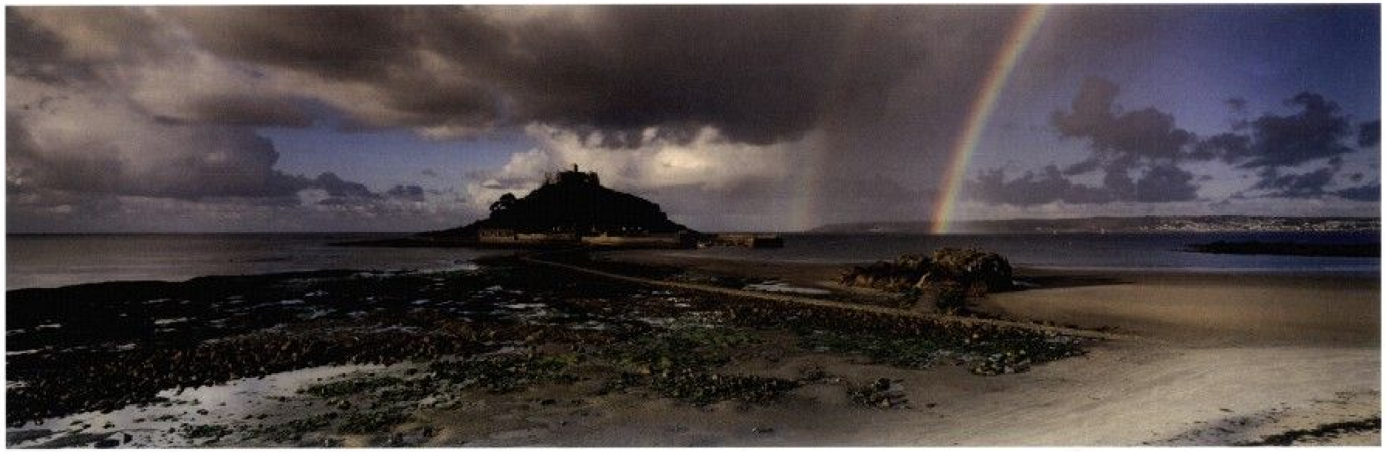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5mm 鱼眼镜头

那些使用这种画幅的同行们。摄影师对画幅的选择与他的视点、工作方式密不可分，但不管怎么说，照片才是最重要的。

数码转型

现在都变成向数码捕捉转换了。我仍然用大大的宽幅胶片相机，因为目前还没有数码的替代品，但 35mm 的 Nikon 胶片相机被 Canon 数码相机代替了。我从 Nikon 转到 Canon 的根本原因是传感器大小这个重要因素，现在我已经围绕两台 EOS-1Ds Mark II 机身组成了一套很不错的系统，镜头从 15mm ~ 400mm。

家里的数码暗房设备也很重要。当我们有传真机时我就以为这是很高科技的东西了，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到处都是电脑、监视器、扫描仪、打印机……当然茶壶还是有的。有很多人在进行 Mac 好还是 PC 好的辩论，就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它们有多大的区别。我们用 PC，有 3 台，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为了处理大图像，它们都有很大的内存。关键的是监视器，你必须相信你正在看着的东西，所以它们的颜色必须经过校正。我的建议是，不去管那些技术术语，直接买你所能买的最好的监视器和专门的校色系统。我们所有的 PC 都联着网，每台有两个监视器，一个用于关键的色彩工作的 LaCie，一个小一点的在使用 Photoshop 时用来显示工具盒。同时，我们还经常用我们的 Imacon 646 来扫描大的反转片。现在我们能用 Epson 2100 来进行专业的艺术打印了。比较麻烦的是要经常备份图像，RAW 和处理过的都要备份。为此我们使用一套专用的硬盘和两套 DVD 系统，一套存储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关键设备吗？一个图形板很有用……还有就是一包姜味饼干。



米迦勒山（St Michael's Mount）上的彩虹，英格兰康沃尔郡（Cornwall，England）（David Noton/National Trust）
全景相机是低技术含量和基础的，与 Canon 艺术风格完全相反。
Fuji GX617, 90mm le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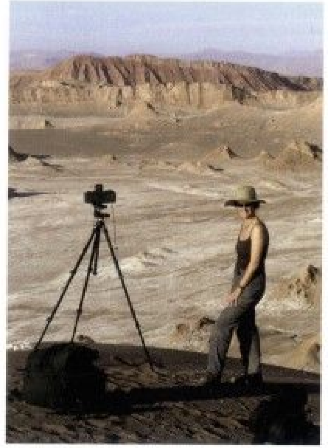
数码和胶片

2005 年 3 月，我有了中年危机，我终止了与尼康相机的关系，转投了数码，为一个更年轻的相机系统出逃了。和所有重大变革一样，损失巨大，而且代价昂贵，但却不得不这么做。现在，几年以后，我开始反思这次变革，权衡着利弊。我喜欢我新生命的哪一部分呢？自由，灵活，质量。我恨什么呢？事实上我现在感到我和一台电脑结了婚。不过，实实在在地说，我没有任何后悔——时间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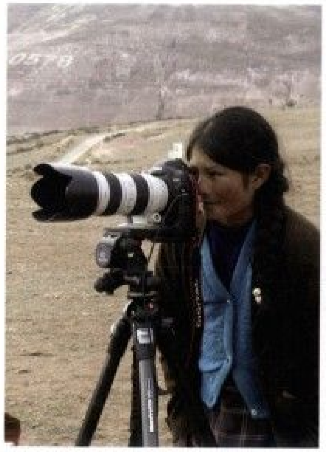
大争论

回头看看我 5 年前在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数码和胶片之间的口水战激战正酣。数码革命可能是负片革命以来摄影所遇到的震撼最大的一次变革。像素取代了感光乳剂，摄影师们都在想是否和何时进行改变，以及这种转变会如何影响他们。当时，基于电源、质量和与我当时拥有的系统来考虑，我决定坚持胶片。如果是对的，就不去改变它，这是我的信条。但事情变得太快了，仅仅一年以后，我便不能忽视最新一代的数码单反已经能够产生比我的 35mm 胶片相机质量好得多的照片了。画质的提升是一个诱惑，更不用说与数码方式进行工作的所有其他好处了。不过，对于我和其他许多尼康用户来说还有一个大问题，它让我耽搁了我的决定：传感器的大小。尼康的数码单反用的是半幅的传感器，适合出版业，但对我不适合。如果要全幅传感器，我不得不转向佳能，改变我的整个系统。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但却不得不做。

现在，争论还在进行，用数码拍摄越来越正常了，大部分摄影师都至少有一只脚踏进了数码的阵营。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皈依者。数码革命已经敲响了 35mm 胶片的丧钟，大部分数码单反的质量和多功能要优越得多。对于中画幅可能就困难一些了。我比较过我的佳能和玛米亚 RZ67，数码单反不光灵活、便携，它的画质也好得多。惊奇吗？我也一样，EOS-1Ds Mark II 产生的图像质量更好。根据不同条件调整 ISO 的能力太有用了，就更不用说在对付混合光时数码相机的灵活性了。在转换之前，在西藏高原的一个村庄的屋子里，Wendy 用她的小数码相机拍下了舞蹈的人们，而我却不行——这就能说明一切。



Wendy Noton夫人在阿塔卡马沙漠（Atacama Desert）现场，智利（Chile）



Marina，一个盖丘亚（Quechua）牧羊女，秘鲁（Peru）

行驶在在澳洲内陆弗林德斯岭（Flinders Ranges）的小道上，南澳大利亚（South Australia）

“数码革命已经敲响了 35mm 胶片的丧钟，

大部分数码单反的质量和多功能要优越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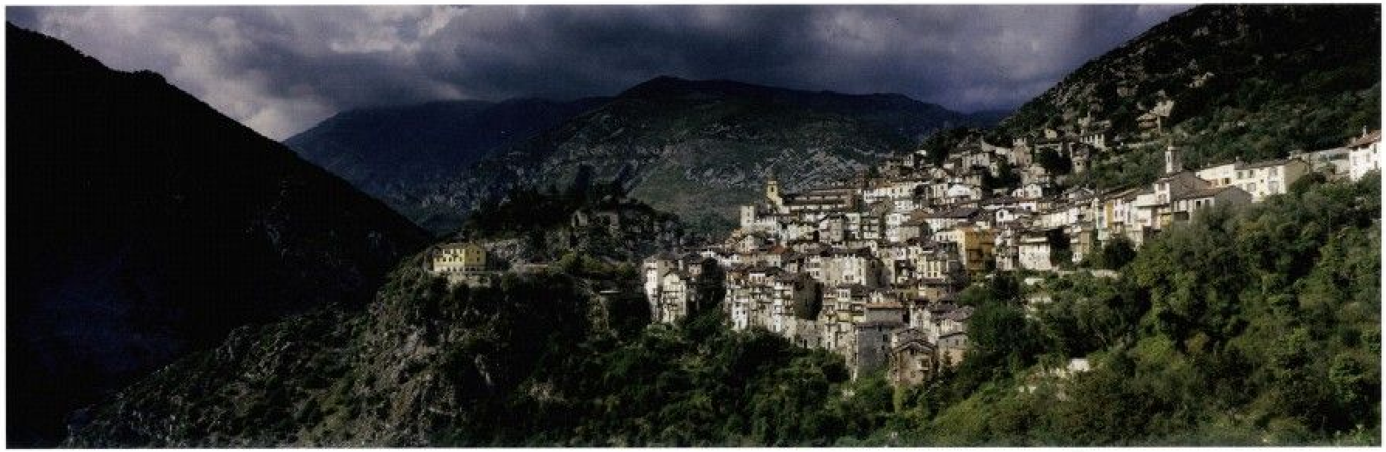
个人的选择

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照片才是关键。最后，在这场大辩论中无形的东西掺和了进来。我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坚决地喜欢着胶片的感觉，他不喜欢数码影像的“金属般”的感觉，另外的一位质疑其平淡的调子。这些都是不可能量化的东西。如果问 10 个人对某一种胶片的看法，我们会得到 10 种不同的结果。我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都是废话。很好地使用两种工具，在 RAW 转换和 Photoshop 阶段使用曲线和色阶，我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地控制我的照片。各有各的观点，但我认为一个数码单反系统提供的灵活性是得到更好照片的无价之宝。

遵守规则

从另一方面讲，用数码拍摄容易养成一种散漫的习惯，一种更放任自由的态度——疯狂地拍摄一通，回去后再去挑选，如果拍摄足够多的片子，肯定能行。事实上，我认为要想最好地使用我的数码单反相机，我在相机背后必须更加小心翼翼，但毫无疑问的，数码摄影的灵活性能让我得到更多的机会，从任何摄影的场合得到更多的结果。为了避免自己在电脑前待时间太长，我必须在最佳的时刻按下快门。我更愿意制作一张好的照片，而不是去处理 50 张一般的照片。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向数码转型的最大挑战就是首先要用严密、严谨的方式去拍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充分利用设备所提供的灵活性，第二点就是要学习全新的图像处理方式，以免我的余生就生活在 Photoshop 里。

那么大画幅呢？谁也大不过一个大幅面的胶片，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还在使用我的 617 宽幅怪物。当然，最终在有了数码替代品后它也会进化，但在目前，我得到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而我正陶醉在其中。



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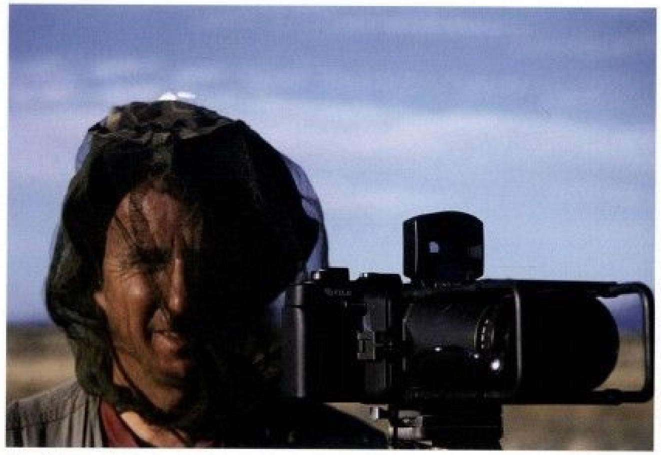
三脚架

从三脚架就能看出谁是严肃的摄影师，那是需要购买的最重要的设备。可能新闻、体育和时装摄影师会反对我的观点，但对本书中的图像来说，相机的稳固支撑是关键。我总是对那些花了大价钱买了相机和镜头，但却只花一点点钱去买一个在风中连一个手机都支撑不住的塑料三脚架的人感到奇怪。三脚架不如相机那样惹火，但为了省钱而不去拥有确实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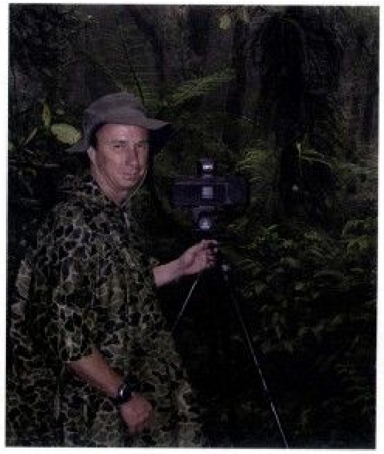
对所有的设备来说，必须做出妥协——稳固性和便携性，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所有的设备都应该很容易携带，但三脚架还必须能够支撑长焦距镜头，要能伸长高过头顶，还要能让摄影师低下身子去拍摄。我现在用一个碳素三脚架，比合金的要轻很多，同时也不失其稳固性。三脚架本身的重量也影响着它的稳固，但可以将后背箱里的摄影包挂在它上面来增加重量。云台也很重要；每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口味。球台很受欢迎，但我却受不了它，因为我喜欢的是有齿轮，能进行精细调节的云台。

摄影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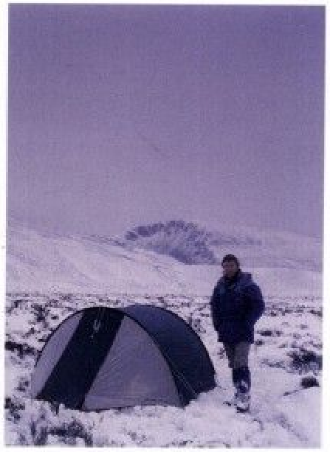
当我刚开始进入摄影领域时，恐龙统治着世界，人们穿着护腿，将摄影设备运到山顶或很远的地方还受到限制。使用单肩包会让人无数次地去找骨科大夫。我通常将我的镜头包裹在衬衣里，放在我的帆布旅行包中。现在的选择就多了，有各种各样组合的摄影包。我大概有 5 个，事实上我已经忘记有多少了。有一个大得像棺材的大包，用来装所有的东西，宽幅相机和数码单反系统。一个用于只使用数码单反拍摄的场合。一个用于我需要带着笔记本电脑一起飞行时。一个小包用于在拥挤的市场拍摄。还有一个是为了在一天的步行拍摄中午餐时携带相机，或给相机提供防水等保护时用。我觉得它们很另类，只是为了不让相机掉在泥里或在灰尘和岩洞中。但我很难想象，没有它们会怎样。



避开蚊子，澳大利亚内陆（Outback，Australia）



雨林里曝光途中，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



冬季在开恩戈姆山（the Cairngorms）宿营，苏格兰（Scot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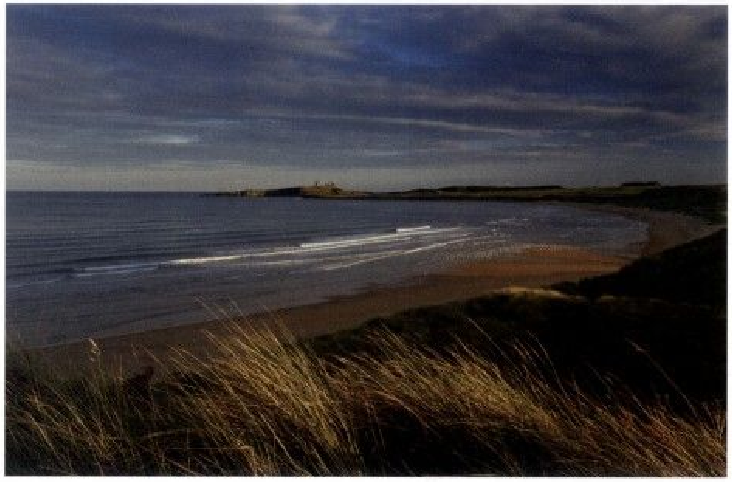
滤镜

滤镜的重要性不能被夸大。用数码拍摄时应该避免使用彩色滤镜，但我每次都会带一套 Lee 牌中灰渐变镜来让天空不会曝光过度，一个偏振镜用于在拍摄植物时让颜色饱和并加深天空的蓝色，一个中灰滤镜用于降低快门速度来表现图像中的动感。

其他项目

我的摄影包的深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通常需要用的：快门线、备用电池、滤镜架和滤镜环、点测光测光表、用于装在热靴上的水平仪、延伸环和记忆卡。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手纸、火柴、瑞士军刀、墨镜，有时还会有一本无尽守夜时看的书。我的手腕上是一块太阳能的带罗盘的手表。如果我能携带，山地车对寻找拍摄地点和收集面包非常管用。在我的陆虎车顶，我还有一个摄影平台，足够放一个三脚架，这样我就能从篱笆墙上方看世界了。都是男孩的玩具？没错，我承认。但能保证它们每一件都很实用。

“所有的设备都应该是便携的。”



黄昏中的邓斯坦伯勒城堡（Dunstanburgh Castle）和恩布尔顿海滩（Embleton Beach），英格兰诺林伯利亚（Northumbria，England）

我试着并且真正地在相机里拍到了完美的照片。我不是一个喜欢复杂调整的人——最好的照片是最简单的，我们不可能去改变自然。我在后期处理时给前景的芦苇加了一点点暖调。我经常调整图像中某些选择出来的部分，如天空的反差和亮度。提高反差能强调色彩，但很容易就过头了。细心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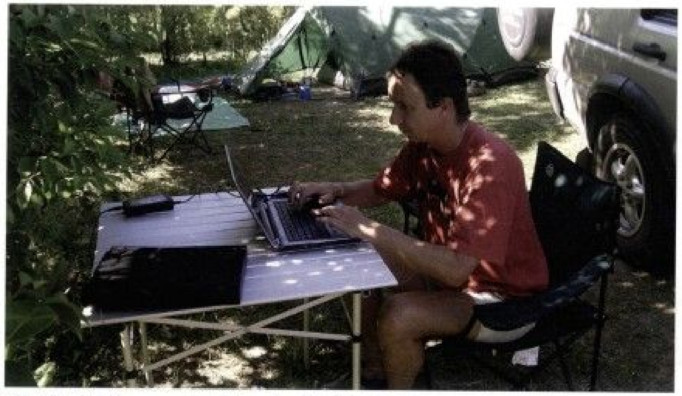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后期处理

有时，坐在办公室里我就想：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在自己的监视器前打字，除尘，转换 RAW 文件，复制，扫描，更新数据库，备份……无穷无尽的事情。Wendy 和 Sharyn，我们的办公室经理，辛勤地工作着，我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是在做与我有关的事情吗？办公室里到处都是电脑、监视器、打印机和扫描仪，怎么会这样呢？就在 12 年以前，我有一台打字机、一个灯箱、一个文件柜、一台传真机，就这些东西。正片从冲洗店送过来，他们会编辑、装框、写上标题，然后分发……一个非常简单的流程。允许使用并送出宝贵的原始照片完全以信任为基础，幸亏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但现在的问题是大部分时间都要花在后期处理上。用数码拍摄很容易曝光很多像素，它们都需要分类。我仍然认为对灯箱上的一张透明胶片进行编辑处理要好得多，但很难再有那样的时候了，我不得不适应这点。

在拍了比如说 200 幅图像后，我会查看一遍，去掉那些不好的，让数量降低到 40 幅。很有可能对一个场景会从许多方面拍许多张，选择最好的并不都是很容易的事，因此经常需要对它们进行处理后才能挑选出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走上歧途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一张没用的照片，直到我说不，按下删除键的时候。另一方面，有时从相机下载的看起来并不怎么好的照片经过 RAW 转换后再进行一些很小的修改就会变得焕然一新。简单地说，既要避免浪费时间，又要避免错过了好照片，摄影师需要掌握好平衡。我现在仍然在学习中，希望能做得更好。

我最不喜欢一个流行的错误观念就是：拍摄数码意味着工作量不是那么多。事实上，数码工作流程使得摄影师在后期处理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对我来说，这是数码革命中最大的缺点。客户、出版商、代理和打印机现在都想得到拿来就能打印、上网和出版的东西。如果图像从记忆卡中一出来就能马上使用那该有多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即使是那样，也还需要复制、备份、在数据库中分类、分发并被跟进。但这些之前，必须经过数码暗房。



在朗格多克（Languedoc）的一个宿营地备份图像，法国（France）

用 RAW 模式拍摄

我拍摄了一个数字影像后，照片只是一堆照相机所捕捉到的信息，在相机里存储为一个 RAW 文件。我把它看成某种数码负片，一种在交给别人使用前需要经过处理的图像的记录方式。作为一个严肃的摄影师，用 RAW 拍摄吧，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忘掉 TIFF 和 JPEG 吧。如果不用 RAW 拍摄，那么就是让相机里的软件对与它毫不相关的图像做出重要的决定，而拍摄者也同时丢掉了后期处理所需要的信息。当我拍摄一幅数码影像时，我要尽力记录下所有的信息，特别是影调和色彩范围。我不希望高光溢出，我还希望记录下暗部的所有细节，一个 RAW 文件有比反转片大得多的宽容度。这对我在现场拍片又两个重大意义：第一，包围曝光成了历史，节省了不少时间让我能拍摄更多的东西；第二，我要在保证高光不溢出的情况下进行最极端的曝光，即根据直方图的显示，进行所谓的靠右边曝光。如果在监视器上看 JPEG 格式图像的预览，会发现我好像对图像过度曝光了，但通过靠右边曝光，我既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暗部的细节，也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噪点。但要小心高光，先进行试拍，然后观察相机内的高光警告和直方图。基本上，我用 RAW 拍摄不是为了在相机的监视屏上显示一张最好的照片，而是为了产生一张最好的“数码底片”，给以后在电脑里的处理以最大的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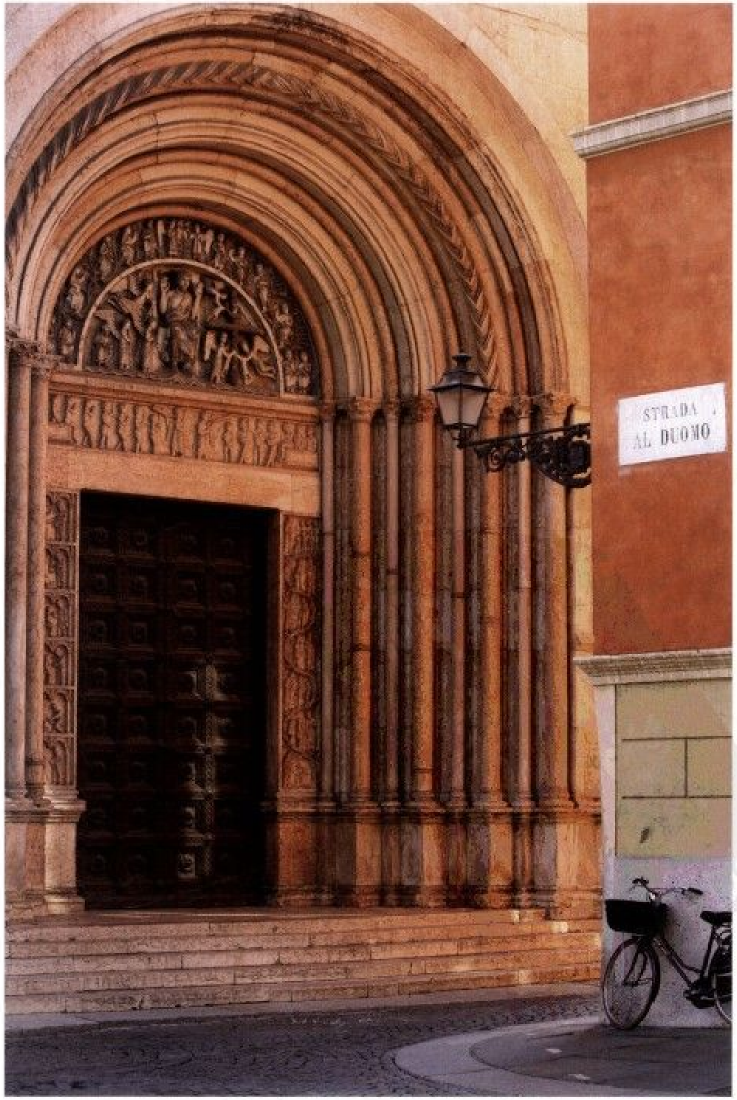
夏末大航曼悬崖（Great Hangman）上岸边小路的石南花，英格兰北德文（North Devon，England）（David Noton/National Trust）

从天空到前景的影调范围太大，一个 RAW 文件也不能将它们全部包括，所以我分别拍了 3 张，然后将它们混合在一起。这个技术很有用，但如果画面中有移动的物体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图层混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还需要随身携带一个中灰渐变滤镜的原因。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7-40mm 镜头

RAW 转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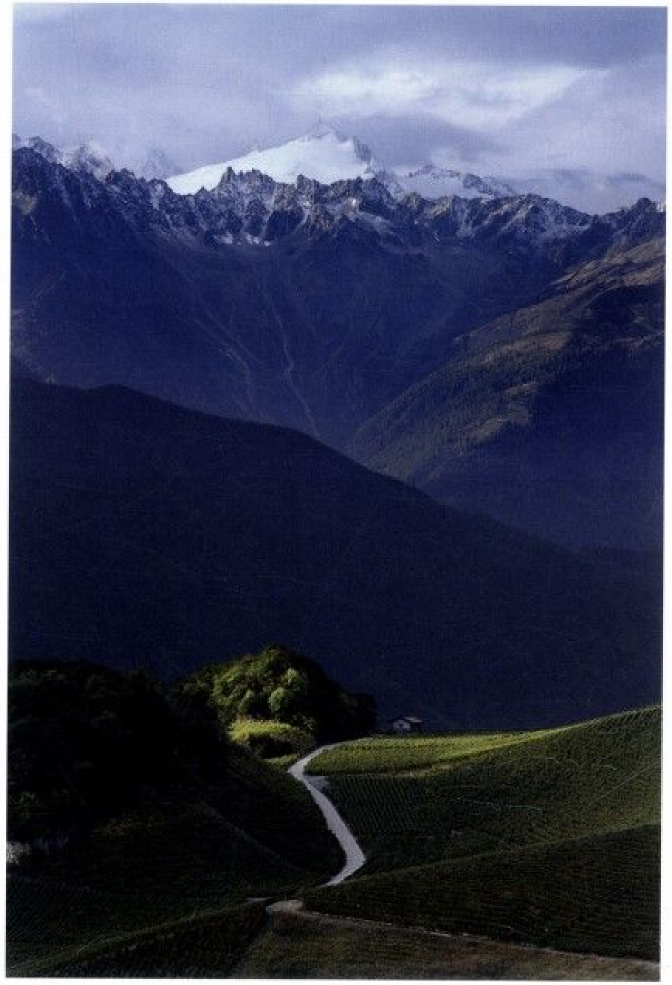
我们回到基地，将 RAW 文件复制到电脑准备处理。下一步就是 RAW 文件的转换。我们需要特殊的软件来完成这个工作。Adobe RAW 是最流行的，但我用 Phase One C1 Pro。在这一阶段要对色彩平衡、密度、影调范围、饱和度、锐化和输出做出重要的决定，事实上图像大致可以在这一步完成。如果对数码暗房其他的东西都不懂的话，两个最基本的显示是必须看懂的，一个是色阶的直方图，它显示了一个图像的影调范围；另一个是曲线，它用来控制那些影调的分配。这本书不允许我更详细地介绍这些，但通过色阶和曲线，可以控制一个图像的亮度、影调范围和反差。这就是我们将在相机内用“靠右曝光”拍摄的图像的 RAW 文件，在色阶调整中将密度拉回到我们所要求的程度。这样的结果是比“靠左曝光”得到照片的暗部细节要多得多。然后，我们将图像按 16bit 的 TIFF 格式输出，这样能在整个后期处理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信息。



洗礼堂（Baptistry）（始建于 1196 年），意大利艾米利亚 - 罗马涅（Emilia-Romagna, Italy），帕尔玛（Parma）

通常一幅图像只需要很少的调整。如果它的影调范围很完美，那么不用调整就可以用了。我经常检查色阶和曲线，但尽可能地避免对它们进行调整。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70-200mm 镜头



赛隆（Saillon）山间的葡萄园，瑞士瓦莱（le Valais，Switzerland）

这张照片是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完成的。站在三脚架旁拍摄时，重要的是要考虑怎样才能优化一个图像。在瑞士这里，我用400mm镜头拍了3张，压缩葡萄园与山峰的透视。问题是远处的山峰在雾里看起来像被漂白了一样。但为了让每层的接缝不明显，我用橡皮工具擦了几个小时。我更希望这几个小时在外面拍片，但这就是生活。我在镜头后面待多长时间，在数码暗房也待同样长的时间。这看起来很不对，但我来到了瑞士，清晨起床，等了几个小时的光线，我必须拍好它，这也意味着我必须在电脑前花费时间来处理它。

· Canon EOS-1Ds Mark II 相机，100-400mm 镜头

Photoshop 调整和存档

后期处理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将图像导入 Photoshop 进行最后的调整。我没有办法开始在这里讲所有选项和魔法。但经常的，我什么都不做。如果没问题，别管它。有时我会很复杂地做一些将多种曝光的图像进行合成的工作。在 Photoshop 里，我们多数的工作是除尘，在 100% 比例的图像显示下检查由于传感器上的一个小污点造成的缺陷，去掉那些没有必要的电缆、杆子、人物和天线。在这一步，我们经常剥夺某个村子看电视的权力。我说"我们"是因为要对一个图像做创意性决定，我将它交给我的同事们。标题和关键词会加进元数据中，完成的图像会转成 8bit、低分辨率的 JPEG 文件以便用电子邮件发出以及用于快速查找等，图像会输入我们的数据库，复制到专用的硬盘，然后用两套 DVD 库来备份，一份在这里，一份放在另一个地方。最后，这个图像完成了，准备提交给客户；或者，偶尔会发生的情况就是将其删除，当然是在我认为它不好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完成了整个周期。在以前的日子里，我们拍摄，然后在屋子的角落里闻着定影液的气味自己冲洗黑白照片。我们根据场景的反差决定相机的曝光，以及如何去冲洗负片，然后我们在放大机下，用我们的手和纸，用各种技巧来扩大影调范围和最终照片的冲击力。明显的，这和数码暗房很相似。有那么几十年，我基本上只拍摄彩色正片，没有上面那些过程，所要做的都只在相机上。现在，我们又能完全控制一个图像的处理和结果的每一方面了。我不喜欢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但我喜欢能够进行这样的控制。

PDG

米尔福德桑德 (Milford Sound), 新西兰 (New Zealand)

凌晨 2 点

每年的降雨量是 8 米，全部降到我们的帐篷顶上。我现在可是知道如果在维多利亚瀑布下宿营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世界上最潮湿的地方是哪里，印度的某个地方？但米尔福德桑德肯定是榜上三甲之一，确实太潮湿了。我躺在帐篷里，听着水淹没着我们，我在想那个德国背包客在他的 30 新币买的超市特价的帐篷里会遭遇到什么，对他的那个打折的帐篷来说，现在可以说就已经是冬天了。新西兰的峡湾是世界上非常壮观的角落，有着恶劣的天气。当你看到深深的峡湾、锯齿般的山峰和葱郁的温带雨林结合在一起时，就非常鼓舞人心。整个咆哮西风带[1]的南纬度之行程中，只被两个由岩石组成的海岬所打断，一个是南非的末梢，一个就是这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从英国来到这里经历几天湿透了的宿营是一个太漫长的旅行了。我可以在北威尔士也这么做。

凌晨 4 点

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我们睡得很好。我在一种奇怪的感觉中醒来——安静。雨已经停了，我能从云缝里看到星星——游戏就要开始了。这种情况下我通常会有些迷惑，这里就有拍摄到很好照片的可能，这是一个这几天来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爬到海岬尽头由海水冲出来的平滩，这里是我们选好的地点。没有了雨云，我们第一次完整地看到了米尔福德桑德的壮丽景色。海岬的岩壁几乎是垂直的，晚上的降水从悬崖上流下来，形成了无数的瀑布，就像整个风景都在往外渗水一样——太壮观了。天空因为有雨还是那么沉重，但也有突破，第一缕非直射的黄昏光正在从云层中穿过。还有更多的，这里没有别人，而只有我们拥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景色。

凌晨 4 点 40 分

我开始奔跑起来，想将一片浮木作为前景。竖起三脚架，我们开始工作了，包放在岩石上——可

① Roaring Forties，南纬40°带。——译者注

以选择的最干燥的地方。相机在快装球台上，构图保持水平、扳起快门、对焦、设置光圈、装上快门线、放好渐变镜。再检查一下所有的步骤。然后在曝光时，我再读取测光读数。从经验我知道在一天的这个时候，曝光将按分钟来计算，所以我最好在我计算需要多长时间时马上对第一张曝光。我不想失去什么，所有的美妙的事情都可能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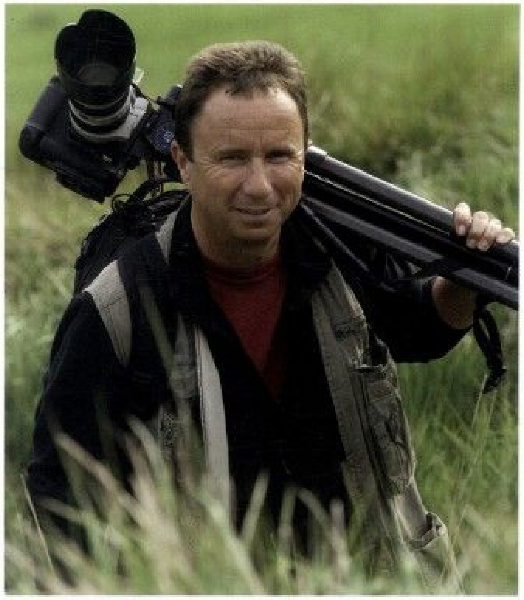
凌晨 5 点

第一次曝光花了 15 分钟。当我们正在考虑不断涨高的海潮时，Wendy 从长颈瓶中给我们倒上了咖啡。第一张照片曝光完成后，三脚架的管脚已经在水下了，我们爬上岩石向干燥的地面撤退。问题来了，我想把海岸线包括在照片里，那些半没在水里的岩石打断了海岬的反射，海潮在不断地上升，其速度快到我只能拍摄一张然后起身移动到别的地方再次构图。还有，如此长的曝光使得在曝光时，光线的强度就在不断变化。在得到 4 分钟的测光读数后，我打开快门；2 分钟后它变成了 3 分钟。我在大约 3 分 20 秒的时候停止了曝光。我怎么会得到这么一个数字呢？它是心算和涩脚以及经验的结合。虽然不是火箭工程，但却很管用。

凌晨 5 点 30 分

黎明开始在风景扩散着紫红色，非常微妙，比晴天和直射阳光有气氛得多。太阳马上就从我们身后升起，给这个场景一个柔和的顺光。我几乎从来不在顺光下拍摄；一般情况下，我喜欢侧光或逆光。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光虽然不是直射的，黎明的第一种影调照射在丰富的云层，然后再反射回图像之中。我们为了躲避潮水，我们向海岬高处走去，向散兵游勇撤退那样拍摄。潮湿的环境使得滤镜在不断地起雾，这是大自然的另一个小小的提醒。沙蝇也开始了它们清晨的工作。但这次很特殊，它让等待光线非常值得。

关于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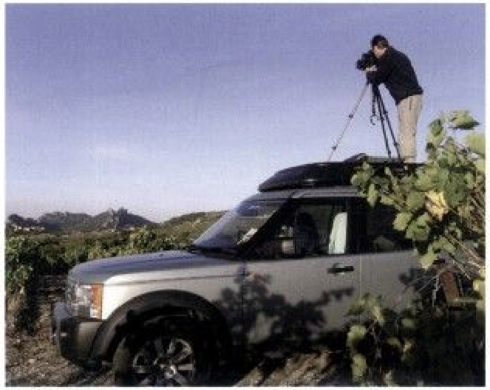


David Noton 生于 1957 年，童年时代分别在英格兰、加利福尼亚和加拿大度过。1976 年离开学校后，他在商船队担任了 4 年高级船员（deck officer），随后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在胶水厂工作、骑摩托车送快递、擦窗户的清洁员和园艺师。1982 年，他重新回到格洛斯特学院，学习摄影。

1985 年毕业后，David 成为了一个自由摄影师，主要拍摄风光、自然和旅游照片。在 1985 年、1989 年和 1990 年，荣获过 BBC 野生动物年度摄影师奖的风光类奖（landscape category of the BBC 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1987 年，他与 Wendy 结婚，并在萨默塞特·多塞特边界舍本附近的米尔本港（Milborne Port near Sherborne on the Somerset-Dorset border）经营他们擅长的摄影业务，同时在世界各地旅行寻找摄影机会。

今天，David 的作品在全球都有出版。每个月他会授权超过 100 幅图像给出版、广告和新闻媒体。最近 20 年间，他拍摄了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的大部分风景和海岸线，出现在许多高端出版物中，参加了一些广受赞誉的摄影展览。另外，他还出售艺术照片，为世界许多杂志撰写旅游和摄影的文章，包括 Practical Photography 的每月专栏。本书是他撰写的第一本书。

致谢



非常感谢下面这些人，他们或多或少地对本书都做出了贡献：

我的父亲，为了他能够容忍 20 多岁就任性地想荒废学业去寻求探险的儿子；

Sharyn Meeks，我们坚强的办公室经理，当我们在外面跋涉时，是她在可靠地坚守着阵地；

Charlie Waite，摄影师同伴和好朋友，是他提出了最初的建议并推动了这个项目的实现；

我所有的影友，他们每年都要喝我的威士忌，特别是 Peter Adams、Jeremy Walker 和 Jon Gooding，我们在这一奇怪的职业中前行时，我们互相让对方保持一定的理性；

David & Charles 出版社的 Freya Dangerfield、Emily Pitcher 和 Martin Smith 以及编辑 Ame Verso，很高兴和他们所有的人为这本书工作。

我的夫人——Wendy，我们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如果没有她，我连现在的一半都做不到。

《等待光线》是一本让我们期待许久的屡获殊荣的摄影师 David Noton 在全球各地拍摄的令人惊叹的作品集。它不光向读者提供了世界各个大洲人民生活的真实影像，同时更给业余和专业摄影师一个机会来了解David所使用的设备和运用的技术，并且向他学习如何能把自己的作品实现类似的效果。

这是一部十分精美的摄影作品集及实用的摄影教科书，作者虽然主要使用135和120宽幅相机拍摄，但拍摄题材广泛，并且结合了许多摄影师对不同场景的拍摄思考、经验和技巧，这对学习摄影的人来说，是一部值得仔细阅读和借鉴的参考书。

——冯建国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大众摄影》杂志编委

Fuji GX617相机，105mm镜头

黎明时的贡多拉，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每个人一生中都应该去一次威尼斯。不论你以前看过多少次它的照片，你的第一印象都会是像踏进了一个歌剧的舞台。多少个世纪以来，它就是艺术家心中的圣地，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我到现在已经去了4次；也许我应该在拍摄摇晃的贡多拉的新奇感减弱前暂时休息一下。

—— David Noton

封面设计：胡平利

分类建议：艺术 / 摄影
人民邮电出版社网址：www.ptpress.com.cn

ISBN 978-7-115-19528-9
9 787115 195289 >
ISBN 978-7-115-19528-9/TB
定价：69.00 元